

520/53
3600

Day 1

蕉風 月刊 385

本期要目：

短篇小說『棄婦』、『豬門怨』、『七年情』

長篇連載小說『茫茫夜』

張錦忠譯的『當代文學批評』

公羽介和方昴的文章

開始走向創作道路的畫家——龔明金



520/53
3600



村野景色 (油畫1968)

龔明金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Chao Foon Monthly

PP 127-12-84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册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堊 / 梅淑貞 / 蔡一思
伍梅凱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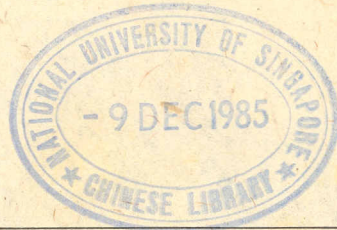
郵購處：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一九八五年七月號三八五期



短篇小說

| | |
|----------|----|
| 七年情 / 江島 | 02 |
| 棄婦 / 無眉 | 05 |
| 猪門怨 / 落葉 | 10 |

論述

| | |
|------------------------------------|----|
| 當代文學批評 / Lawrence Lipking 作 / 張錦忠譯 | 13 |
|------------------------------------|----|

散文

| | |
|---------------|----|
| 公羽介文章二則 / 公羽介 | 26 |
| 自圓其說 / 方昂 | 27 |

詩

| | |
|---------------------------|----|
| 大人不見 / 風客 | 04 |
| 愛之歌 / Ted Hughes 作 / 張錦忠譯 | 28 |

專欄

| | |
|------------------------|----|
| 文藝與情慾 (三) / 雨花隨筆 / 郝毅民 | 24 |
| 大後方 / 閒思錄 / 黃潤岳 | 29 |

風向

| | |
|--------------|----|
| 漂亮 / 張明明 | 12 |
| 一點感想 / 東馬一讀者 | 12 |

長篇連載小說

| | |
|----------|----|
| 茫茫夜 / 鍾瑜 | 32 |
|----------|----|

風言 / 編輯室

48

七年情

* 江 鳥



這是一個艷陽天。

我從公司走了出來，麥小姐跟了出來。

「梁先生，這是公司發的薪水！」她微笑地說。

「雪玲，不要這樣好不好？」我們從大學一年級認識，現在同一家建築公司，我是工程師，她是會計師。

「海天！你要我怎樣？」她有點惱了。

「雪玲！那天的確有事，我像是有意失約的人嗎？」我一再解釋。

「有點！」她露出一排白得可以的牙齒。

我就知道她心地善良，只要裝着可憐兮兮的樣子，她一定要升白旗，軟了下來。

「好吧！今天發薪，我請妳吃晚餐，順便，有二件重要事告訴妳。」

「什麼事？」

「別急嘛！吃完飯再告訴妳。喔！到天鵝餐廳吧！很久沒吃牛排沙叻了。」

她欣然答應。

餐廳內。

這天剛好停電，用蠟燭代替，蠻有情調。

「一客牛排沙叻，威士忌一杯」我點了菜。

她四周看看。

「雪玲。別看，那兒情侶會生氣的。」我想她第一次來。

「喂！別賣關子了。什麼兩件重要的事。」

「喔！先說第一件。雪玲，我並不要妳馬上告訴我，妳可以先問妳母親。」

她似笑非笑。

「到底什麼事？」她好像很興奮，拼命在咬着唇。

「喂！如果不答應，那就算我失敗了，妳別生氣。」對於感情的事，我承認有點婆婆媽媽。

「無所謂，有事，妳說好了，我們認識了七年，我不會生氣。」她好像在提醒我，我們認識了七年！而且，很溫柔很溫柔。

「能陪我到西班牙嗎？」我直說了。

「為甚麼？」她好像很害羞地低下頭，露出很溫柔的笑容，但又咬咬唇忍着。

「喔！我知道很冒昧，但就因為我們認識了七年，所以我才敢請妳去。」

「你說為甚麼嘛。」她很急。

「公司派我到西班牙開全世界建築工程研究會，那兒有好幾個舞會，公司給了我兩張票，要我從這兒找一個伴同去。」我終於把整件事吐出來了。我就等着她的答覆，希望不會讓我失望。

「你當我是什麼？」她大聲地吼了一聲。

我嚇了一大跳，我以為她會答應，至少，不致於罵人吧！

「對不起。不答應算了，何必生這麼大氣呢？」我看四周的人都看着我們，忙抱歉。

「算了！」她突然想起剛才失禮，現在總算退

了點火氣。

牛排來了，我紅着臉拼命塞進口裡。

「海天！對不起，我答應你。」她又突然溫柔了，我想今天太陽一定打從西邊上來。

「真的！」這下子又到我失禮了。

旁邊的人一定誤以為我們爭吵，又叫又吼的。但是，我真的太高興了。

「第二件事呢？」她又急了。

「喔！等從西班牙回來再說吧！」我的勇氣已被第一件事用完了。

「哎呀！現在說嘛。」她撒嬌了。

「喔……不……我看……還是以後說的好。」我發現上下門牙在打架。

「好！」她笑了笑：「如果你不告訴我，去西班牙的事，拉倒！」

我聽了一個「好」字，放下了心，豈料後面又多上一句。

「那我就說了。」我頂了頂胸膛：「雪玲！我們認識了這麼久，應該談論到……」

我又沒勇氣了。

她笑得很像一朵花，我神魂顛倒了。

「說下去啊！」

「妳不要生氣啊！我絕不會勉強妳的。」

我從衣袋拿出已經準備了二年的戒指，放在桌上。

她假裝看四周。

我把戒指推了過去，娓娓道來：「妳先問父母吧！我想和妳訂婚。」

這時，侍員剛好來收盤。她看了忙把戒指扔進我口袋。

我一顆心好像從空中落下，整個人像漏了氣的皮球。

但是，她又害羞地看着我。

這一下子，又把我的希望燃起了。

我把一切罪推在侍員身上，怪他來得不是時候，使她窘，所以，忙把戒指扔進我口袋。

「待會兒到海邊走走好嗎？」我又捉了一個機會。

那時候，海邊一定沒有人，我就可以大方地向她求婚了。

「好！」她笑着答應。

× × × ×

海風輕輕吹來，有一股說不盡的寒意。

我們站在欄杆，旁邊的椰樹隨風搖曳。樹葉與樹葉相撞的聲音，海風的聲音，浪打浪的聲音，虫

鳴聲。

構成了一個美妙的音樂，晚上的音樂，使人陶醉的音樂。

海的中央，有一盞微弱的燈。

那是奎籠。漁人真的很勤勞，晚上的時間還要工作。

「雪玲，如果妳不答應，就把戒指扔掉好了。如果妳答應，就把它戴上。」我把戒指放在她手上，舊事重提。

我們相對了半晌，我發現她的眼睛在發光。

突然，她嘟起了朱唇，雙眉一鎖，把戒指扔在地上，生氣地走了。

我想，我是澈底的失敗。

算了，七年的感情，吹了！

× × × ×

我回到家，拿了瓶威士忌，猛飲猛灌。

我想，七年來，我一直暗戀着她，難道她一點都不喜歡我。

二年前，我在母親的催促下，買了一個價值一年薪水的戒指，準備向她求婚。

但是，每次見了她，總是臉紅得說不出話，到口邊的話，又吞了回去。

原來，她根本就不喜歡我。我委實痛苦，畢竟，我愛了她七年。

但是，我又不明白，她今年已經廿五歲了，為甚麼沒有男朋友，難道她想當尼姑不成？

去西班牙的事，又得傷腦筋了。誰肯陪我去呢？

她？

一定不肯了，免得又尷尬。

唉！人一倒起霉來，就事事不成。

突然，門鈴响了。

我跌跌撞撞地開了門，便看也不看地回去原來的座位喝酒。

「海天，對不起，剛才我太失禮了。」

一個很溫柔很甜密的聲音，也是我作夢都想聽的聲音。

「雪玲！」

我衝上去抱着她，吻了又吻她的雙頰。

「你喝酒了？」她推開我問。

我點了點頭。

她走上來，猛力打了我一個耳光。

「海天，為甚麼七年來，你沒有一點表示。我等你的表達，等了七年，誰不會生氣。」她嗔聲嚷着。

我又冲上去，抱着她，這一次，我深情吻了她朱唇一下。

她投進我懷裡，哭泣了。

「雪玲。對不起，過去我只知道事業，而且，又怕妳拒絕，一直沒有勇氣。」

「那今天呢？」

「我委實忍不住了，放着一個大美人不娶，天都要懲罰我了。」

她含淚笑了，像朵玫瑰花，紅的！

「那戒指我早在二年前買了，就是沒勇氣！」

她突然若有所思，推開我，伸出玉手。

「戒指呢？」

「妳扔掉了！算了，我可以再買一個。」

「不，我要的是剛才那個，不然……」

「就不嫁是嗎？」我不待她說完，就插嘴說。

「你真壞！」她真的很美，美得像天仙！

「那就煩妳，跟一個壞人去找戒指好不好？」

我不是不會說笑。

「好！就可憐你！」她笑得讓我神魂顛倒。

我真有點後悔，早該娶她了。

正如我所說的，放着一個大美人不娶，天都要

懲罰我。

這一次到西班牙，由公事變了蜜月。

我會好好伴她，補償她等我七年的罪過。

那，我就陪她七十年好了。

不，應該永遠！

我們找到了戒指，是她找到的，畢竟女人比較細心。

「給我喔！」她像對小孩說話。

「不！」我堅決地說。

我看着她要生氣的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從她手中搶過來，親自替她戴上。

「我們訂婚？」她又問。

「不！」

「你……」她又生氣了。

「是結婚！」

我會把握這一件美好的婚姻，她七年的代價，應該得到更大的收穫。

是的，從此我對她年年如新婚，她活在快樂的日子里，顯得更美。

好了！這七年情，總算結束了！

不！應該是開始了。

大人不見

*風客

（某日，一個稚童憤然地責備我：你們大人真蠢，好多事竟然看不見，哼！）

是的？好像我們高大得足以頂天立地。我們時常自以為是，又自以為對。常罵：「細路仔唔識世界」。好像世界是大人專有的。這一句話就足以挨小孩攞幾巴掌。

我們都做了劊子手

還自以為是救世主

又有前輩對後輩說：「我食鹽多過你食米，我過橋多過你行路。」

但盲目的走過又表示甚麼？時常錯過了路旁的風景。

短短數十寒暑並不允許我們犯太多的過錯。

其實許多事孩子們都看見了，大人們却說他們年幼無知。

所以，做小孩的還是仰首一臉不解。

我們的大人們依舊視而不見。

棄婦

*無眉

別以為我是那種拿了一大把贍養費，生活過得風流奢華的女人。

不，我不是積琦連·歐納西斯。

我只是芸芸衆生裡頭掙扎的一個，得喫飯著衣，有血有肉，有愛有恨。

既連職業也引不起注目，假日在鬧市裡頭的人群隨手捉出幾把，都有一半以上是會計主任。

我的丈夫不是什麼公子哥兒執袴。現有的事業都是憑自己一雙手賺來的，而咱們從認識到結婚這一段經歷雖無電影中曲折的波浪，也經過不少波折，幾年來也過得幸福美滿，尤其是嘉嘉來臨後。

然而，但凡男人大都從一個模子裡印出來的。但只要賺了錢，便對家裡的糟糠橫豎看不順眼——誰記得同老婆捱鹹魚白飯的齷齪片段呢？吃着魚翅燕窩手挽着美女又是何等風光的事？——自然多的是那些專喜歡有男性魅力的成熟男人的女孩；說穿了不過是上了年紀的男人大都打穩經濟基礎，不同於一般打工的花靚仔。

於是要推也推不掉，走了第一個，自有第二，第三個如撲火飛蛾陸續飛來，而他又沒有唐僧的毅力，柳下惠的坐懷不亂；並且心里頭也著實不願拒絕，當下一拍即合。

故事其實很簡單，他遇到了——也許是第一百零卅八個——女人，覺得她挺適合他，比我更適合同他一起經營這個家；也許這個女的手段較其他的前任高明，也許是他認為不給她一個名份不足於表示誠意。總之，他帶着那女的來到我面前談判。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三人中總有一個退出，我從不會考慮過與其他女人分佔丈夫，於是寧為玉碎，我唯一的要求祇是嘉嘉得跟着我。

他當然不會在乎，他們多的是機會，高興上頭儘可以生上一打半打，至此離婚便告議成。

我在白紙上簽上我的名字，心裡有悵然的刺痛。想來也極其諷刺的事，當初結婚不也一張張的簽

署白頭偕老？如今又忙着說明協議離婚，那瞧不見的心肝能得變換多少種顏色？

就這麼樣，我又回復了小姐身份，沿用回自己的姓氏，過着不是單身女郎的生活。

每天臨上班時，我便把嘉嘉交給鄰門的李媽。李媽是個敦厚和氣的老好人，終日笑臉迎人，待左鄰右舍如自家親人，見到嘉嘉更是笑得合不攏咀。

起先我打算送嘉嘉進托兒所，李媽聽後便攬着嘉嘉說：「不好啊，在人那兒怎比得上家裡啊，橫豎我祇有晚上兒女回家吃飯才比較忙，下午我有大把空閒，嘉嘉可以陪伴我，妳托人也是托，索性托我吧。」

我喜之不迭。

祇是李媽堅不收費，我試過硬塞給她，她把錢都拿來給嘉嘉買衣服玩具餅乾的，我極不好意思，又不能說服她。

她老愛說：「我的兒女都大了，不再需要我這副老骨頭了，我又不像別的人玩牌什麼的，嘉嘉正好給我解悶兒，而且我和這小娃子有緣，我的小孫子啊，一見我就扯開喉嚨哭，更莫說是抱他了，但嘉嘉不同，看着我就咧開咀吧笑，又乖巧又聽話，同她沖涼她還會拍水玩呢！可惜的是這麼小就沒有爸爸——」說着，看了我一眼，尷尬的笑了。

我聽了總是笑笑。

見我不惱，她又說：「我也是為妳好，妳年紀輕輕的，帶着這麼個小不點，終久不是辦法。依我說，趁着年輕還有幾分姿色趕緊找個好男人嫁掉才是正經。我是可惜妳捱得筋疲力竭纔得那幾個錢，白白糟蹋了自己，娘兒兩個都苦，爲着什麼呢？」

我有些澀然。

她的話不是沒有理。

其實我並不似外表武裝得那麼堅強，銅頭鐵臂刀槍不入的。

很多時，我也想有人同我分擔樂與怒，尤其是嘉嘉每有病痛時，我便希望在倒下去後有條堅定的手臂把我扶起；有個堅實的肩膀供我倚着依靠，爲

我遮風雨擋霜露。

我多希望像舊時一般，回到家裡把整日工作上的牢騷嘮嘮叨叨的傾吐，然後弄頓簡單的晚飯一家三口樂也融融。

我不是女強人，也不想做女強人。

我只想有個窩，快樂的窩。

祇是這個社會勿論怎麼樣的開放西化，對於離婚人士，終究當作外星人看待，這裡不是外國，我很明白。

自然也不是沒有人約，只是但得知道過往的歷史後，便目瞪口呆，特地作勢出來的男人魅力早已烟消雲散，以後電話不來不說，但得路上碰見，也比陌生人不如。

我只是淡淡的笑。

怎能怪別人呢？自古以來，人性都是現實不過的東西，誰願要一個拖着女兒的新娘呢？而且，周圍環繞這許多年輕貌美的美女。

然而，內心里頭不是沒有唏噓。

那日，意外地碰見了珊。

珊是我的小姑。素日咱們挺談得來。

「嫂子」珊一貫的喚着我。

爲了離婚的事，珊有整個月不同她哥哥說話兒，對新嫂子也是不冷不熱的。

我笑她孩子氣。

她却說：「誰叫她那般可惡，我替妳出氣哩！」

我笑。珊終是小孩脾性，伊不懂得當一個男人變了心，十頭牛也拉不回的。

見我不响，伊又說：「妳都不知道哩，那女人可邋邋得哪，那天我去找哥，甫進門便被嚇一跳，不知怎麼搞的，好好一個家被弄的一塌糊塗，窗啊門啊像有幾十年的灰塵不說。那地板啊踩下去滿腳板的泥塵，還有沙發上亂七八糟的堆滿了什麼週刊雜誌的也不收拾收拾，連几上的煙灰盃也塞滿了香烟頭啦橘子皮啦，還有喝剩一半的咖啡和水杯，老天，我的頭皮差點爆炸。」珊一口氣說了一車話，稍爲停了停，飲了一口汽水，下結論似的說：「我那老哥不曉得那根筋不對了，這樣的女人還留在家里，嘖，我看他八成腦袋有毛病！」

我看她的模樣兒蠻逗趣的，也不住莞爾。

「他可以忍受的，當他愛着她的時候。」我說，不無黯然。

當初不也一樣兒，剛結婚時我也不懂得燒飯，連開爐火也要學，他也沒嫌過我，下班後還進廚房來毛手毛腳的幫忙。一頓飯煮了個把鐘頭，燒出來

的菜儘管吃得咄吧倒轉眼珠子猛眨，兩個人相對望着怪臉，仍是一樣的開心作樂，誰也沒怨過一句。

當男人在愛中，吃罐頭也比滿漢全席來得香。女人亦然。

我暗歎一聲，頓時無言。

珊見我這般，輕聲輕氣的問道：「嫂子，如果哥哥離開了那女人，妳會——回來嗎？」

會嗎？我？

我楞楞的瞪着珊。

日子旋而復始，咱們就像機器一般，每日重復一遍又一遍同樣的操作：上班，下班，回家；工作，吃飯，睡覺，平淡得無以復加。

嘉嘉柔順聽話，少見的懂事。

每趟見她嫩稚的臉龐洋溢着不屬於她這個年齡應有的沉靜，我總爲之心碎。

以前她會得活活潑潑地笑着撒嬌。尤其是她爸爸下班回家時，她總坐在門口，托着小腮望着回家的路，一旦見到他的車子便歡呼着走去開鐵柵，然後倚在她爸爸的懷裡滿足的笑……我看着嘉嘉，她正靜靜的坐在門邊的小木橛上，也不吭聲，見我瞧着她，便露出細白的貝齒頰上的酒窩深深陷了進去。

我都忘了是怎樣開始的，也許是哪個朋友介紹，也許是在公事上認識的，然後又在路上碰見了幾次，便也有電話交往，飲茶吃飯什麼的，我和唐遂漸由陌生至熟絡。

有風度的男人是不同的，唐知道我的過往後，也未見有什麼吃驚的舉動，平淡得如我只不過是說吃飽了而已。

我也不想隱瞞，這輩子我怎也離不開嘉嘉的，橫豎都要見，於是便帶他回家。

也許是有緣吧。

嘉嘉一見便很喜歡這位唐叔叔，老是叔叔長叔叔短的叫個不停，並把自己心愛的玩具一股腦兒搬了來同叔叔玩。

我甚爲欣慰的看着嘉嘉教唐搭積木抱熊貓。

這孩子已許久不會這麼開心過了。

我突然有種要哭的衝動。

李媽見過唐幾次，對他的印象好得不得了，老說：「這個唐先生啊，人長得高大，模樣又端莊溫文，說話也是斯斯文文的，這都不打緊，最要緊的是他也喜歡嘉嘉啊，這可是個機會，妳千萬別放過啊！」

我聽後總是微笑。

唐未曾許諾過什麼，既連來我家，也祇是普通交往，何況咱們都不是十七八的少年郎了，做過的

事得負責，總不能把諾言當作玩話，背轉身便忘得一乾二淨。

不，咱們都不是這麼輕率的人。

「我實在不懂得要怎樣做她才滿意，婚前她溫柔體貼，有時——」他看了我一眼，有點遲疑：「我沒有空出來陪她，也不見她惱過，現在但得下班交通擁擠，回家遲了一點兒，她的臉面便拉長了一截，口裏儘說些帶骨的話，晚飯也不弄了，反鎖在睡房裏頭，敲門也不應，低聲下氣哄了好幾遍，門是開了，還得說上幾車的好話才放鬆了緊繃的臉面。」

他歎了口氣，點燃一根香煙：「那時候我已折騰得剩下半條命了，又餓又累，只想洗個澡，填飽肚子，快快躺在床上做個好夢，誰知洗了澡出來，她已穿得漂漂亮亮說要去吃牛扒，如果我稍為遲疑的話，便說我不再愛她了，硬咬定在外有別的女人，又得哄上一個晚上，連覺也甯想睡了。」

他狠狠地吸一口煙，又徐徐地噴了出來，山風把煙吹得他滿頭滿臉，他在煙霧中有一種以前不會發覺到的滄桑。

畢竟他也蒼老了。

也許察覺了我的注視，他看了我一眼，不自然地笑了笑：「我真的受不了了，幾乎每個晚上都一樣，簡直是精神虐待，疲勞轟炸。」

他再搖搖頭，苦澀的說：「我受不住，受不住了。」

我勸他：「過些時候會改過來的，她才廿多歲，仍是小孩脾性，自然有點任性。」

「這些我知道，我已經盡量去遷就她，容忍她了，她還不滿足，一不高興隨時隨地沉下臉，也不顧着我。前幾天，老陳老李他們說得忘形了，稱讚妳燒的菜好吃，偏她耳尖在廚房裡頭聽見了，就砰砰碰碰的砸起東西來了，我進去勸了幾句，連我都罵了，氣上頭來駁了她兩句，她却追出來指着我們亂罵，老陳他們被罵得訕訕的又不好同她吵，便趕緊溜了，我都快氣昏了，妳知道，他們多喝了一點便紅着脖子亂說話的，可這也是事實啊，我都沒有嫌過她……」

他捻熄了半截香煙頭，搓搓手，有些尷尬地望着我：「我，我都忘了，我不應該同妳說這些話的，可是——除了妳，我沒有別的人可以說些心事了。」

我了解地點點頭：「我知道。」

當初我也如此，午夜夢迴找不到一個可以吐露心事的人，彷彿全世界的孤獨無助一下子包圍着我，那段日子……

我再點點頭，細細端詳着他。

山風把他滿頭烏黑的頭髮一撮撮揚起。一絡髮絲垂落額前，原已瘦削的臉孔稜角更凸出了，粗黑的眉頭纏成一道，方形的下顎長出烏青的鬍渣子，身上的衣褲纏巴巴的，似乎是從滿塞的衣櫃裡頭翻出來般。

這個便是我愛過很過的男人了，曾經為我建立起一個王國，復又毀滅于舜旦。

這也是一個還在新婚的男人！

很奇怪地，我居然沒有絲毫喜悅，雖說已分居，然他終究是嘉嘉的父親，看他過得齷齪，我的心也不好過。

當初他被那女人迷惑，為了她鬧離婚，連我和嘉嘉也拋之腦後，然而浪漫不能當飯吃，偶一為之是情趣，日日如是對他而言已是厭煩不已。

那女人不也一樣。

婚姻與愛情根本是兩回事。戀愛時，他毋須兼顧家中細務瑣碎，不必每日定時燒飯燒水，服侍他上班下班，又得耐心聽他工作時遇到的牢騷，照顧男人等如照顧一個嬰兒，少點耐心都不能勝任。

我默默分折着儼然第三者。

在這當兒，最無辜的要算是我和嘉嘉了。逾十年來，苦苦經營的家，被莫名其妙地毀于一旦。從青雲跌落煉爐，箇中滋味又有誰人了解？

他猛地握着我的手，說：「橫豎咱們祇是分居，不如……」

不待他說完，我便搖着頭，乘機縮回手。

「妳有男朋友了？」他不悅的盯着我。

我想起了唐，不知道他算不算是男朋友，便怔怔地看着他。

「可是，我才是嘉嘉的父親。」他重重地加了一句：「親生的父親。」

「是，當初也是你不要她，不要咱們的。」

我冷冷地提醒他一句。

「過去是我錯了，從今以後我會改的，我也不再看別的女人一眼了，真的，相信我，這次是真的。」

許多次他都這麼說，許多次我都原諒了他，而這次他提出離婚，我總不能相信是事實，為了嘉嘉許多事我都不計較，然而他堅決的要求給那女人一個名份。

當我簽下協議書時，曾希望他會戲劇化的撕掉那張代表分離的紙，然後挽着我和嘉嘉回到屬於咱們的家。

當然，奇蹟沒有出現，他擁着那個女人高高興興走了，駕着那輛我坐了幾年的車子，那個我常坐

的位子被那個女人佔着從我眼前馳過。

我心頭不住淌血，但這一切我都不吭一聲祇讓鮮血流得滿肝滿腸。

在人前，兀自談笑自如，我不慣動輒人前流淚博些廉價的施捨，最多他們滿足了好奇心後略略施與一番同情，背轉身去莫不捧腹大笑。

然而，這些我都忍了。

感情不是汽車，可以評頭論足，這輛性能不好，可以換過那架有款有式的，秤過算過衡量過才作選擇。

不，我還未曾沒落到這般地步，在愛的領域裡，我祇要求起碼的尊重。

李媽開了門，見是我，便忙不迭的說：「我等妳好久了，快快進來。」

我好奇的看着她，會有什麼事？

「我啊，剛才帶嘉嘉上公園，在路上妳猜我看見了誰？」頓了頓，不待我開口，便搶着說：「是唐先生啊！」

這有什麼稀奇？我笑。

見我這般，她不以爲然：「妳別說我大驚小怪，我雖老眼昏花，卻看得真切，他旁邊有個很美麗的女孩子哩，同他不知幾熟絡。」

「那又怎樣？」

「啊呀，妳真叫人着急嘍，依我說，問他啊！看他怎麼說，妳不比十八廿二了，怎禁得拖上幾年，要他作個交代，真是，看他倒生得有些模樣，誰知也同別的男人一般劣性子。」

「他不也是人，又不少吃一頓飯，怎會不像其他男人呢？」我好笑，存心逗她。

「妳這人啊，別人爲妳着想，替妳不平，妳倒沒事人兒似的，到底他是在追妳啊！怎能這邊那邊一腳踏兩船呢？」

「他沒有說過什麼話，也不會追求我。」我輕輕吐出一句。

「他不是追妳？那幹嘛他不找我這老婆子吃飯聊天呢？還是妳煮的菜比較香？」李媽賭氣地說。

「不是我多咀，妳太不着緊也不好，男人嘛，要哄又不宜放鬆，妳不再是黃毛丫頭了，怎地也這般胡塗，除非妳不想接受他，但這又說不過去，有時候不妨主動點。」李媽拍拍我的肩，慈愛得像我媽。

我笑着說：「沒想到妳有一套戰略，當初李伯伯怕不給妳哄得服服貼貼。」

李媽立時笑得合不攏咀，「妳啊……不過，這倒是真的，阿九和我結婚數十年，從沒有撕下臉皮子跟我吵過，爭執是有的，都是他先低頭認錯的。」

旋即黯然的說：「可惜他去得早，才六十五歲就……」

我亦黯然。

人家盲婚多年復又陰陽兩隔，尙且恩愛如此，咱們這些所謂自由戀愛的三五年間便幾度離合不已。現代神話，令人感慨。

我等至嘉嘉睡熟了，才躡着腳尖回到自己的臥房。

每一天當中只有這段時間是屬於我自己的。

我躺在床上無睡意，不免想起他和唐來了，他們就像兩個剪影交錯重疊地在思想裡迴旋。

若果李媽沒看錯人，唐真箇是高明人物，揮灑自如。

這本也無不可，到底嘉嘉是別人的女兒，怎麼樣疼愛也是隔了層，而且外面多的是年輕一流的美女。

我是什麼呢？不再年輕，又無驚人絕色，尙且比不上留洋回來才智兼備的女學士博士們，我有什麼值得唐另眼相看的？

我不無自卑。

究竟這個世紀的人也現實了！

世間沒有多少個溫莎公爵。

甫進門，同事們便嚷着：「美麗葉來了！」

我同他們招呼道早。

「嘿，果然不同了，春風滿臉。」

「是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又怎能怪人呢，如果我也有人着急我啊，怕不早樂死了！」素日被入戲謔綽號擴播站的陳瞄着我看。

一旁的打字小姐黃用手刮臉羞她，「嘿，好不怕羞，妳這副德性也會有人追，老天都歪開眼了！」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們吵笑。

「我看妳一定迷糊了，實在也沒什麼，這班人小題大作而已，今早有幾個電話找妳，都是同一個男人的聲音，好像有什麼大事的，語氣很緊張，一直追問妳幾點才到，又不肯留下話來。」營業主任和藹的說明原委。

會是唐嗎？但是唐不會這麼冒失，也知道什麼時間能找到我的。

我正納悶着，房裡的電話鈴鈴作响。

他們笑着說：「快去聽吧，八成又是那個羅密歐了。」說完哄然大笑。

我拿起電話，「喂，哪位？」

妳剛到？我找了好多次了。」他說。

「有事嗎？」

「我同她說清楚了，她等下就搬走，妳回來好

嗎？我去接妳，還是要我幫忙收拾東西。」

我一時怔住了，只能迫出一句：「不，待我仔細想想。」

「那我等妳回音，記得給我一個好消息，我才是嘉嘉的父親。」他精神振奮的說。

我却不能平靜，內心波濤洶湧，也無心辦公，坐在房間裡出神。

搬回去嗎？那唐……可是李媽是怎麼說的？嘉嘉又是一個問題。

在紙上胡亂畫着。

看見唐在門口出現，我嚇了一跳，今天是怎麼回事？

「妳好像很吃驚，是我嚇着妳了嗎？我猜妳多數沒有出去，所以也沒有打電話通知妳，怎麼，不是妳有約吧！」

「可是，你沒有上班嗎？」我奇怪。

他繃着眉頭，很有興趣地看着我：「上班？當然，可是國王都不能阻止咱們吃中飯啊！」

「吃中飯？」我看看壁上的鐘。

這麼快，已經是中午了。

我歡然地看着唐，「我都不知道時間過得這麼快。」

「妳精神不太好，不舒服？需要看醫生嗎？」他審查我的臉色。

我搖頭。懷疑李媽是否看錯人了。

「來，去首都餐廳吃飯。」唐挽着我。

等電梯時遇到廣播站同打字小姐。

她們蠻有興趣地瞪着唐。

陳終是忍不住說了一句：「小心啊，今早有個男人打了七八次電話來找你的女朋友哦！」

唐看看我。

我聳聳肩對他笑。

「我們都認識了不少時日了。」唐看起來有些感慨。

來了，一定是攤牌了，李媽果然沒有看錯人，我默然，等着他下一句話。

「妳覺得我怎樣？」唐問。

我該怎麼答呢？「很好。」我淡淡地說。

「祇此而已？」有些失望的問。

我點點頭，平靜地看着他。

「妳從沒有考慮過我？」他有些着急。

我意外，「考慮過什麼？」

「結婚啊，這些日子來咱們都瞭解清楚，我相信咱們相處得來的。」

我又驚又喜，「可是，嘉嘉……」

「嘉嘉當然跟咱們住。」唐接下去說。

「那你家人……」我有些遲疑。

「我家人只有一個妹妹，她不會怎樣的。」

「你怎會突然想到結婚的？」我說。

「妳覺得突然嗎？我不這麼認為，我都卅多歲，很想置個家，並且咱們認識這麼久了，我又很欣賞妳的堅強獨立，現在正是時候。」唐悠閒的看着我微笑。

「待我考慮考慮。」我還是有些奇怪。

晚上過去接嘉嘉時，李媽眉開眼笑。

我問她：「什麼事這樣開心？」

「沒事，沒事。」她仍舊笑謎謎的。

嘉嘉看着我，「媽咪，唐叔叔是不是要做嗲地啦？」

我吃驚，「誰說的？」

嘉嘉看李媽一眼，「我也喜歡唐叔叔，要他做爸爸好不好？」

我抱着她，「妳真的喜歡唐叔叔做嗲地？」

嘉嘉拼命點頭。

我又看着李媽，她正朝我笑。

我問她，「李媽，妳一定有事瞞我。」

「沒有啦，沒有啦。」李搖着手。

我無法。

終是她忍不住，「唐先生跟妳求婚了？」

我恍然，「是妳叫他開口的？」

「如果他不喜歡妳，我求他都沒有用，其實我只不過告訴他妳以前的丈夫想要復合，他就緊張得什麼似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哈，真不錯，証明我沒有看走眼！」李媽的眼睛眯成一線。

「但是……」我想起那個女孩。

「有什麼但是不但是的。」李媽打斷我，「那天我看到的是他妹妹！」

我釋然，如陰霾中綻放的一線陽光。

「我明白了，恭喜妳。我以前傷了妳許多次，現在想彌補嫌太遲了，我不會再打擾妳們的，新婚快樂！」他放下了電話。

我輕吁出一口氣。

似乎什麼都圓滿解決了。

這該是好的開始吧！

我走到門邊，嘉嘉坐在唐的膝上教他玩拼圖遊戲。

「唐叔叔，噢不，我該叫妳嗲地了，嗲地你拼錯了，應該是這個才對！」嘉嘉柔柔的聲音聽起來悅耳異常。

唐撫摸着伊的頭髮，「嘉嘉真聰明，嗲地輸給妳了。」

好一幅溫馨圖，我的心頭驀然熱了起來。

豬門怨

* 落 葉

許秀枝在沖涼房裡洗澡，水龍頭的水嘩啦啦的响着，她一邊的往自己身上淋水，一邊的口裡唱着歌。

屋裡有幾個水龍頭，尤其是沖涼房外面洗碗槽的水龍頭一開，沖涼房裡的水龍頭洩出來的水就會減少。這種現象應該是很平常的，但，許秀枝就不喜歡家裡人在她洗澡時開洗碗槽那邊水龍頭，但是，年老的張嬌正在煮着晚餐，要快點煮，因為許秀枝要趕着下坡看電影，而，張嬌要洗菜，切了肉要等着洗，怕開了洗碗槽的水龍頭，許秀枝在沖涼房裡就會鬼叫般的罵了！

張嬌正在進退維谷，許秀枝已經從沖涼房出來了。張嬌細心的把菜洗乾淨，就下了鍋。

張嬌總是這樣想：從小為孩子忙碌，餐餐飯都靠自己一雙手煮出來，那時候自己年輕。現在不同了，年紀大了，却還是要為家裡煮兩餐吃的，以為孩子大了自己可以享清福，艷梅嫁了，艷心嫁了，木樹娶了許秀枝，什麼都不懂的許秀枝，只懂得吃，只懂得向自己的兒子講是非，說她這個當家婆的不好。

「飯煮好了沒有？」秀枝已經梳理好了頭髮，臉上還敷了粉，唇膏也塗了！

張嬌瞅了她一眼，心裡在嘀咕，吃一頓熱飯、喝熱湯、吃熱菜、吃到滿身大汗，一方面又怪責天氣不好，又往房裡塗抹第二次粉及唇膏，覺得這女人十分浪費，怎麼不吃了才打扮呢？張嬌低聲的答話：

「就好了，還有一碟蝦未炒！」張嬌看她不出聲，加多一句：

「人老了，快要做不動了！」

「妳那裡會老？」許秀枝有點光火的罵出來：「妳還會吃飯呢！」

「所有的老人都會吃飯。」張嬌不甘示弱的頂回一句，一面在炒着蝦。

「我不吃了。」許秀枝生氣的：「我每一次下坡妳都不高興，都要給臉色我看，這個家我住不下去了！」

「不是妳不想住下去，是妳想把我這個老的趕跑倒是真的！」張嬌大力的揮動着鍋鏟：「乖孩子

娶個壞媳婦，老來受罪。」

許秀枝回到房裡，匆忙的換了一套衣服，匆忙的鎖好房門，就衝出門外了。

夕陽還在屋外斜照着，也照耀着門前通到大馬路去的小路。在路旁的候車亭等巴士。許秀枝就想：年輕一代和老一代的人永遠都不能相處，永遠都有代溝；而她從小生活在小康之家，家裡的事務都由家裡的佣人去做；而嫁進王家，她還要洗衣服，還要煮飯，還要幫忙養豬，想到養豬，她的確氣極了，每逢起風的時候，以為可以坐在屋外乘涼，却吹來一陣陣的豬屎味，多掃興。

初初嫁過去，家萬的媽就笑着說：「豬屎不臭的，聞久了，就會習慣。」

那些是屎的臭味，如何去習慣？有時還要幫忙切豬菜，那些不知什麼葉子，一堆一堆的，切到她手酸腰疼，家萬却打趣的說：

「做慣了就不辛苦，到時候殺豬，豬腰給妳補回去！」

那時候，她許秀枝真的很想學習這種鄉下的生活，學習剝豬菜，煮豬菜，甚至跟着小叔家興去郊外割豬菜。直到小姑艷心出嫁了，能幫她洗衣煮飯的人不在了，日子一久就愈覺得辛苦難過，家萬的媽就說：「我來，我來！」

她要做，就推給她，又不大敢太過份的把自己穿的衣服都給她老傢伙去洗晒，索性讓她去煮，她有份吃、她兒子有份吃。左鄰右舍有人過來坐，她就去幫手一番，起碼是做給人家看，免得人家到處去唱她王家的太媳婦進不了廚房。

巴士來了。許秀枝上了車，找了個位子坐下來，車窗外的風多涼爽，似乎帶着一種草香味，完全沒有豬屎味。讀書的時候，最喜歡讀描寫田野風光的小说，因此，十分仰慕住在鄉村裡的居民，早晨看霧，聽鳥鳴畢竟是一件心曠神怡的事。也因為是心靈有那麼的一種嚮往，當王家萬向她追求的時候，也就看準了他是鄉下孩子，沒有城市孩子的陋習，跟他拍拖了兩年，才嫁給他。王家萬在城裡教書，每天早去晚回，自己有一輛車，車不是新的，是二手貨，性能却很好。

家萬時常都是這個樣子吩咐她：

「我下了課在坡底等妳，妳吃了晚飯就坐巴士下來，一起逛街看電影，然後才一起回家。」

「我不可以不吃飯，和你在坡底一起吃不好嗎？」她覺得丈夫好怪，為什麼要她吃了家裡的飯才可以出門！

「省一點，」家萬說出理由：「外面的東西貴，我們省起一筆錢，買一間新房子。」

她心裡是舒服多了！能拋棄那個老家是最好，何況和小叔、家萬的媽住在一起，總有碍手碍腳的感覺，要和丈夫親密點，老媽子的眼睛又投了過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現在的年輕人，結了婚，都是夫妻兩人的小家庭，誰要和老一輩住在一起？

她心裡這麼想，以為家萬也這麼想，其實又不是，才知道，家萬的話只講了一半，還有一半，還沒有講出來。

她是滿懷著許多的夢幻過日子，直到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她突然間想到了這個問題，便向身邊人家萬問起：

「我們什麼時候可有新屋子住？你在教育界工作了那麼多年，不是可以貸款買屋子的嗎？」

「我想過了，」王家萬輕聲的說：「慢些日子再打算，阿媽喜歡這裡，捨不得老地方，而且，她老人家喜歡養豬！」

她把對著家萬的臉孔轉了過去，用背對著家萬，家萬問她怎麼啦？她說要睡啦！不想再談。

其實，自那個時候起，她就沒有睡好，也自那個晚上聽家萬的一番話過後，她便開始和家萬的媽吵架，開始時是一兩句的爭執，後來是雙方頂嘴的日子愈多。家萬回來了，她就說他媽媽的不是，而家萬又會從他媽媽的房裡出來，一聲不響的看報紙，直到回房休息才和她談一些學校學生不聽話的事，對於她和他媽媽的事一點也不提，也不責怪她。

巴士穿過一排一排的新房子，還有那些獨立式的洋房，使到許秀枝看了，心裡這麼想自己擁有一間那樣的房子不知有多好？她可以接她的媽媽來住，可以叫朋友來開派地，又可以和妹妹聚聚煮一頓好吃的來吃。

自從她嫁去鄉下之後，她的娘家親戚，就很少來看她；那些親朋戚友聞不慣豬屎的味道，怕蚊子叮，還有那條泥沙路，一下雨就積水，又泥濘處處，回去還要洗鞋子。

巴士到站的時候，她才想到忘了把傘帶出來，看看市區的天色，許多烏雲在飄動，不曉得家萬要帶她去那裡？她首先得要家萬陪她去吃晚飯，她會坦白向家萬說他媽媽吵了架，沒有吃飯。

王家萬在早已講定好的靠近車站左旁的咖啡店

等她；王家萬看她不開朗的臉色就知道她又和自己的母親吵架了！

「沒吃飯？」王家萬笑着問她。

「吃你媽的氣就吃飽了！」許秀枝大力的移開椅子，引起了旁邊桌子喝茶吃飯的人投過來的眼光

許秀枝起先是表現的很不高興，吃飯吃到一半，聽丈夫說起要買房子和向銀行貸款的事，臉上也便有了喜色。但，高興過後，她還是有所顧慮，是因為家萬的母親及弟弟都要一起搬過去。

她的心有些煩，但，也想到，不會這麼快就搬家，起碼要等一年半載，新房子還在興建中，就是建好了，也要等水電，還有一段長時間等。她就莫名其妙的想到了一個問題，除非老傢伙死掉，而她情願與小叔住在一起，最起碼小叔家興沒有他母親那樣固執成性；再說，小叔家興也不會天天呆在家裡，他年紀大了，會出去做事，說不定會在外面成家立業。老傢伙就不同，永遠守在屋子裡，愈老愈不能出門，到時候，害慘是她許秀枝。

許秀枝也覺得挺好的，看了九點場電影出來，天空飄着細雨，丈夫有車就是一件好事。回到家裡，差不多是夜裡一點鐘了。

許秀枝發覺家萬的媽的房間裡還亮着燈，她還沒睡？她想到，是人老了嗎？人一到了某種年紀，就會失去睡意。要是有一天她許秀枝人老珠黃了，力氣衰退的時候，不曉得會變成怎麼樣？

那夜她就做了不少老年以後的夢，夢見自己癱瘓的坐在輪椅上，一會兒又夢見了自己孤獨的住在許多老人的地方，打聽了好一陣子，才知道那地方是老人院。又忽然的夢見下起大雨，那一群在欄裡的六、七隻豬衝着她而來，她便在驚惶中醒了過來

屋外真的下雨了，不大，滴滴答答的下着，天已亮。家萬已起身，在屋外說着話，原來是家興也這麼早起身，才六點半鐘。是說要去旅行，要坐大哥的車子一起下市區和朋友會合。

許秀枝不能睡了，她也爬起身來。屋外的豬群在吼叫着要吃。每天一大早都是家萬的母親餵的，今天怎麼不早起來餵了呢？秀枝起來見家萬母親的房裡還亮着小燈，還在睡？一定是昨晚遲睡，今早醒不來？許秀枝又想：是否昨天和自己吵架了，今天就故意賭氣不起來，那些豬等她去餵？

許秀枝洗好了臉，還生火煮水，那些豬隻鬼叫般的在那兒亂着。一天遲吃就會死了？她氣的罵了起來。那個老傢伙分明是不起來餵豬，她沒辦法，只好拿了兩個水桶裝了豬食料到屋旁豬欄去餵豬，不去還可，一去使她魂飛魄散，豬欄裡吊着一個人，那個人是家萬的母親——張嬌。

• 風向 •



漂亮

* 張明明

藝術家、明星、歌星，最低限度要相貌漂亮有氣質有性格才能夠令我震盪，驚為天人。

但男人可能不這樣認為，因為莊若說如果見到一個漂亮的男歌星唱片，通常他會懷疑；長得這麼靚仔，歌還會唱得好？於是多數不買。

怎麼事情剛好相反，我驚異，怎麼不是：長得這麼靚仔，歌也唱得好？太美妙了。聽了這邊廂就笑起來。莊若說卜狄倫的相貌漂亮，又說李安納柯翰漂亮，我抗議，說卜狄倫的五官還算麻麻，但是李安納柯翰的樣貌怎會漂亮呢？就是因為他不漂亮，我才特別鍾愛特別暈浪『俏西旅店』：「你說得這麼甜和勇敢，再次告訴我你只喜歡英俊的男人，但對我，你例外。你說沒關係，我們有音樂。」事情不是這樣的嗎？

現在的年輕男歌星都喜歡把頭髮剪得短短，隨隨便便穿件寬大的襯衫，不穿牛仔褲，穿純綿褲，穿球鞋，在台上勁得飛起的又唱又跳，如果沒有一張發亮的臉，那怎麼行呢？怎行呢？

一點感想

* 東馬一讀者

不知道八二年以前的蕉風有沒有介紹過東馬作家的文章，然而八二年以後，如果不是湊巧看漏了，似乎東馬作家畫家尚未在蕉風亮過相。說東馬沒有夠格的作、畫者嗎？似乎太不公平了。如以拉讓江詩人享名的吳岸，還有田思，魏萌，方秉達，謝永就，謝永成。畫家方面也有青年黃琳芬（以前也常在學報裏亮相的 Candle William 也）黃乃群（只看過他介紹別人的作品，沒見着人介紹他的作品），李文誠雖然多由函授自習而成，却也一連前後參加了幾個聯展，最近也開了個人畫展。以上只限砂州。如果蕉風有興趣介紹一下年輕寫作者，也有本洲「星座詩社」常年文學獎散文組得獎人，藉馬來亞日報採訪所得，她還是位學生，只唸華文到初中三，一位未滿二十歲的學生。蕉風如果搞一個青年作、畫者專輯，介紹東西馬的作者，不單使作者能互相認識，更能激發他們創作的雄心。

轉眼蕉風也已出版三十年，說來不很長，說短也不見得，一份純文藝刊物在這唯現實主義的社會，能維持這許多年，實也難能可貴了，希望他能永遠生存，而且隨着時代演變而改進。

還有要說就是蕉風在砂州可以算是很陌生的了，除了年前「星座詩社」的副刊有介紹一點外，再沒見到其他的廣告。現在的時代，不打廣告是很難有好的銷路的，我想，只要蕉風開口，大家為着同一信念，推廣華文文化，本洲的文藝團體是絕不會坐視的。推介蕉風是每個華人的責任。

當代文學批評

Lawrence Lipking 作 * 張錦忠 譯

傅萊 (Northrop Frye) 於六十年代初為本書 (譯按：即本文出處) 原先之版本撰一論文學批評之絕妙好文時，其本人，與那一代之批評家之作品似已證明某些批評上持久不變之真理。於斯文學批評之方法，包括其自身者，固多尚待論辯，然批評家大都同意，文學批評經充分發展為一學科，有能力為術語下界說、指認與嚴斥某些謬誤，並容許一套普遍原理。傅萊自身所陳述之原理即反映出此信心。為方便起見茲將其論點濃縮為四項。

一「吾人理當避免批評上所謂意圖謬誤之過錯。『作者此乃何意？』永為不合理之問題。吾人永無從知曉作者之意，此其一也；吾人絕不該想當然耳地以為作者知之，此其次也；該問題使想像作品與論述文字混淆難分，此其三也。其合理形式應為：『正文 (text) 所表達者為何？』」

二「評判之比喻——究其實應為一切判斷性之批評活動——全然限制於評論，或研究當代文學或學術：一切自評判轉移至學術批評之比喻皆誤導吾人，一切評判活動皆為誤解……。批評永不可能按常理帶來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或出現於此，或顯示於彼，但彼等間關係亦僅屬修辭學上者。人們無能區分批評與文學之直接經驗乃造成此種混淆之因素。」

三「學術批評之目的屬「定言判斷性與說明性：其用意乃『指認』作家之作品。」欲達此目的，「任一文學作品之初步理解須基於該作品具統一性之假設。勿論結果此假設是否錯誤，若不於開始之際以其為啟發式原理，吾人勢必一無所成。」

四「批評程序之首要格言為：著手於結構，而非內容。此必為諸真正批評家之二態度，」蓋文學研究之社會與道德功效並非來自其內容，或「偉大思想」，而在於「將批評之整體形式或終旨目的 (telos) 視為文學理論、視文學為秩序連貫之文字而研究之，並使其自身因該秩序故而成一套連貫一致之知識。」

傅萊之原理自有其引人入勝處；其固嘗引起論辯，卻未有足以駁倒之者。然其所映現之信心經已消退。確實言之，文學批評於過去數十年間之諸多發展，或皆宜視為對傅萊各項觀點之直接反動，甚或乃對晚近批評家大都接受之諸項「真理」之直接否定。

一「某些批評家經已不復視作者意圖研究為「謬誤」而予於摒除，對彼等而言此乃詮釋作品唯一最堅固之立場。有論者以為，若無明確之人類去書寫或閱讀，作品本文既無法有所表達亦無從有所意指，則「正文所表達者為何？」此一問，亦不過乃「作者意指何在？」之另一脫離人性或假「客觀」說法耳。赫希 (E.D. Hirsch) 嘗主張曰，吾人惟有接受作者寫作時際之意圖在先，方可能獲得詮釋之效標。而不同意此說之批評家亦日漸大感興趣於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之意義、作者對先前作品正文之閱讀或偏讀。晚近批評界所復興行之佛洛伊德理論，即反對作者心理與作品意義間有所區別。傳記之推測復捲土重來而為分析之合法工具。

二「批評家今多認為批評與文學之直接經驗，乃至價值判斷離異，導致文學麻木或脫離政

治，而於讀者之反應上，使文學與其生命隔絕。當前理論或有持作品於吾人觀視之前不存在之一說，故省諸今日各家各派批評，皆專注於研究讀者經驗，不論為依據讀者閱讀作品正文之效應以決定正文之價值，說明該正文範疇內之隱涉讀者，分析讀者之思想與感受，抑或建立閱讀之普遍理論。評判之比喻於學術批評容或經不足道哉，然一陪審團之同道——任一讀者皆應以其個人方式制定正文——此比喻卻有利於當前諸多生動之作品。

三說明一藝術作品之主題或統一原理此一「指認」目的，今之批評家多視其為落入幻象或故弄玄虛。文學性之正文分類或解義之困難尤其顯著，而其逃避界說之傾向，就文學自身而言，宜視為對所有統一原理之基本抗拒。當前諸批評多以證明正文之複雜或極其難以確定為出發點。尼采以降之批評家，咸認為渴望統一性則顯露對過時信仰之懷舊感；諸如：一僅有單一之神統治之世界，一固定單一認同之人格，或以單一詮釋方式遞解之作品者，皆為過時信仰。反之，單一詮釋方式，絕無從說明一藝術作品。而批評家若已全然接受本課程則當不復著眼於統一原理，並將認同與歡迎批評活動必要之專斷本質。此類批評家當樂於犧牲確定性之希望，以換取無限制、獨立之心智活動。

四今批評家多認為，結構主義興行之後，批評家集中焦點於結構而非內容，乃以特權將文學和文學研究與道德和社會關注隔離之武斷作為。文學終旨目的——文字之自主性、一致、與統一秩序——之理念可輕易與文學規範——所接納形式之封閉組織層系——之理念兼併。故對結構之強調儘可為潛伏之保守意識形態之利益服務。馬克斯主義信徒，女權運動分子，及其他關注社會之批評家，經將其注意力置諸文學形式如何用心掩飾權力之基本問題或使其中立化之討論上——問題諸如：吾人讀何書？由何人選擇？與吾人為何讀之？今對形構主義之不滿已頗廣布矣。察諸批評家之反應態度，或有斷言吾人分析文學作品時，內容應較結構優先者，或有設法以有力、相互支撐之平等方式重新結合內容與結構者。然相對言之，復有少數批評家仍同意傅萊氏終旨目的論之最終含意：即勿論其間如何相異，所有批評家皆於一單一之偉大企業內合作無間，易言之，諸文學批評家皆有共同之興趣。

此四異見於當前之批評活動復有何指示？其一，異議之普遍存在，此風至彰。年輕批評家所謂傅萊之設論經為較新之思想「易置」之說非也。蓋批評設論或有流行與式微之現象，然活力充沛者卻甚少會全然烟消雲散。正如晚近之批評史非修正其二十年之前之觀點、提出「謬誤之復興」不可般，今日諸多吾人不以為然之處，亦必有其捲土重來之一朝。確言之，吾人或可辯曰，此四異見之界分亦與最古舊之批評分類應合，其重點亦分別置諸作者、觀者、作品形式、與作品對其模擬之世界之關係。然此衆多「真理」之否定卻表示吾人不應復視文學批評之原理為想當然耳之物。吾人可肯定者乃批評正處於爭論紛紛之秋，姑勿論是否危機四伏。

衆說紛紜之情形絕不僅止於理論上。對當前文學批評界最適宜之見証或應為晚近之現代語言協會議程，而非任何書或文章。該議程題目之無限衍生與瑣碎乃批評分歧之明証。出席者固皆來自同一社會，然大多不似來自相同之敘述世界。而彼等必然各持己見。勿論吾人或視此議程為會議之健全民主作風，或為混亂無章之表徵，或為僅僅專業之需要，其經清楚顯示同一時間內衆多散亂之聲音皆企盼有人恭聽。而其他試驗批評家之信念實際情況亦無顯露較一致之意見。舉例言之，諸學院或大學，原名「文學批評概論」或「文學批評史」之課程經多為專門研究之課程所取代。魏力克與華仁合著之《文學理論》，今仍為文學理論之標準入門書，尚未有他典能取代之。而今亦無一現代文學批評選集之標準本。

分類專門化之另一明証來自本書；編者將「文學批評」自「文學理論」分出而另為一章。此區別乃基於實際之變易情形。晚近數年間，理論之生產漸取代正文之解析，而強調理論重要之主張亦日漸盛行。批評家對其方法愈感複雜，與評論經典作品之文字高築之結果，「單純」之正文閱讀似已難以發表或出版矣。批評無罪之基本設論已受懷疑；然批評原理雖為自覺或絕對者，仍不失其重要。故文學批評家說明一己之興趣與設論，及確定其所選擇之程序模式之含意時，面臨強大之壓力。今高度自覺、對理論之不願或充份服從，已為諸學院派批評家之特徵。倘若三十年前傑勒（Randall Jarrell）描述其時代為「批評之時代」無誤，

則吾人今日顯然生活於「批評批評之年代」。

理論之新聲望亦見証批評與文學作品之新關係。英美批評傳統之重要批評家，自席德尼至艾略特，大多亦兼為重要詩人或小說家。批評與創作關係之密切，借用龐德語，或為「準星之用」，或為「排除。即對已實行者之大略整頓與淘汰。」但批評已不復負此職務矣。改變之原因頗多，諸如：學院派批評家人數大增，乃壓倒少數真正詩人兼批評家；缺乏偉大詩人，故無法挑起或激發闡釋其詩作之批評；歐陸批評家之影響增高，而其傳統助長吾人更重視理論之趨向（歐洲之重要批評家，自黑格爾至德希達，大多由哲學，而非由文學開始）；甚或為批評家因希望建立批評為一自主之藝術而產生與詩人競爭之欲望。然勿論理由何在，其效果頗為顯著。十五年前，余於一關於理論之演講後，耳聞某詩人再三質問某批評家一火葯味頗濃之問題：「批評家所言者為何？」詩人相信唯一答案為「詩。詩之正文。」然今日該問題或答案俱不復那般明顯。名文學理論家多已甚少撰寫有關文學作品之文章（吾人或不免擔心，甚少理論家有空閒閱讀文學作品矣）。

批評家大多仍在撰寫評論文學作品之文字，而且藉評論以闡明己見。由此觀之，文學批評之宗旨乃分析與詮釋作品正文。此宗旨向頗為直截了當且不成問題。從事評論、教學、評註等實際工作之批評家，大可自視為正文之僕，以耐心將正文之黑暗面引渡至光明處。然理論所引起之問題卻非這般易於解決。即使最公正無偏地評述作品亦需用上評述方法或原理。撰寫一故事摘要，吾人採納之觀點勢必為凡故事皆有佈局、皆為世間某些事物之模擬、皆有寓意；則吾人已不得不持批評之立場矣。此下意識之程序於正統文學批評乃趨於有意識之表達。故理論與實際間之張力於批評本質而言，或為其固有者。批評家即使自承其目的乃藉分析與詮釋以為正文服務，仍然身負雙重職責：一對正文，一則對分析方法。由是觀之，批評乃一折衷之藝術，遨遊於正文與用以評述之方法，以及作品之事實與詮釋之設論間。此張力永無從溶解。即使最卓越之設論亦無法化為正文之一部份，或保證不為後來之設論比下去。

究其實，張力之存在，乃於其名稱，而非於文學批評之本質。「批評」一詞一方面總令人覺得乃精通某技能：如「辨別之藝術」，或「作原理決定作品價值」之本事。就此義言之，批評或與創作及被動之欣賞、藝術作品之產生及消費兩者相對。而批評家乃扮演起古跡嚮導之角色，為吾人描述、說明、與判斷藝術成品。其勝任愉快之要件在於經驗與慎辨能力。故批評家須熟悉極多之作品，對傳統、文類、與其形成之規律有廣博之知識，且能學有所得。郝拉斯《詩藝》中之理想批評家昆提琉士即極堅定地用上其功夫：「爾向昆提琉士讀罷某文後，『改改此點吧，』彼乃曰：『尚有此處。』」後來之批評家亦大多夢想有此指令之權威。傅萊雖排斥權力主義與評判之欲望，亦顯然視批評為某種技能：即將文學作品與其他作品，及藝術類型或原理相比較，藉以「指認」之。

另一方面，與其視「批評」為技術，吾人更宜視之為思維習慣之持續過程。古人之由「批評」而聯想起「苛求」或「誹謗」，乃此恒久趨勢之象徵：即一否定或懷疑之精神，且對任何成就皆永不表滿意。就此義言之，批評即反教條，而此亦乃阿諾德所反對者。批評未嘗改進傳統與認出藝術作品，反而喋喋不休地提出問題指出瑕疵。此外亦未嘗接受經驗或學會慎辨。其所吸收意見之智慧未及建立批評原理——如傅萊於一九六三年精彩地概述者——已為其他批評家襲擊而撕成碎片。成功之現代批評學派均提出相同主張，亦均命途多桀。毫無疑問，昆提琉士用上其功夫後，自己獲得其修正之修正，雖此案已無從查起（第一意義之「批評家」顯然對第二意義之「批評」極其敏感）。相對而言，文學批評典籍內甚少有人注意及實際批評中極為明顯之為爭論而爭論、好發問與喜辯駁。「苛求」總是受惡評。（即使好提出深奧、令人不快之問題如勃萊克者，其自身亦不甚喜「愚蠢之提問者」。）然批評之第二意義均無權力排除對方；二者彼此互相依賴。

本世紀，尤其過去二十年間，文學批評之發展，大可視為自批評之第一意義轉移至第二意義，亦即為自傳統方法之應用轉移至不斷質疑。「訴諸疑問」經成為當代理論家之口頭禪。過去諸多文學之設論亦不復竝立如故。吾人復審視本文開始時提出之四異議。晚近數年來，批評家聲稱諸老生常談之爭論課題非但引致紛爭，並且僅僅為幻象或無效，僅為「虛有其

表」。故此於羅朗·巴特之類批評家之作品內，彼等乃成爲「作者之死」；一旦吾人質詰，其存在乃如鬼魂般消逝無踪。惟有當正文爲了自身之目的而召遣之，作者方存在於正文內，如因自稱撰寫《唐·吉珂德》而玩該虛構遊戲之假設之「塞梵提斯」或「西特·哈密特·卡呢戈禮」——吾人不當將其與任一真實人物混淆。接受此分析之批評家（並非所有批評家皆接受）則不會虛費時間爭論作者之「意圖」。作者若爲虛構，作者之意圖更屬雙重虛構——即對幻想之幻想。而同理亦宜用以揭露關於讀者、文學形式、或藝術所應擬模之世界設論陳舊之類似空幻。上述每一項於質疑下皆可視爲虛有其表（讀者爲誰？若無內容形式是否存在？「擬模的」文學世界是否指文學自身以外之任何事物？）提出此類問題遠較回答之爲易矣。

類似之一連串問題亦宜反用以質詰批評自身，就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其他範疇之關係而言，吾人可以雙重觀點觀之。首先其乃築於一金字塔尖，其建築石塊包括作品正文，腳底則戴「歷史學」、「校勘學」、「美學」、與「語言學」諸標籤。「在文學之學術結構下一階段」（傅萊如是謂），批評乃與其他或部份學術之最佳工具同化（何謂最佳正文？何謂歷史內涵？），並於最終之詮釋活動涵攝與完成之。批評賦文學研究予意義；身爲批評家，惟有吾人完成職務方能達到瞭解與認出正文之目的。批評家頗好持此觀點，自無意外。仇視批評者時而威脅欲貶低一切與事實扯不上關係之文學研究，訴諸批評之優越性乃產生極大之爭論力量。此訴諸亦非僅爲爭論之問題。理論與實際上，文學研究一旦與批評離異，則形成刻板乏味或反智論。尤有甚者，批評家若欲成爲使其他學術完整者，則彼亦需「明瞭」其他學術。較優越之地位包括負擔以及特權。文學批評家若立於金字塔上，則斯舉不僅見証其精英分子之地位，尙且見証攀登之困難，與維持平衡之艱險。

自另一角度觀之，文學批評完成其他事物之看法極其矛盾。或有論者曰，其他研究文學之學問，亦有產生一定結果之時。吾人可舉校勘學爲例。研究工作一旦完成，短期內無須重複；蓋研究成果即使無法永久成立，亦至少於可見之將來仍爲確定者。但批評何嘗解決超過一日之問題？經驗教導吾人勿相信批評家之判斷會持久。今朝成風凜凜，明日已成代罪羔羊。由是觀之，文學批評並非十分學術性之「學問」，不過爲品味之練習耳。其於學術範疇，僅爲過程，而非結果；一如美食之於烹飪，或個人看法之於科學。或有論者曰，批評過程使其他研究文學之學問覺察其自身之局限，但批評過程並未去完成該局限，而是經常提供其他視野，此看法較爲有利。由此觀之，批評之於學術研究，正如美食學之於烹飪，或科學方法之於科學。批評之能防止文學研究僵化爲不成熟之意義，較之賦予文學研究意義重要。其所扮演者乃牛虻或良心之角色，而作品正文之多面性乃其最佳武器。

故此，文學批評之目的與方法皆宜視爲具雙重意義。批評之目的乃詮釋正文或當其受到過份簡化之詮釋時爲之辯護；其應用方法乃將個人觀察提昇至普遍原理或引証個人觀察以推翻普遍原理。批評既建立綱要復指出例外。

目的與方法之雙重性幾乎影響及每篇個別之實用文學批評作品。批評家大多自二相反之前提或推論著手。一前提乃假設：即對作品正文之推演詮釋，與指出該新閱讀方法提供一意義深長之理論原理模式。自心理學觀點言之，此類假設於批評家發現進入正文之祕密鑰匙之際，極可能隨某種認同衝擊而突然產生。另一動機亦自那時開始闖入：即區分此類詮釋之需要，蓋若無最基本之原創性，即使最富價值之批評文學亦會失卻出版——而非可靠性——之權利。該假設建立其自身之連續順序。批評原理或多或少有用武之地，因其或多或少獲得證實。先前之批評亦基於其同意或反對之程度而顯示新順序。

舉例言之，吾人可想像批評《少年維特之煩惱》者突然有某種洞見：該書前後部分逐節相互對映，形成完美之對稱。故戈德作品之其餘特徵立即勇敢浮現——如回返或再現往昔之主題；作者自身之「重複影像」（Wiederholte Spiegelungen）理論；《威廉·梅斯特》、《親和力》、與《浮士德》之二部分明結構。此假設迅即有其自身之生命，並試圖包含更多正文或一般文學，以增強其地位。對映之效果可見諸對韻雙行體詩、擬模之本質、或宇宙性之原始類型（新舊約、味吉爾《伊涅爾德》、勃萊克之《米爾敦》、雪萊之《普洛米修斯解脫

記》等等)。其他批評家與其他學科，如植物學、幾何學、或水晶構成等亦有一系列實証。此類假設終究需要整個新結構理論，此理論充滿支持之証據，並且無隙可入。就某程度言之，諸批評文章或新假設皆具成爲文學批評界縮影之傾向——此乃詮釋活動之最終意圖。

是階段之批評家常作幻滅之舉：如將其作品提呈予指導老師、朋友、學生、配偶、或編輯過目。資深批評家則常將作品塞入抽屜，留待日後重讀。而衆多良好之假設乃永無出頭之日。中立之旁觀者因置身設論惑人之理路外，故能發現瑕疵。《維特》後半部並無迴應前半部某些事件；箋內之日期計數亦未盡可取；戈德自身關於該書之話語可另作他解；証據之選擇性太大。故此創現設論者乃面臨抉擇：或捨棄該假設，並以攻擊者之誤解或錯誤再現爲根基，爲之辯護，或修正之。然最後之抉擇亦可視爲痛苦考驗之開始，凡修訂、另擇新証據，皆造成另一套新問題。終究無一批評理念能免除挑戰。尤有進者，努力保護該論點以對抗可能之批評結果亦走上覆敗之途：或伸延與改善該設論，直至絕對確切而刻板，或失卻單獨之結與縫線雜湊之中線，理不出頭緒。少數批評家仍繼續此過程，然較多則猶帶著妥協之記號避至印刷者處，而頑固地忽視相反之証據，或因重寫而面目全非。批評乃批評之敵。由此角度觀之，諸批評詮釋皆包括一毀滅之元素：即凡朝向最後結論之努力底下，皆有質疑或反對或漠然之詢問之習慣。

吾人所談及之過程非爲文學批評所特有者。所有學術性質疑皆可說是按照一類似模式：即提出假設之陳述程式、盡力設法反駁、結果產生愈多推測與反駁。但此過程之似乎特別爲批評之特點卻頗有理由。第一，詩之本質（如柯爾律治所爭論者）可解釋爲部份與全體間不斷之調整，故以個別語言細節之格外精深透徹，亦須與更大之整體設計共存，而更大之設計亦須注意及個別細節。故此吾人於批評上所見之過程——使假設適應於個別部份，反之亦然——可視爲對文學內部活動之反應，即以有條件之媒介重生部份與全體間之張力。「一如蛇之動作，埃及人以之象徵智識力量；或如聲音穿空之道；彼每行一步即止、後退、復藉後退之動作獲取再前進之力量」（《文學傳記》，十四）。柯爾律治筆下讀者蛇般繞曲之心靈活動，指出批評家何以欲介入無盡之假設與反駁此模式之第二理由：即凡讀者均將參與。確實言之，假設之形成與變更皆可視爲作品正文之「構成」，或至少爲吾人之正文體驗。並且，正文非僅代表詮釋之對象，而乃該詮釋之正確最終証據。批評家與科學家或歷史學家不同，其一切結論讀者均可即刻藉讀者之個別經驗証實或判斷。則第三個何以此過程頻頻出現於批評中之原因乃：無可避免。最後，吾人可如是說，批評惟有作爲一過程方爲活評。吾人切勿視設論與訂正間之相互作用爲達到目的之手段，一如歷史或科學有時所求之知識，而應視之爲目的自身，一如藝術作品。吾人不應視形成無爭辯餘地之判斷批評爲批評。

然批評若注定恒止於過程，若批評之假設永無法証實，批評之確信無法獲得，則批評尚有何準則能成爲一知識？是否文學作品之諸項閱讀與詮釋皆應有相等之確實性？少數批評家當表智問，然晚近數年來之實用批評顯然尚有頗堪懷疑之餘地，勿論關於正文之假設如何與普通常識相反，卻尚未荒謬至無法吸引欽慕者。批評並無最高法院可供上訴，亦無普遍接受之規律明示許可涉及界線。頗多批評家似乎對其分辨有效之詮釋與僅爲似是而非或取巧之詮釋之能力失卻信心。而其他批評家則似乎認定，反駁假設可事不關己。究其實，假設須擴展至極限，復超越之，並對一切抑制不耐煩與無視於一切反對之見。「智慧宮殿之道在於超越。」由此觀之，無抑制之詮釋之原創性與力量將超過任何發現曲解之稍弱心靈所得之報償。此推理亦自有其事實根據。頗多最優秀與最著名之批評家之成功並非來自其正確無誤，而乃由於其極端看法，與勇於堅持其靈視到底。隨著過去數十年來華德·卜之明之身後聲譽日望，學者如魏力克之流乃注意及其思想中之矛盾之見與輕率之處；卜之明時而似乎若不更動細節或遺漏要點則無法簡述故事內容。然此類過失顯然絲毫無損於其日漸卓越之聲望。確實言之，卜之明於某些圈子甚至被許爲現代最偉大之批評家。由此觀之，批評之考驗並不於其正確性，而於其引致興趣之能耐。若無假設能阻塞批評，則良好之假設將於受到反駁後屹立不倒盛行起來。批評家大都如是相信。

批評標準果真這般具伸縮性麼？實際上之答案乃不然。雖然批評陳述絕無法一勞永逸解

決某籍，雖然批評判斷依然為相對而非絕對者，批評家大多仍相信其區分正確與錯誤詮釋之能力。編輯亦大多如此。若詮釋之假設無絕對正確者，則總有部份假設較餘者更近乎正確。頗多假設看來絕對錯誤。甚至理論上否定有效詮釋之可能性之文學批評家，實際上亦會排除與其理路識見或正文辨識力抵觸之其他詮釋。「謬誤」經已不復時髦；錯誤則盛行如昔。而文學批評之目的與方法之探討，若無視於錯誤則不夠完整。

錯誤首先來自知之不足，此理甚明，自不言而喻。作品正文之詮釋乃基於有一適當之正文可詮釋；語言細節之詮釋須注意及語言本質；歷史文獻之詮釋則需基本史識。文學批評並非一遠離文學學術其他學問之孤島。彼等之間相互補給吸收。批評家亦大多無理由對其知識心滿意足。以余之經驗言之，批評文章絕少絲毫無過者，若非誤解正文，則為史料錯誤，或為解字眼（例如，過去意為“always”之副詞“still”，經造成諸多文學錯誤）。整體論証乃基於此類錯誤。確實而言，吾人亦可能認為整個批評界一一舉例言之，狄德侯、《紅樓夢》、或艾米麗·狄瑾笙之研究一一多年來經為有系統之曲解作者所撰寫者此現象引入歧途。文學批評家之理想乃希望於學者結束之處開始其工作。但實際之批評多未曾達至學術開始之處。構思最佳之批評分析亦將因錯誤之蹂躪而如白蟻蛀蝕之舟下沉。

批評批評家最刻薄之言辭莫過於指控其謬訛或不學無術。批評家通常不乏為自身辯護之好理由。或曰，批評藝術之首要關注並非真實事件。反之，其所應用者乃辨別、詮釋、與判斷之力量，一旦為事實纏繞此力量乃減除。事實之收集既永無結果，既然最優秀之學者亦自承其資料庫仍有一大空隙，拘泥於細節之學者通常並非準備提呈批評性之判斷，而乃設法避免之。一如其他思維活動，批評需要信念之跳躍：即決定停止收集資料而開始應用之。優秀之批評家經不起迂腐。即使於教室內（正如 I.A. 李察斯許久以前之實驗所証實）新鮮、誠懇地閱讀未經証實之本文，通常較諸閱讀充滿史料與生平事蹟之文學更能敏於理解。批評家如熟練之外科醫生，僅需患者過去之最基本資料；重要者乃機警與敏捷，與曉得自身之作為。

此類辯護似頗合理，然卻不盡令人信服。作品正文之事實與詮釋之區分並非皆能認可；彼此之間多處模糊不清。一旦作品正文之編者發現批評家立論薄弱，因原作者其實並未曾撰寫評者所論及之內容，毫無疑問此類辯証頗有份量。當然並非諸批評家皆贊同此說。數年前余曾收到一學生報告，其閱讀濟慈《夜鶯頌》之關鍵置於一重要詩句：「在您崇高之安魂曲我化為上帝」。但余指出最後之用詞應為「草皮」。該學生經一番研究後，乃承認錯誤，但卻保留其論証，因其自承該詮釋事實上乃根據語言代替法。而頗多名批評家（其舉例乃耿尼·勃克）有意地應用相同手法。其批評之價值難以單憑一用詞之自然細節而成立。吾人理應視其為濟慈「曾經」書寫「上帝」一詞，則此文乃成爲一原創性極高之作品。此論証之創造力令人印象深刻；故余乃與之妥協。但其惟不知恥亦令人印象深刻，一如其他名批評家自是時始予余之印象。少數備受尊敬之批評家爲人們發現誤引或與事實違背時仍感舒適。若錯誤量大，吾人對批評家之信心乃大打折扣。若錯誤再三重複，則吾人將不復信任批評家矣。幸而優秀之學院派批評家通常亦為學問淵博之學者，自能置身錯誤之外。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甚少批評文章一旦為得理不饒人之專家於掌握完整事實依據之細察下仍能倖存。而有良知之批評家通常終其生為依賴他人之研究與知識而煩擾——其身後自有一群學者亦步亦趨。

然批評家更恐懼者乃另一錯誤：即謬訛之推理所引起之錯誤。即使缺乏普遍接受之批評標準，批評似乎受理則、論証、與一致之標準所約束。得其前提後，批評家應如何展示其涵義？讀者大多會如是追問。但批評文章之另一脆弱處亦在此。意圖証明某令人信服之理論之欲望，導致証據受特別辯護或壓制。一方面此類偏頗之論証令批評家操縱私己之符碼，如慣於尋遍莎士比亞作品內之隱藏訊號之精通密碼者，雖然未嘗有二位批評家能重複彼此之成果。另一極端，則為推理自身亦不無曖昧之處。文學本文之錯綜複雜——一如批評家需要面對語調、感覺、主題、文學之聲音與暗示涵意、反調、象徵主義、與品質等精巧或曖昧之物——經驅使部份批評家陷入理路之絕望，或仰賴印象主義。甚至批評文體亦常被認為似頗適合與文學作品敵對，而非用以爲其服務或說明之。藝術家視批評家為失敗之藝術家此傾向，就某程度言之，亦頗為公正，尤其吾人自王爾德「批評家作為藝術家」之公式，與自認不適合選

輯性推理之批評家之觀點視之。而優秀之批評通常依賴諸藝術資源亦不容否認。然批評文字之讀者多寧可直接瞭解藝術作品，而利用批評之註解與詮析。藝術家創造，批評家則推理。而接受論證之陳述模式之批評家亦須接受其規律。

事實之錯誤與邏輯之錯誤或多或少可決定性地證明出來；整個言之，批評家大多同意有必要避免之。然而，第三類錯誤之來源更為費解與頗具爭論性：即來自批評原理自身之錯誤。吾人曾表示，批評包含學術、辯証推理、甚至藝術之元素。然亦包括一科學元素：即說明與建立一套一致之原理。批評家大多自以為進步。吾人樂於認為，批評歷經諸世紀後已進化與成熟。吾人較湯默士·賴墨或伏爾泰更曉得如何閱讀莎士比亞，吾人亦曉得使用前人未諳之手法閱讀抒情詩或口述文學。進步之意識至少自文藝復興以來便已執批評界牛耳。近乎現代所有主要批評家早期之宣言皆保證基於固定與肯定之原理建立新批評觀。然此類主張亦顯示，早期之批評大多基於錯誤之原理。至今為止，隨著文學批評能成功說明分析之正確原理，凡不顧該原理之批評家或將被指控為犯錯。

然視批評為科學之主張仍頗受懷疑；其作為科學自有其程序正確或錯誤、引証有用或無用之標準。即使思路最嚴密之批評家亦極少會假裝發明一置諸所有批評情境皆準之方法。詮釋作品正文者大多對折衷主義或多元主義此類想法至少予以口頭應酬：此意願承認根據批評家所研究之正文、意欲答覆之問題、與所選擇採納之陳述模式，批評之競爭原理亦具同等效力。最前進之學者亦不常否定較早之批評原理於其時代之效力。吾人永遠可由批評家但丁處習得有關詩人但丁之事。向吾人保證彼經永遠解決某著名批評疑難之批評家，其所應用之方法並非科學，而乃偽科學。批評之領域可容納衆多有效之問題與答案。批評之廣廈自有足夠空間可當寓所。

無論如何，指責衆批評家之原理錯誤乃可能且有必要。倘若無批評家擁有全部真理，則無批評家能偽裝其二分之一真理或四分之一真理於作品正文有任何權威作用。批評家大多受教條之害不淺。實際上，批評文章多在文首數句即妥協，因為是時欲將刻板之陳腔爛調或天真之詭辯提昇為堂皇之普遍規律可謂輕而易舉。「詩皆由語言構成。」自其表面觀之，尚有何更為合理或不証自明者？然批評文章甚少能自此類開端回復適切位置。除非批評家極其小心，不証自明之証據將迅即膨脹為一教條式斷言之怪獸，不復被視為探索工具，而成為武器，用以對抗其他同樣似合理之斷言（如「詩皆由感覺構成」；「詩皆由結構構成」；「詩皆由思想與意象構成」；「詩皆由張力構成」；「詩皆由人類對秩序之需求構成」；「詩皆由其他詩構成」等等）。確實而言，此類前提皆正確無誤，亦全然經得起有效之批評分析。但皆未強至足以削除餘者。資深批評家當曉得慎防近乎一切「詩皆……」形式之句子。絕對之斷言即使不淪為徹底之錯誤，亦將迅即成為特別之辯護。

易言之，誇大正確之原理，通常較接納錯誤之原理更易產生最具特徵性之批評錯誤。「意圖謬誤」之所以成為錯誤，嚴格而言乃因，衆批評家自信能以質詰取代意圖從事其他一切批評分析。「感應謬誤」與「起源謬誤」之指認乃對某類批評學派之合理反應，此學派賦予情緒之印象式報導與文學作品「來由」之單純解釋特權且未經視察之地位。是否有關詩人之意圖、對讀者之感應、詩之創生諸問題皆不利於負責任之批評家？絕非如此。僅僅當吾人對之期望過高，當其不復為詮釋之諸多律法之一種，而成為詮釋之目的或代替之際，方為危險。對批評之認識一知半解乃危險之事。為單一原理所迷惑之批評家經已建立其對作品正文之策略：即隨心所欲歪曲之。

對於此論証吾人或可提出二似乎合理之異議，而兩者皆頗值一提。首先，或可說余置這般鉅大之重點於批評之錯誤上，而造成余對批評家自由追隨想像與直覺之權利有所偏頗。於任何情形下，不可能有「正確」之批評，而避免錯誤之執迷亦僅能帶來浮誇與抑制之批評。最優秀與最有激勵能力之批評家所提供之洞見，本質上與其「不見」應合：即眼睛內狹窄而有力之水晶體，焦點雖集中於視界，卻同時忽視大部份視野。然亦惟有如此這般。正如科學，批評之分析工具永無法衡量自身，故視察一切事物之際，其構思總難免導入曲解之見。所有詮釋皆淨化不了其陰影：此乃一切研究皆離不開之「詮釋循環」或不確定原理。但聰明之

批評家則不會視此原理為其局限因素，而視之為隨心所欲之特許証。既然一切詮釋皆有賴於偏頗之見，則詮釋之考驗乃在於其偏頗能幫上闡釋多少忙。「正確性」之理想並非僅僅不可能，而且怯弱。批評家更應慷慨大方地接受其所涉及之錯誤，與勇於追尋其視野，直至其瀕於毀滅之極致為止。

此分析所彈之調多為同情之音。肯定言之，批評家大多並未遭受過度想像之累，而批評家嘗試新意念與冒新險之意願亦可能為吾人對之欽佩之一原因。但此種創新之努力迅即墮落為犬儒式與淺陋之自我鼓舞。批評家對邏輯不耐煩亦可輕易變為對敵對批評甚或作品正文不耐煩——此乃對視野之妨害，同時亦為其挑發。而且，因一切詮釋皆難免曲解，故皆同為曲解之詮釋此想法乃造成邏輯混淆。正如對科學家般，不確定原理反而可能予批評家增一特別任務，使之盡可能避免錯誤。對錯誤先入為主之偏見將抑制批評此論証亦無多少份量，除非吾人相信批評之大量生產自身乃積極、正面者。讀者多歡迎近乎一切抑制批評之方法。倘若缺乏想像之批評，則想像同時亦相對而言無誤之批評乃更為珍貴。此目標倒不見得崇高至令人難以發奮圖強。

然而，第二個反對余之論証之看法則較為嚴肅。使批評錯誤與原理之誇張，而非其基本正確或非正確性發生關係，余有否因而過早捨棄為文學批評規劃出一正確、一致、與放諸四海皆準之基礎此可能性？每門學問之蓬勃皆有賴於學者自錯誤學習之能力。何以批評家則無以繼續學習，直至有朝一日整體批評界皆能達至吾人今日所缺乏之精確性與連貫性？現今批評之複雜顯示吾人進展之程度如何。吾人或僅僅開始瞭解批評之基本原理耳。

一如所有建基於未來可能發生之希望與企盼之預設般，吾人現今甚難反駁要求批評精確原理之呼吁。有朝一日批評或將成為一門科學，而充斥無疵可指（若非絕對無懈可擊）之程序規律。有朝一日批評家或將同意大部份（即使非全部）原理。凡對當前批評界之泰半不合理與無政府狀況感不耐煩者皆會期盼是日之來臨。但是日尙未近矣。確實而言，就余之觀點視之，反較二十年前批評家所相信之日期為遠甚矣。原本似乎頗安全之原理，今已成爲辯論之課題。甚至設置一放諸四海皆準之批評方法之起步處亦不復肯定矣。

該起步之處可能為何？當代理論家通常相信乃記號學——造就文學之符號系統。但繼續相信合理精確詮釋法之可能性之實用批評家原先亦同意傅萊之第三原理：即「任一文學作品之初步理解須基於該作品具統一性之假設。」如有不同信念之批評家會同意之處乃於此：整體作品較其任一部份為偉大與有意義。故此，根據易力斯（John M. Ellis，〈文學批評理論：邏輯性分析〉，一九七四），「文學批評之對象則為一詮釋性假設，此乃最普遍之結構原理，可抽煉自化合於文學本文內之語言學元素。」而戴維士（Walter A. Davis，〈詮釋行為：文學理性之批評〉，一九七八）亦有相似之目標：「最簡單與最確切之說法為，詮釋之職務乃理解文學作品結構內部合乎目的之原理，此原理將決定其組成分彼此之互涉作用。」雖然前者追求「結構之普遍原理」，後者追求「結構內部合乎目的之原理」，兩者皆將詮釋建於整體——「完全之整體性」——意義上。批評家始於設準文學作品之統一性，繼而調整部份以適應整體，而終於根據其所發現之觀重新說明該統一性——「結構」或「目的」。亞里斯多德曾如是推介，柯爾律治亦然，而今日之詮釋者亦多如此。

作為防止批評家詮釋偏頗或成片斷之規律，統一性之假設自有其實用之處。專注於正文一二細節之批評家總需察覺細節之意義有賴其於更大整體內之功能。濟慈改《秋頌》之「當一朵金雲鍍過柔弱消逝的時日」為「當條紋形雲霞綻放於柔弱消逝的時日」時，吾人之讀法受此選擇左右者非但僅為該詩行，且更為整首詩（「綻放」與「消逝」之矛盾可視為想像力之中心）。欲分析此行詩顯然需先瞭解其於《秋頌》整體結構與意義內之位置。同樣地，小說或戲劇內一切人物皆不能脫離其於整體作品內之作用而獨立存在，而亦無作品之主題能飄離其個別體系所引致之複雜因素。倘若任何現象之最佳解釋乃能解釋一切者，包括普遍與個別之事物，則最佳文學批評乃有必要為最廣博者。犧牲其他一切，僅著重某一觀點之批評家——如僅改文法，餘者皆不改之作文老師——僅顯露其自身之局限。良好之分析始於整體亦終於整體。

既有衆多詮釋者同意此原理，何以卻似乎僅有少數實行之？吾人或有數項理由——絕非吾人明知事情對卻不爲之此人性弱點。但吾人尙可提出三基本答案。首先乃是，衆人幾乎皆在試圖發現作品本文之統一原理，結果近乎無人會接受他人之統一定義。一人之整體，乃他人之部份。理論與實際上向絕少有統一原理之一致看法。一批評家著眼於「結構」，另一則爲「目的」；一爲「佈局」，另一則爲「主題」；一爲「和諧」，另一則爲「張力」。此類理論之歧異亦不符合實際批評。倘若吾人要求十二位批評家說明一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之統一原理，有多少詮釋會相同？吾人倒無需完全相信該答案：蓋吾人僅需稍瀏覽集註本，即曉得二說法相同之可能性乃微乎其微。多方面瞭解統一性並未涉及虛偽。真實的情形乃說明作品普遍結構或目的則會呈現諸多難以克服之問題。一方面可輕易導致空洞之抽象，另一方面則落入過度地詳細。批評家皆會找出其自身之說明憑藉與他人之弱點。難怪統一性之根基竟這般難以捉摸。

其次，目的自身，而非說明統一性之諸方法，將受較急進答案之挑戰。賦予吾人權力假設文學作品皆構成一整體者爲何？自表面觀之，諸多傑構——《色情狂》、《康特伯利故事集》、《海皮里昂之墜落》、《唐璜》、《死魂靈》、《布瓦與畢居雪》、與《霏立·克魯》，等等——之不完整似乎極明顯。當然，上述諸例皆不乏批評家爲其整體性辯護。但此類辯護僅不過提出到底此諸作品或任何他作之統一性有若任何其他東西，僅爲推想，抑或爲事實發生後之人爲設準。作者雖可認爲作品不完整，雖然作品或因死亡而中斷，雖然作品或被標示爲「一片斷」，雖然其結尾句或僅寫至半途，任何事物皆無法阻止批評家描述作品精華部份或其原貌之統一性，以修補其不足。論者常告諸吾人云，此原理之尋求乃對人類思想最迫切需要之一反應。然其宇宙性或可警剔吾人辨識提出研究之任何事物——身體、四肢、甚或指甲——之全體傾向。由此點觀之，統一原理較諸可觀對象之任何固有事物更適宜吾人之觀物方式。吾人無法「不」視見統一性。但少數堅稱批評之職務乃說明整體作品之批評家將承認其理想原爲一循環：覺察者視一正文爲完整，因其無能爲力。詮釋者多反而視正文爲具某程度之統一性——結構、目標、主題、佈局、意義、情緒意結——獨立於任何個別閱讀。該理論尙有待証實。

就實用批評家而言，稍爲懷疑其自身說明正文之統一原理之能力亦未嘗非健康現象。吾人爲批評作品所包圍。此類作品全朝一方向詮釋，而與另一詮釋核心地帶類似。而認爲自身以某類謙遜持捉整體之批評家失去權威意見之際或將獲得部份洞見。始於精確、個人之專注行爲之批評性詮釋極多日後皆步入堂皇虛華。吾人並無法律迫使批評家偽裝其自身部份之真理可代表整體。廓清一首名詩之一晦澀詩句之詮釋者較諸一強迫每行詩皆配合預先決定意義之批評者爲盡職。最佳詮釋內，其部份之關注及整體之捕捉彼此相互增援，而達至美好之均衡，但於水平稍低之批評，則惟有道出自身所知之謙遜判決方不至徒勞無功。

然而，尙有第三點更爲急進之挑戰：即對詮釋本身之挑戰。建立作品統一性之困難或反映出不僅詮釋過程，而且爲文學語言之固有不穩定性此更基本之問題。根據此分析，作品正文之所以逃避吾人之指認用心，乃因正文原本即以避之爲其構思。吾人得以精確認識一文藝作品，因其抗拒吾人之最大解說努力，因爲總有事物「遺漏」。字與義、或意符與意指，永無一致之可能。過去十年間所有批評學派之出現乃在於徹底實行這溝隙之含意。此類批評家或曰，一致批評之夢想導致無可避免之失望。因作品正文與其他正文及諸潛在意義之無限供給雜亂地交互影響，故一切試圖平衡文學陳述情況之努力僅代替自一武斷之休息處至另一休息處之意義概念。太多讀者誤將視自身編造與虛構之故事爲正文之存在。因此批評家之正確任務乃於動搖已決定之觀念；即強調與享受無束縛之正文加諸讀者之一切相反與自我消除動作，而非渴望詮釋之終結。

勿論吾人對之有何看法，就某方面言之，此思想巧妙地完成統一之追尋：即永遠提醒批評家分析不足之處何在。「正文整體」之理想在於警剔讀者一切細節皆有效，與甚至最高雅之詮釋亦可能有其不足或不完整之處。作品較吾人閱讀作品之視境廣大。吾人一旦接受此負擔，則應擴大吾人之視域，下決心看得較遠，而進入正文最遠或最難解之區域。故此，統一

原理正如所有正文內總有某些事物逃避吾人之原理，作用在於批評批評家。並非一切文學批評皆需達成確定詮釋，但完滿詮釋之可能性應驅使批評家不斷要求自身更多。作品之豐富令吾人非鍛鍊好理解力不可。

確實言之，對於實用批評家，文學批評之目的或可視為作品正文之知識，或可視為吾人覺察正文之工具。二者亦非無從比較。晚近一關於批評之錯誤觀念經蔚為新時尚，並形成二相對之作品本文研究方法：一為無私地投入研究作品本身之內容為何，另一乃視其為自我探索之工具，藉作品細察批評家自身之反應。「客觀」與「主觀」之區分，隨李察斯於《實用批評學》（一九二九）內之實驗後經變得格外強烈；該實驗令人難忘地顯示讀者曲解作品以滿足私己趣味之程度。批評家基於其自身之利益大可應用此結果要求新客觀批評方法或新批評特律，理由乃一切讀者皆有不同之真理。此區分之極端說法將造成批評作為「科學」與批評作為「治療」之相對。當然諸多批評家皆樂於信奉此極或彼極。但稍經省思此二分法之錯誤乃顯露無遺。勿論如何不足，批評之諸項事實皆涉及正文與讀者；而主要仍為吾人觀視問題之方向。就事實言之吾人對正文之最初視境可改變或修正。批評家觀視正文之際雖永無可能超過其知覺方法所容許之範圍，無法勝任之閱讀所引起之誤解與疑惑永遠可作為對思想開放批評之警剔，使其知覺更為精確。正文批評吾人，一如吾人批評之。同樣地，所有批評行為皆可改善，或對正文之更精確陳述，或修正批評工具。就理想而言此二者應合而為一。發展批評技巧之方法或為教導讀者更多關於作品本質之事物，或告知讀者更多其身為讀者之習慣與缺點。自我探索與探索文學作品結合於一永無休止、相互增援之過程內。對批評家而言，瞭解作品與瞭解自身應無分別。

此二知識皆非易事。文學批評於實際與理論之進展皆頗緩慢，而「批評之整體形式或終旨目的」依然為無以實現之理想。甚至一正文之最佳詮釋，正如讀者之最高悟性，其存在絕少能超過一代。然而，儘管實用文學批評存有諸多不足與不穩定之處，其於人文研究內仍佔舉足輕重之地位。批評家對批評之敏感亦證明其不斷努力改革其所理解者，而且亦改革其理解方式。批評乃試驗其他價值——作品之原理，校勘、語言、與歷史研究之落實，理論之效用——之文學學科。此外其亦測驗自身。批評之問題來自此類測驗無盡之嚴密性與價值。五十年前，李察斯於摘述其《實用批評學》內容之際，經表示其困難與其活力。「詩之精品細讀乃一門艱辛之學問，吾人自少數實例更能視察出吾人不時遭受之局限。但同時，吾人能量之廣大範圍，由於吾人機智之召聚而清楚顯示。一切批評課程所教者，乃吾人於抉擇之際，除卻吾人自身，再無他物可憑藉矣。」而文內之「吾人」，極清楚代表吾人所知者與吾人之一切。此外別無他物。此點今日仍為實用批評之責任與挑戰。

本書目無意故示淵博，反之，此處所列諸書可分為二類：即實用批評發展中具影響力之現代「經典作」，與自當代實例出發，意圖重新規劃文學批評之近作：諸選集中，李普京（Lawrence Lipking）與李茲（A. Walton Litz）合編之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1900-1970*。（New York: Atheneum, 1972）收入主要批評家之大部份文選，尤其如龐德、艾略特、李察斯、與傅萊；波力達（Gregory Polleta）所編之 *Issu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Boston: Little, Brown, 1972）呈現了諸多重要爭辯性課題；哈拉瑞（Josue Harari）所編之 *Textual Strategies*。（Ithaca, N. Y.: Cornell Univ. Press, 1979）則提供吾人「結構主義以後之批評觀點」。

- Barthes, Roland. *Critical Essays*. Trans. Richard Howard.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 Press, 1972.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Harcourt, 1968.
- Bloom, Harold. *Poetry and Repression: Revisionism from Blake to Steven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76.
- Booth, Wayne. *Critical Understanding*.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9.
- Burke, Kenneth.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Crane, R.S. *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Poetry*. Toronto: Univ. of Toronto Press, 1953.
- Davis, Walter A. *The Act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8.
-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6.
- Ellis, John M.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7.
- Hirsch, E. D.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7.
- Holland, Norman. *Five Readers Reading*.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75.
- Iser, Wolfgang. *The Implied Rea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74.
- Reichert, John. *Making Sense of Literatur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7.
- Richards, I. A. *Practical Criticism*. London: Kegan Paul, 1929.
- Rosenblatt, Louise. *The Reader, the Text, the Poe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 Press, 1978.
- Ruthven, K.K. *Critical Assump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
- Wellek, Rene.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63.
- Wimsatt, W.K.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 of Kentucky Press, 1954.

文藝與情慾

性的推動與設計

性慾最充份地滿足是「陽陽交泰」（易經）兩結合。因此性行為必然是「人際關係」的一種。每一個人除了性伴侶關於另一人際關係外，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人際關係。家人關係就是重要而必然的一類。「北風·燕燕」是衛君送別女弟遠嫁的詩。在送別中表彰了女弟的美德加上共相勉勵的話。其中末章。

妹子能担重任。思慮切實深沉。慈愛而又溫順。

為人善良謹慎。「常常想着父親」這是她對我的叮嚀。

這是兄妹友愛的一面，但也有矛盾沖突的一面。前引余文中已經提到的「父母之命」這一關，往往與子女的心向不同。那時候似乎在性問題上已經有了「代溝」存在。「北風·柏舟」就反映了當事人的意願和父母之命的矛盾。「鄭風·將仲子」表白了青年男女的戀愛自由受到了父母，兄弟，以至隣里眾人的干擾，還有一個最致命的可能就是性愛對手的變心選擇錯誤，棄舊戀新以至死亡。這種種情形在「國風」中都有詠歌。

性，基本上不是個人私事，它直接關係兩個個人已經不能算私；又從兩個個人的人際關係發展開去，成為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就全然不是一己私事了。

由性的激情轉化到文藝創作的激情，這許許多多因人際關係的加入使得性事牽涉複雜。從複雜交錯中使激情更加驚心動魄。《詩經》中挫折的愛情的詩篇總是更加動人的詩篇。最初受磨折的當事人自己的表白，最能引人同情，感情纏綿，迴腸盪氣，餘味持久。這並不是文藝家由心的創造，而是從生活經驗的交流中學習到的。後來結晶成為文學作品的「設計」（plot）。文學家的貢獻在從這種現實樸素的基礎上發展，繁富它。推其根源出處在生活，生活中最為激情的色性處理。下面來欣賞「鄭風·將仲子」的藝術與魅力吧。（還是採用余冠英的今譯）：

求求你小二哥呀，別爬我家大門樓呀，別弄折了把樹頭呀。

樹倒不算什麼，媽見了可要吼呀。

小二哥，你的心思我也有呀，只怕爹媽罵得丑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別把我家牆頭爬呀，別弄折了桑樹杆呀。

樹倒不算什麼，哥哥們見了要發話呀。
 小二哥，哪天不在心上掛呀，
 哥哥言語我害怕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別向我家後園跳呀，別弄折了檀樹條呀。
 樹倒不算什麼，
 人家見了要恥笑呀。
 小二哥，不是不肯和你好呀，
 閑言閑語受不了呀。

讀完這首詩，我們用人、時、地三項坐標轉化詩為劇情，可以成為三個鏡頭或三景的戲劇。

第一景：人物：少女咏唱自己的心事

小二哥還正爬杞樹企圖爬上少女的大門樓。

地點：少女的閨房對着前方的門樓杞樹

時間：前半夜。

幻影人物：威嚴叱斥女兒的父母。

第二景：人物：少女咏唱

小二哥已越過大門在爬圍牆，桑樹。

時間：前半夜

幻影人物：少女的哥哥們半真半假地在談桑樹折桑。

第三景人物：少女咏唱。

小二哥，在後園，檀樹。

時間：前半夜

幻影人物：隣居男女人等，指着檀樹說閑話。

這戲劇的為喜為悲要以結局來定。若是少女與小二哥終成眷屬是喜；若因人事壓迫而此恨綿綿，就是悲劇。看起來「公式」十分簡單，但作為一種文學設計的條件已足夠了。這種格局在此後的戀愛故事中幾乎是不可或缺的「設計」。唐人小說《鶯鶯傳》其中最為人樂道的有這樣的情節：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授可踰。

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

無獨有偶，西方莎士比亞名劇《羅米歐與朱麗葉》男女相會也是爬牆進窗而成其好事的。門樓，圍牆，窗本是為阻止而設，在性行為中偏偏却作可通路。寺院聖地往往用作偷情幽境更是古今中外的常事。

用《詩經·國風》作為資料來分析性與文學，這材料的最大優點是它出自民間。他們所注意的只是自己真實的感受，採用當地音樂聲調，內容却沒有人為的指導原則做束縛；表現方法與言詞自然天真直率。我們用今天分條析理的方法來一一地察看，只是為它們分組並不要為它添枝加葉，在我們引用了「將仲子」並指出它文藝設計成份之後，還有其他的詩篇，可以從另一焦點看出它的藝術上的成分。這一成分就是人的性行為的遊戲成分。

3 (待續)

● 公羽介文章二則 ●

老粗賣唱

不曉得從那本香港八婆周刊看到奇連伊士活說，他最想當的是歌星。我立時心底的反應是，當然，反正到底也成了美國數一數二的明星了。

我第一次聽到奇連伊士活開腔，是在多年前的《漆你的馬車》，比他還年輕的女主角珍西寶至今屍骨已寒經年，我仍記得他當時穿着紅色的花襯衫，唱《我和樹聊天》。

後來，又聽到他在《永不緊張》(*Every Which Way but Loose*) 中和墨路哈格合唱一首鄉村歌曲。老粗唱鄉村歌曲？倒是很相配的，豪氣鬥土氣。

奇連伊士活當歌星，起碼沒幾個人潑冷水，不像荷里活的另一老粗明星畢克雷諾斯，在彼德波丹諾維治執導的《永恆的愛》(*At Long Last Love*) 裏，又跳又唱，結果和女主角西貝雪柏一起在票房和評論上慘遭滑鐵盧——雪柏是以後再也沒機會表演歌舞，而雷諾斯則是在前兩年的《小妓院》敢唱不敢跳。

其實畢克雷諾斯好歹也曾作過「獨當一面」的一片歌星。十五年前灌的這張《畢克雷諾斯唱》，他自己表明祇出售過四張，其中三張為他母親所買，還剩下看男扮女裝表演，有位模仿芭芭拉史翠珊的登台者，拿出張舊唱片來請他簽名，他才終於發現了它的去處。

畢克雷諾斯張嘴別人唱反調，席維斯特史泰龍展喉呢，却是叫人笑話。你沒看他半邊臉的神經由於運作失靈，連講話也已口齒不清了，竟有人還安排他在《猛龍勁歌》裏當歌星，實在是夠天才了，可惜幽默感稍欠，否則乾脆安排女主角桃麗芭頓捧紅了史泰龍之後，也往芭蕾舞壇發展，終成為芭蕾名伶，以免「辜負」了她的一副好身材，那豈非更妙？

若真的如此，即使該片歌舞十分差勁，倒也喜感一絕，照樣可以值回票價。

和你說，當我看到史泰龍高歌一曲，我是多麼的渴望，聰明的製片人那天一不做二不休，也安排美國另外兩位老粗，察克諾禮斯和阿諾史華卓尼格齊齊開腔，一迸賣力把我們的銀幕「唱」亮。而誰又在乎他們唱得好不好聽呢，好不好笑才重要。

喜歡導演

這兒無意說什麼喜歡偉大的導演。其實喜歡一個導演，原則是該以他的影片為主，而並非以他的外貌，尤其更不該以他的花邊新聞作為喜歡與否的準則。

但是，在某個縱容自己的時候，我會因為一個導演的長相，而更喜歡他的電影。例如執導《我心深處》(*Places in the Heart*) 的羅勃班頓 (*Robert Benton*)，因為他的滿臉絡腮白鬍子、黑框眼鏡，和小肚皮，給我的感覺，都不斷的印證了他電影的氣質：多情、溫柔、沉靜、含蓄、恬適……對的，溫文爾雅，就是溫文爾雅在我心目中幾乎所含有的一切解釋。

我會因為一個導演的相貌，而「更喜歡」他的電影——而幸好不是，我會因為一個導演的外貌，而「喜歡」他的電影。所以，我可以說，我喜歡《亂世情天》(*Reds*)，可絕對不是因為它的導演竟然就是英俊瀟灑的華倫比提所致。

同樣的，即使在某個縱容自己的時候，我也不會因為討厭某個導演的長相，而不喜歡他的電影，我祇會奇怪他怎麼有魔力導出如此吸引我的作品？對於這樣的人，我除了儘量避免去觀賞他的廬山真面目外，也老愛用「人不可貌相」來替自己和他開脫。

此類導演，我可舉例的笨笨大者便有史提芬史匹柏。告訴你，他愈年輕愈不懂得留鬍子來「軟化」自己的鷹鉤鼻所帶來的戾氣時，我就愈不喜歡他的外貌。我倒是喜歡他的「爛蹺蹺」氣質的，不過一旦配上了鷹鉤鼻……

但諷刺的是，他的影片却偏偏越早期的越討我歡心，譬如《橫衝直撞大逃亡》（*Sugarland Express*）、譬如《大白鯊》（*Jaws*），可算是他叫我百看不厭的片子。至於較後期的《第三類接觸》和《E.T. 外星人》等，也不是不好，可却並不耐一看再看了。

不為什麼，當史匹柏懂得留鬍子之刻，他的「爛蹺蹺」氣質也隨着人生經驗的豐富，而逐漸蕩然無存了。

自圓其說

*方昂

我讀小黑的小說，常有兩種幾乎是極端的反應：這一刻我怡然撫掌，傾倒於他文字的歧義性，下一刻我咬牙切齒，怒斥他是故弄玄虛；有時我自信地懷疑他的能力，有時則又自卑地懷疑自己的悟力。

「樹林」是迄今為止我所讀到的最令我喜歡的小黑的小說。喜歡是因為它自然渾成，却又不致脈絡混然，喜歡是因為我讀得有八成明白，却又覺得有一點甚麼我把握不住的東西躲在文字後面逗引我。

而我讀書一向粗心大意，除了讀的過程中感性的直接反應，很少作讀後理性的探討。前天獲悉溫祥英先生將在文風社的座談會上剖析「樹林」，就匆匆趕去聽了。溫祥英在座上提了好幾個問題，我記得其中的一個是：——

「一座樹林究竟有幾棵樹？

幾株樹才夠得上稱呼一座樹林？」

溫先生問這兩句話提示了甚麼？

我記得自己初讀「樹林」時，開頭這兩個句子並不會撼動我分毫，我是說這兩個句子並沒令我去思索它們可能的含意。我只是覺得它們讀起來很好聽，給予小說一個美好的開頭。溫先生特別提出來問以後，我仍然想不出它們到底輻射甚麼，我覺得它好像是一句天問，似乎天真又似乎別有天機，它吸引人把小說讀下去，至於「提示」，也許它提示了文章的基調罷？（我想像這兩個句子在樹林間吟問出來，讓它們在

樹與樹之間迴旋傳揚，一定有種特別的效果。）

我甚至想到齊豫唱的歌。

然後溫先生問：「幾株樹才夠得上稱呼一座樹林？幾株樹才能構成足以令作者的父親迷路的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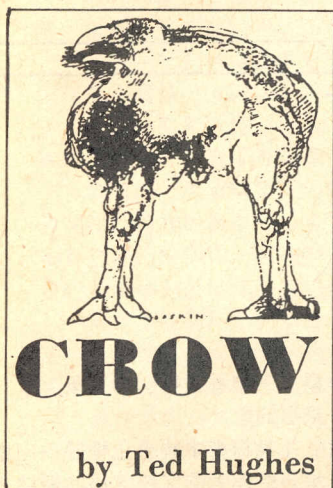
這時我不禁跌足太息，自己恁的粗率！這不是一個契合文章旨趣，言之成理的提示嗎？如果我早早肯去思索，或許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啊。如今給溫先生點明，我就分享不到「智者所見皆同」的樂趣了。

可是事後我又想：怎知小黑營造這兩個句子時就是這麼意在沛公的呢？小黑的這篇小說讀起來彷彿是一個於世事人情一知半解的男孩，對一宗他似乎瞭解又似乎茫然的往事的回述，他娓娓而談，如山泉不經意的緩緩流淌，間中興之所至，支流又蔓，流向何處，無人得知，漫入何方，也似乎無人能曉；究竟是向江？向河？向海？而作為讀者的我隨着泉流信步而去，徜徉其間，竟也自獲情趣，竟因此渾忘了作者的意圖（假如作者有個明確的意圖的話），我竟也因此給自己的粗心大意找到了解嘲的藉口。

也許我可以說罷，我私心竊願這兩個句子是小黑在毫無預備，靈感驟然閃現的情況之下一揮而就的。而這無心插的柳竟爾枝繁葉茂，蔚然成蔭，在有心人如何鑑賞如何品評，已不是小黑可以左右的事，甚至不是小黑有權力去左右的事了。

愛之歌

Ted Hughes 作 ● 張錦忠 試譯



他愛伊伊也愛他
他親伊想要吮吸出伊整個過去與將來
此外他沒別的胃口
伊咬他伊啃他伊吮吸他
伊內心要他完全屬於伊
永遠永遠安全而肯定
他們的細聲嘶喊展翅飛入幕簾

伊雙眼無意迴避甚麼
伊眼光緊釘他的手他的腰他的肘
他緊緊抓住伊只有這樣生命
才不會在剎那間拖走伊
他要一切未來消失
他雙臂環抱伊想把那一刻
搖落時間邊緣以外而進入空無
或者永恆或者隨便甚麼
伊的擁抱猛烈壓下
將他銘刻入骨
他的笑貌是神話宮殿裏的樓閣
真實世界永不會在那兒出現

伊的笑容是蜘蛛小吃
於是他躺着不動等伊肚餓
他的話語是侵佔的軍隊
伊的笑語是謀殺的意圖
他的容顏是復仇的子彈與匕首
伊的顧盼是身帶驚人秘密的暗鬼
他的耳語是鞭兒與長統靴
伊的親吻是執筆直書的律師
他的愛撫是船難者最後的手指
伊的愛情花樣是頭髮的磨扭
而他們的深邃嘶喊匍匐滿地
一如一匹獸拖曳着一輛巨大的馬車
他的諾言是外科醫生的箝口具
伊的承諾使他摸不着一絲頭髮
伊會用他的落髮來做胸針
他的誓約使伊全身軟綿綿沒有一絲力量
他教伊如何編織愛結
伊的盟誓是消除他眼毒的甲醛液
在伊的秘密抽屜後面
他們的嘶喊嵌插入牆
他們分開頭沉沉睡去就像兩片
破成兩半的瓜，然而愛是難以阻止的
在纏綿的睡眠裏兩人互相手脚交疊
在夢中他們把彼此當腦裏的俘虜
翌日早晨他們戴著彼此的顏面醒來



大 後 方

* 黃潤岳

有人說：北美洲是青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我們夫婦退休之後，移居加拿大，可謂老年人來到了墳場。託天之福，我們年過花甲，身心健旺，雖然走近了墳場，可是真正走進去可能還不是三兩年內的事。那麼，怎麼辦呢？我們的四女一兒，加上他們的配偶，十個都上了戰場，我們只好在大後方，支援前線作戰的鬥士，替他們看顧兒女，使他們無後顧之憂。

次女生兒育女較早。十年前我們千里迢迢，提早退休趕來加拿大，便是來抱外孫的。才丟下養兒育女的担子，又急不及待的來看顧下一代的下一代。含飴弄孫之樂，遠勝於提携呵護兒女。可是歲月是不饒人的，她的兒女如今不用我們看顧了。

長女繼次女之後，不過三四年的光景，生了兩個女兒。四女從馬來亞移民來加，帶來了雙生女兒。於是，我們夫婦各處一方，她看顧長女的兩個小的，我則負責四女的兩個大一點的。看顧次女的兒女的工作暫告一個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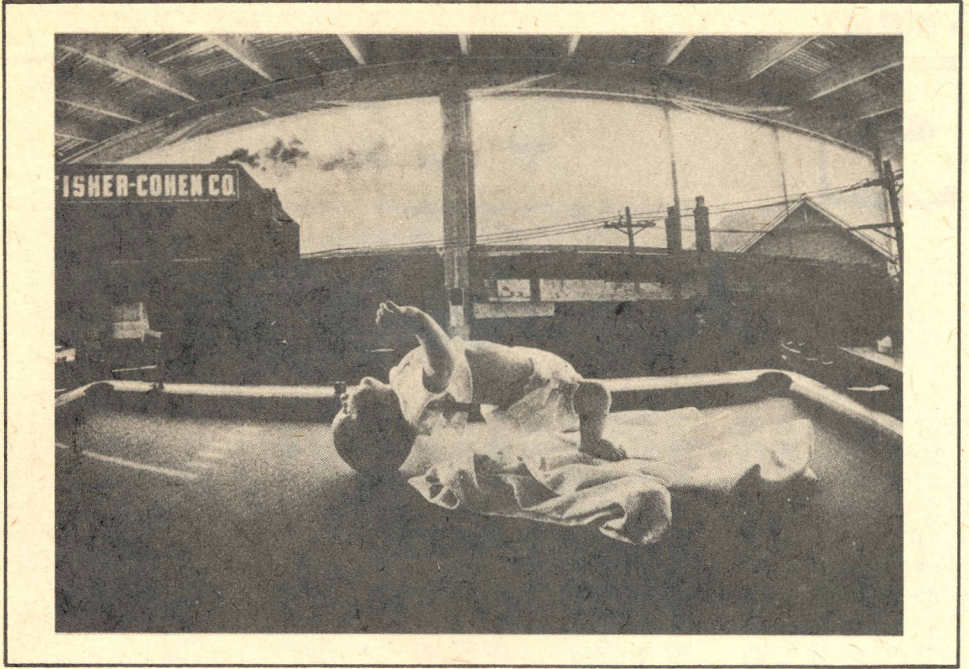
三女及獨子兩對夫婦參入戰鬥之後，前線的情況愈來愈緊張，大後方的支援就愈來愈繁重，我們兩夫婦只好全面投入。

我們的大後方，具體的說，便是我們地下室的大後房。

北美的住宅，地面之下多有地下室，安置熱氣爐、堆集雜物、洗衣設備之類，也有改裝修建房間的。我們的地下室前面已有一間小房，便把後面間了一間大房，這間房便是育嬰室，第三代的娛樂中心。

別小看育嬰。在北美，託兒所也是一門專業，還有專業訓練。我們看顧自己的孫輩，土法鍊鋼，當然堅守我們傳統的那一套。按着書本的說法（這也是北美的作風，任何事情都有書本可供參考，從種花養鳥、修車建屋、技藝繪事，到法律訴訟、育嬰養老、家庭生活、醫葯保健，都有專家寫的專著），小孩最好是由父母看顧，不然就是祖父母（洋人的祖父母包括外祖父母），因此，我們兒女的兒女，都要送給我們祖父母來看顧。我們於情於理於書本，都是義不容辭的了。

在番邦，行番禮。我們的含飴弄孫，都是有代價的。兒女們彼此有個商量，訂出了收費簡則。他們照送，我們照收，彼此心安理得。麥當奴速食店的菜牌上有「微笑免費」，我們的愛子愛孫的愛，也是免費的。到底是家人父子，超時沒有津貼，早退也不扣薪津。一方面，我們仍是長輩在弄孫，一方面我們也是憑本領在賺錢。



我在北美有許多親友都是兩代難容，三代難安。不是眼淚往肚裡吞，低聲下氣，委屈就全；就是面容言語的敵對，冷戰到底。一面拔不響，完全責怪第二代不孝，實在是不公道的。我們這批老而投靠兒女的，多半把自己看成免費的傭工，替晚輩看家煮飯心有不甘。如果要搬出去獨立門戶，不是經濟能力有所不及，就是捨不得多花一份房租火電來另起爐灶。於是，在心理方面，總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假若我們了解兒女們在戰場前綫作戰之苦，我們能夠在後方支持，協力同心以求生活方面的勝利，互助合作，正是好事。假若不願做免費傭工，乾脆接受報酬也無傷大雅。我認識一位老太太，她有兩個成了家的女兒，她自己却在替別人看顧小孩拿一份工錢。週末回女兒家作客一般，反而極為融洽。

我們夫婦沒有客套，名義上是志願服務隊，但是我們接受津貼。肥水不落外人田。他們請別人看顧，也是要付錢的。

從拜一到拜五，所謂週日（拜六拜日為週末），每早七點半左右，長女送她的二歲幼女來。這時，週日和我們同住的七歲的雙生也起身準備上學，我要為他們三個煮早餐。八點到九點之間，一歲的孫兒和最小的外孫女先後送來，我無法照料，移交與太太。每天要餵幾次牛奶或嬰孩食物，要換幾次尿片，要洗要抹，我不但完全外行，而且毫無興趣。中午，長女的四歲女兒由蒙台梭利學校回來。下午，再由我送她去幼稚園。

午餐要供應四個小孩，兩夫婦手忙腳亂。正像開速食店一樣，這個要牛奶，那個要菓汁。有要吃炒飯的，有要吃炒蛋的。夾麵包的東西，也是各有所好，牛油果醬花生醬乳酪，幾乎每人不同。穀類食物更令人頭大，至少有四五種，每個人有三幾種不同的選擇。麻煩的時候這個倒翻了牛奶，那個打破了玻璃杯。此起彼落，應接不暇。

下午三點半，雙生外孫女放學回來。六個小嘍囉，哭哭叫叫，吵吵鬧鬧。一個說：公公，我出去玩一下，好嗎？那個說：婆婆，我要上廁所。

電視的兒童節目是我們的大救星，連那兩個小嬰孩也似懂不懂的可以安靜下來。

他們的吃，使我們忙。那兩小寶貝的睡，使我們煩。明明眼睛都睜不開了，往床上一放，就放聲大哭。拍囉，唱催眠歌囉，一切拿得出的看家本領全用完，不睡就是不睡。你怎麼辦？罵嗎？聽不懂！打嗎？怎忍心下手？拍到手酸背脹，自己都要睡了。到他們安睡之後，我們等於打了一場大勝仗。我們也趁此休息一下，或者趕快吃點東西。

我們的大部份時間，都在大後房消磨。十幾個大軟墊，幾十件玩具，幾十個布製的娃娃和動物，音樂箱、小鋼琴、小鼓、撕不破的兒童書，這些都只是道具而已，最主要的還是要有人陪着。

陪兩個一歲左右的小孩玩耍，可要全神貫注。不要讓他們把小的玩具吞進去了。不要讓硬的玩具碰傷了。兩個小孩愛擠在一起，這個摸那個，那個打這個。我們緊緊張張，怕他們擦了眼睛，敲了頭頂，抓破了臉皮。那個爬到桌子邊，又擔心他會碰了牙齒。爬上椅子的怕他掉下來。稍不小心，就出了問題。如果沒有問題，你坐在旁邊看着他們玩，也並不好受。多麼單調！多麼乏味！

有時自己免不了在想：我就是這麼百無聊奈的，整天看住這兩個小東瓜？豈不是白白的浪費時間。想得再鑽牛角一點：我餘下的歲月便是如此消磨？

遇上了他們傷風感冒，為他們揩鼻涕就是難事。他們看見那紙巾，便會搖頭。你揩得再輕，也會使他哭叫。因為他們不舒服，於是整個天下大亂，吃和睡都失了常規；要你抱，而且還要抱着走。他不會管你的手是不是酸痛。他也不了解你抱着他走多累多煩。因為他不舒服，他的心理比你煩得多。於是，我們夫婦互相安慰着說：有甚麼法子呢？他身體不舒服呀。接下來，兩人相對一笑。

有甚麼法子呢？我們每天就在這奶瓶與尿片齊飛、哭叫與笑鬧並起中數算看分秒。請一個人來帮忙罷，她能幫到甚麼？送去託兒所罷，她們怎會有我們這種愛心？想來想去想不到好辦法，只好仍舊乖乖的陪孫子。孫子不乖公公要乖；孫子乖，公公要更乖。含飴弄孫難道不是愉快的事麼？

看顧孫子是愉快的事。我們之所以不愉快是因為我們不把這事當作本分的工作。只知道多愁善感的自悲自嘆。倘你能注視他們的臉蛋，有紅有白，細皮嫩肉，多麼逗人喜愛。他們吃得飽睡得夠的時候，總是笑嘻嘻的。他們自己笑，也會引起你跟着笑。

老子言及有修養之人，常以嬰兒比之。如云：「我獨泊分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第廿章）；「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第廿八章）；「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第十章）。

耶穌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馬太福音十八章三節）。

我們也可說是有修養之人，如今天天和嬰兒在一起，耳濡目染。只有盼望能轉變成他們的樣式，因而可以進天國。

我們雖是在後方，生活緊張到像打仗一樣。一件玩具，兩三個人要搶。搶到手的哈哈笑，搶不到的大聲哭。吃的時候都要吃，喝水的時候都要喝。熟能生巧，我的太太一隻手拿一個奶瓶，兩隻腳踏住兩個孩車，四肢並行，真像馬戲團玩戲法。不吃奶的，坐在旁邊吃飯，也得照拂一番。她還雅興不淺，特地買了一架完全自動的照相機，不時獵取鏡頭。沖晒出來，一家一份。累積下來，貼相簿又是一大堆了。

傍晚，兒女們來接小孩回家。走進門來，一聲「哦，媽媽的菜炒得好香！」媽媽就會應聲發出邀請：「就留下來吃飯罷。」我的酒櫃常滿，種類齊全，兒女們又都能飲兩杯。美酒佳肴，家人雲集，龍尊偕亡，別有一番樂趣。

夜闌人散，剩下兩老。往客廳沙發一坐，喝一杯咖啡。耳根清靜，吵鬧全消，又格外另有一種情調，所謂無官一身輕是也。

好，現在是我們自由的時間。不像白天，連上廁所都要快速度，吃飯常常是一食三吐哺。我們緩步到樓上書房，專心看點屬靈書籍，敬虔的讀讀聖經。不然就兩個人談經論道。白天的塵囂，世俗的凡雜，全都拋到九霄雲外。我們已進入到另一個天地。心內寧靜平安，靈裡聖潔無瑕，滿有喜樂，了無掛慮。

像小孩盼望新年，我們等待拜六。這一天才是輕輕鬆：自由自在的。時間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早餐不必起得太早，而且可以從容隨自己的心意弄一頓早點吃。然後寫信寫文章，看點閒書雜誌。太太多是和女兒們去購物中心。

禮拜天是主日，不做其他的事。

退休之後，居然還可以參加這人生的戰鬥，雖然是在後方，其重要性與前綫相差不遠。戰場與墳場之間，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程，我們却已在高唱凱歌！邁步前進。因為墳場並不是我們的歸宿之地。我們會跨越過去，逕入天堂，我們還有與神同在的永生。

● 長篇連載小說 ●

茫茫夜

鍾瑜

一群身著該黨制服的政黨支持者，正在忙碌地粉飾着現場。有人張掛起迎風搖曳的彩球。有人在講台上，安置大小座椅。一個熱心的政黨支持者，正在臨場揮毫，當場寫了一紙油墨淋漓的標語。他火速地寫成，並命人馬上貼在講台的條柱上。那是寫着：「要民主、要繁榮、要茂盛，只有投選我黨一票！」也不管他寫得通不通順，在場的所有政黨支持者，在齊一地發出聲呼和喝采！

夾在人叢裡的偉良，正好抬起頭，略為伸長了脖子，向政黨的演講台上看去。他細心地，把所有飄揚不定的競選標語瀏覽一眼。所有的標語，都是充滿豪情和自信的，認為本黨是唯一的民主戰士，和生民所托的、未來的，為生民創造福蔭的廉潔政府！他們一直在台上，嘔叫不止的，用最刻薄和利辣的詞語，攻擊着敵對政黨。一幅畫得令人感到突梯和滑稽的漫畫，正畫着敵對政黨的黨魁，在一手抓錢，一手擁抱女人腰腿的，在咧着燎牙的嘴巴，在大談民主、大談民生的幸福和逸樂！在演講台上的燈光閃耀中，一個政黨的候選人，正在揚動着手上的花串，用一連串的「謝謝」，在向台下的人眾招呼和接受鎂光燈的攝影。台上的政黨支持者，也用熱烈的掌聲，向獻花和攝影的人士致謝。台下人頭鑽動中，有人高喊着口號說：「堅決支持某某黨！某某黨的勝利，就是社會人群的勝利！——」不知是誰在領頭作用，全場一下子充斥着混亂的掌聲。有人高呼着口號時，手舞足蹈的，憑空躍起，並且手上握着一掬紙屑。他猛力地向空際上拋擲，漫天一時，紛飛着紙屑。情景一若飄雪似地，引起了全場人眾的雀躍和歡呼。在會場臨街之處，這時來了一輛警車和鎮暴車，兩輛車在街燈的暈照外，讓路畔的幾株樹桠掩蔽住。在遠遠會場的人，只要定睛細看，仍可見到綽綽約約的人影中。可見到一群殖民地的軍警，在持鎗和肅容地戒備着。

會場在政黨領袖的演說中，響動起無可歇止的歡呼聲和擊掌聲。那個政黨領袖不能說中國話，他的英語發言，由另一個政黨支持者翻成了中國語。他滔滔不絕的，指斥殖民地政府的貪污和無能。他說，該黨秉遵國會民主的漸進改革，和尊重司法的無上尊嚴。

該黨卑棄一切非民主的暴力鬥爭，和反民主反社會的暴力行爲。該黨如果獲選進入國會，一定在國會的程序鬥爭中，為全國全民爭取最大的福利和優惠！——該政黨領袖發言過後，竟有一群激動的政黨支持者，一聲歡呼下，紛紛湧向講台前，用狂亂的手勢和聲話，在高喊着說：「我們支持你，支持你到永遠永遠！——」會場一時混亂起來，台上的政黨要員和台下的政黨守衛者，一時也忙了手腳，人人照顧不及，竟讓一群發狂似的政黨支持者，強持地把該黨的領袖人物，抬哄起來。在台上兜着圈子，操着舞步，用一種不成腔調的歌聲，歌頌着該黨的領袖和該黨的政策。該政黨領袖雖然被人眾抬哄着，並不住的，聆聽到人眾的熱情謳歌。但是，他在這忙亂的情景下，也禁不住的滿身洩汗。

雖然他仍不忘感激和禮貌的，在不迭地高聲說着：「謝謝大家的支持，謝謝大家！」而台下如着魔的人群，一下子爆發出同聲的歡呼說：「我們堅決擁護你，支持你！——」喊叫的聲音，越過燈火明亮的街頭，而傳到了臨巷的一間咖啡店裡。那些人在高呼着「擁護、支持！」而偉良早在政黨領袖，在台上發言時，離開了群情洶湧和喊吶不絕的演講會場。他越過街央時，看到殖民地的軍警們，除了滿臉莊肅的，對喧鬧不堪的演講會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外，另外有些軍警奉令，協同交通警察，在指揮着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和行駛如蝸牛却滿天響着喇叭聲的車輛。一群推着小販車的人眾，正把自己手上的小車，推向人群蝟集的所在來。這樣一時造成了交通的大堵塞。幾個軍警正警告着推車的小販們。交通警察則寒霜着臉，頻頻抄罰幾個犯了交通律例的汽車車主。

偉良在人堆裡，感到又涼又熱的難堪和窒息。天外送來的風，是砭人肌膚的。而街上的人潮和車流，散發出來的氳氳，却是使人乾苦和難受。他離開了紛擾不清的街頭，連頭也不回的，逕直向對街巷沿的咖啡店走去。他腳跟只一沾上咖啡店的門階，人就旋風似地，轉身走落咖啡店的盥洗間。他強忍着盥洗間難聞的腥臭也強忍着自已心腦間，突地而來的昏眩感。自己一人，在盥洗間半晦暗的燈光下，藉着一片貼牆的破鏡面，看到自己痛苦的臉龐上，還清清淡淡地，沾染着半乾半濕的血絲。那頸項處，被荊棘和鉄蒺藜劃破的傷口，到如今仍在閃閃耀耀的，透着一道汨汨而流的血潮。他對着鏡子，對自己的樣相凝望了片刻。突然，他感到自己的樣相實在可憎！他發怒地，用充滿蠻勁的拳頭，着力地向粗糙不平的牆面擊去。這一擊的反彈作用，使他手腕的神經梢，受到割戮似地，湧起極其無比的痛楚。他幾乎嚎喊出聲的，猛地把自已的頭顱，

往盥洗間的水缸裡鑽去。他把整個頭臉浸在水裡，好讓自己肉體上精神上的痛楚，得以暫時的解脫和消弭。他浸在水缸裡的頭臉，在經過沁涼的濕潤後，神智已逐漸的恢復平靜。臉上如虫噬的痛楚，也漸然的消褪無踪，他再次從水缸裡，把頭臉浮冒出來。他看到牆上鏡面中的自己。他的鬍髯已延長到唇和下頰，他的一雙眼睛，浮游着淚花。他呆呆地瞅着鏡中的自己，腦子裡兀地，浮耀着阮坤的身影，和他說話的形態。他溢滿信心的，好像在對偉良說，他一定要貫徹始終的，為社群大眾的福祉，獻奉他的一生！即使流盡了他的血，犧牲了他的生命，他也在所不惜！——他說罷，作了一個堅決的手勢，緊紮着唇皮，用一聲英雄和勇士的尖嘯，轉着身，用一副優美和神武的姿態，邁着步，越過高凹不平的山路，而走落一艘引火待發的小漁船上。河上海上的波浪滔天，小漁船掠過波濤翻滾的河面海面，而開向沉沉幽黯的無垠空間。在天之涯，一顆流星急速地滑過而墜落。而小漁船最終，在大海之歌裡，終於漸行漸遠的消失無踪！

(十)

離開了盥洗間的偉良，用蹣跚的腳步，走過咖啡店昏黯的過道，而走落燈火燦亮的咖啡店前座。這裡疏落地，坐着各族人士的茶客或架客。幾個中國人正在匍伏着頭，在桌面上進行着熾烈的棋賽。其它桌面上，分別有幾個馬來人印度人在閒聊着。一群人在咖啡店靠店門的所在，圍坐聆聽着收音機的廣播。桌上晶體的收音機，在播述着各社群賢達，在評議着昨天上午的一場意外騷亂。在發言人當中，竟有人獨排眾議的，呼吁當局重視隣國難民的問題。他指出難民造成社會的不安，也半含蓄的，指斥難民被某些政客，利用為政治資本，而製造了一場傷亡慘重的騷亂。他甚至公開揚言，一場政治風暴，將隨着難民的越來越眾，而爆發成不可收拾的慘局！——他的發言也許是過於激越和偏鋒，馬上受到了節目主持人，在連聲打岔之後，終於說了一句「對不起！」就把他的發言截斷了。在播音現場的人，也許有人憤懣和滿溢着牢騷，他們在播音的空氣裡，不住咻咻地抗議着。但節目主持人還是疊聲的說着「對不起！」就把廣播截斷了。

偉良坐在咖啡店的一隅，靠牆而稍為冷僻的所在，自己一人，在慢慢地斟飲着一瓶冰凍的啤酒。酒沫在他手持的酒杯裡冒升着，而四周的空氣，有點遠離繁囂外的肅穆。咖啡店內的人，很少人會提高聲嗓在說話的。他們只有啾啾地，互相把嘴和耳朵，貼靠着而低悄地絮說着。咖啡店的燈光，不知是否電源方面出差錯，電燈泡在不住的閃爍，而時而明亮，時而晦暗。一群從街外飛來的虫蛆，竟環匝着電燈泡在飛躍。那個店主人，是一個高大而戴

着眼鏡的男子，他望着天花板上，群飛不歇的虫蛆，嘴裡却自言自語的說：「這副天空，真的要變了！今天晚上，準會下一場大雨！」他說完，就轉身移步向咖啡店的內間。咖啡店內的人，好像有人已聽清楚了的話，其中不知是誰，瞪着眼睛，不知向誰說着似的，用含糊而微弱的聲氣，在說：「真的會下大雨嗎？今晚！——」他說着，眼睛向咖啡店所有的人逡視一環。他和偉良的眼光，互相碰觸了一下，兩人似乎很有機緣的，互相抿嘴笑了一下。那種笑並不代表什麼，只是相互間的一種禮貌和致意。那人和偉良，只坐距一張桌面。他在微弱的燈光下，看不真切偉良的表情。但他肯定，這坐着的人，在獨自酌飲着啤酒的，絕對是一個中國人。他推出一種淡薄的笑意，說：「今晚上，真的會下大雨嗎？呃！——」他說話時，旁桌的馬來人印度人，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那個馬來人同桌的印度人，只是含糊的聲音虛應着。那個先前說話的中國人，一直都等偉良給他回答。但後者在自酌了兩瓶啤酒之後，酒意湧上喉嚨，使他在頻頻打扁中，也不得回答那人的話，只是在揮晃着手勢，表示他答不上話來。他滿臉頰的酒意，和眼白內灌滿紅絲，使隣桌的人眾，不免詫異的，對他眦着眼睛。偉良在狠狠地，灌飲了一口啤酒後，他看人的視線，雖然帶了點模糊，但他的腦筋却仍然是清醒的。他用手背揩去嘴沿上的酒液，神情有點狼狽和不安地說：「我也相信，今天晚上，會有很大的風雨！——」他說到最後，語調已帶着顫抖。一種像是酒氣的沖激，又像是內心深處，無來由地激發而起的恐懼感，一下子充斥着他的心頭。他抬眼望向街外，在燈花浮晃的對街處，政黨的群衆大會已趨於平靜。激動的人群，已相繼的冷靜下來。有一群人在伴唱着「團結」的歌曲。更多的人，用掌聲表示着自己的興奮和支持該政黨發言人，在擴音機裡，一再吁請選民，把象徵着民主鎖匙的一票，投給該黨候選人。該黨黨魁，在結束他最後最虔誠的呼吁後，就率同着一群政黨支持者，在彩燈晃照的講台上，齊一而聲吶地，高喊了一句口號：「民主政治最後必然獲勝！——」口號喊過了之後，全場的人，一蜂窩的，一若受到了巨大的感染，不論台下廣場內，或廣場外的街衢上，相繼的，有人手舞足蹈的，在高喊着各式混亂的口號。有人越過人潮如鯨的街央，而走進咖啡店裡來。那是一群滿臉潤紅，氣喘咻咻的青年人。他們手裡持着一疊政黨宣傳單。他們每見到人，都堆滿着笑意，殷勤的問好了一句，就把印刷着各族文字的傳單，揣在對方的手裡。有些好事的人，還不住的，向各年青人們，打探着大選行情。有人表示他下了巨注，打賭那黨會贏。

另外的則否。一時間幾個人在爭議了起來，連幾個年青人，站在咖啡店的過道上，臨走時仍饒有興味的，回頭對咖啡店內，一直在爭議不休的人眾耽望着。街上的人潮，突然比先前涵湧了起來。政黨的群眾大會已告結束，一群英籍警官，率領着一群印度軍警，在街衢的遠近，維持着秩序。天上的雲彩，驟然地把如彎的月兒，蔽罩住了。群星在四空，特別的灼亮和活躍了起來。天空的驟然變化，使人意識到，夜已深沉。一陣涼風掠過街頭，把左近的樹梢和葉絮，吹得簌簌作響。一排店鋪的招牌，也讓風捲得頻頻顫動。電桿線上，本是並排着瞌睡的雀群，也受不住驚嚇的，在上下飛躍。一大群雀鳥，向街央上撒下一長串的糞便。幾個英籍警官和印度軍警，正在撥弄着頭上和肩胛上的鳥糞。他們相繼地在踩足和咒罵。

街上遠近的燈光，都在夜霧下，發出一種怪異的光暈。沿街的建築物牆面上，無不貼着各政黨各候選人的肖像。那個習慣於微笑的政黨年青領袖，也在牆上，貼了一幅碩大的肖像。在他的肖像周沿，有人別出心裁的，為他綴滿了五彩的鮮花。花色在沉暗的夜光下，雖然看來毫不顯眼和艷麗，但人們走過牆面下，不期的會嗅到一種鑽鼻的芳香。——偉良在咖啡店內，結了賬，走出了臨街的過道上。他總共喝下了四瓶啤酒。下體內發脹，使他拐過了大街的橫巷，在一片舊倉庫的樓背下，解開了褲鈕，盡情地，把體內的尿液，向斥滿垃圾和臭氣的巷渠裡澆去。他站在微涼而暗沉的巷路裡，面對着倉庫樓背下的牆面，深深地吸着氣，咬着牙，正享受着貯滿着尿液，而此際無阻地，猛力向體外流奔而去的快樂和快感。一種無比的暢意湧上心頭。他感到酒液的麻醉，雖然一直使他難受，和喉核頻頻抽搐，滿嘴腔欲嘔吐的充滿麻痺和酸楚，但一手支着牆，一手拿着生殖器，向牆面和溝池裡，放了長長的一泡尿，他感到渾身的舒暢和愜意。他站在暗冷的巷道裡，全身地享受着一刻的寧靜。這裡隔着一條小街和一排樓宇的背面。這裡聽聞到的，遠街外的人聲車聲，彷彿都讓一重網紗過濾了，聲音聽起來，好像一群蚊蚋，在咻咻地嘶鳴不已。遠在巷尾的幽黯處，有幾許破落的人家，在他們的板屋內，透射出閃閃灼灼的煤油燈，一重綽然閃動的人影，在巷盡頭的拐角裡，不住的晃動。偶然有一個推車的小販走過，他推動着吱嘎作響的小車，車上安置着的一盞石氣燈，在昏沉不已的長巷裡耀亮。人們趁着那燈火的一晃一照間，可見到一行男人，各族人士都有。他們正背負着手，或饒着貪婪的嘴臉，向半隱蔽在屋沿內外的女子，作着仔細的品相和盯望。天上驚魂驟然密佈，半勾形的月，很快就給遠天的響雷和電光震攝住了。月亮含羞和胆怯地，

讓浮雲緊密地封罩住。大街外只有街燈和路燈，在強撐着一片表面的繁榮。街外的橫巷裡，在無光的深淵中，透着脂香和粉氣，混雜而成的廉價愛情和春色！

偉良在巷子裡，一具點點滴滴，不住流着水珠的水龍喉下，俯身讓清冽的自來水，盡情地沖刷着自己的臉龐。這裡雖然幽黯，雖然只有巷盡頭，有不住搖晃的人影和燈光。但站在偉良這處，稍為接近巷口的這頭，藉着街外偶然馳過的車輛光芒，在一閃一瞥之間，仍可看到，在昏沉不已的巷衢裡，在兩側的凹溝上，分別蹲匍着幾許的人眾。他們差不多都嘴裡叨着煙，噴着火霧，在聚精會神地大解。幾個好像是印度人的，正在喃喃自語的，兼且向地上，頻頻的噴吐着涎沫。一個中國人在大解之後，手上一時沒有淨紙，就突地衝向偉良的身畔裡來。他在黑暗中，對偉良亮着一對尷尬和求其諒解的眼睛。他示意偉良，讓他及時的使用水龍喉。偉良很願意合作的，把水龍喉讓給那男人刷屁股。那個人一邊洗滌，一邊對偉良說：「水真的很冷哦！——」他說着，不由自主的，蹲匍在地上，猛然地打着寒顫。偉良沒有答話，他只是掏出衣袋裡的手絹，把臉頰上的水珠盡情拭乾。他在掏衣袋的時候，不經意掏出一幀相摺的政黨宣傳單。他有點懊惱地，連看也不看的，把它皺成一團，向黑暗中的溝渠裡擲去。也許他的動作稍為粗暴了，這使他身畔的那男子，和幾個和他靠得稍近的男子，他們在勤於大解的同時，不期的用詫異的眼光望向他。他們顯然看不真切偉良的臉容。他們好像很不瞭解的，在沉喃自語的，說着誰也聽不清楚的話。在他們當中，竟有幾個漢子，在微弱的星光下，相偕的，把一疊政黨宣傳單，揉成一團權作便紙使用。天上劃過一條電光，把整條黑巷，都猛地照成慘白色。電光照清楚了黑巷裡的一切。約莫有十來個漢子，分別蹲匍在長巷兩側的溝渠沿。他們在叨着煙，半閉着眼，在聚精會神的大解。偉良趁着電光閃亮的一瞬，瞥眼望見，兩邊牆面上，除了一般習見的塗鴉外，就是有人胡亂地，貼着大小不一的標語，那上面的文字，是呼吁民眾抵制政府大選的。那裡清楚的寫着：「抵制投票！反殖民主義者的傀儡國會！」除了少數意思明確的呼吁外，其它所見，都是一些跡近謾罵的「打倒」或「抗議」！

電光閃過又滅過之後，天上兀地滾過響雷。雷聲像咆哮似地，由遠空轟來，而又滾向遙遠的夜空。雷響在黑巷的上頭，突然爆出炸彈似的響噓時，在黑巷裡的人，驟然間猛吃了一驚。他們中，有人蹲匍在地上，猛地發出了一句驚呼。一只蹲匍在幽黯角落裡的野狗，受雷響，而驚詫地，夾着尾巴向巷外奔去。不知是誰，在偉良的耳畔說着：「天真

的要下雨了！——」他回頭向說話的人看去。原來那說話的，却是那個洗滌了屁股後，正在黑巷裡，把自己的褲子剝個精光，在夜風颼颼的吹動下，把濕濡過半的褲襠，在迎着風吹晃着。——偉良在他語畢的同時，感到黑巷四周，突地湧起一種使人寒慄的涼風。天空上的黑雲，罩得低低地，把黑巷原先的黑黯，渲染得更其黑黯。一陣疏落的雨花，在長巷遠近撒過來，一重雨點的淅瀝聲，如撒豆似地，敲在屋脊的瓦面上或倉庫頂上的鐵皮上。一群蜷匍着的野貓，在寒雨驟來的時候，相繼叫喚不歇的，向巷內巷外的隱蔽處奔去。巷內的人，已紛紛拉起褲襠，提起腳步，走動聲雜沓的，向巷前巷後走去。有人一路走一路說：「我說了嘛，這天真的要下雨了！——」每一個人都在說這句單調的話，彷彿大家都預測對了。天真的要下雨了！人們在絮說的同时，臉龐上綻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愜意和快感。

偉良踏過濺滿雨花的巷路，而走出巷前燈火燎亮的街口。他站在一柱路燈下，昂首望向天穹，只見逆着路燈的光暈，一團雨花像幻景似地，在光環內旋轉飛舞。一群棲息在電桿線上的雀鳥，正在倉惶地，飛躍在隣屋的簷角內。一重電光又在半空劃過，照亮了巷口左近的簷屋下和過道裡。那裡喧嚷地，蟬集了一批人衆。這些夜遊人中，有些是衣履鮮艷的洋場公子，和一批裝束特異，而眼光充滿好奇的異地遊客。另外一批人，衣衫有點襤褸的，在過道的一隅，互相依偎着，而頻嘆着氣。眼睛不時的，望向街巷外，不論遠近，正有一些人，不論男女的，正慌張地，伸着手背，遮飾着自己的頭顱，向巷前巷子的過道裡奔去。過道裡一時擠滿了人。甚至一些還被逼，站在某些人家的門檻內。一些人很很不愜意的，正在把門扉掩上。他們無情的舉動，很引起人衆的不滿。有人嘟囔着，又跺着腳。他們有意地，向地上吐了一口涎沫。這吐涎沫的人，正站在偉良的身畔。他和這人靠得很久，看到他在翻眼睛和呲牙地罵道：「他媽的！——」偉良沒有異議地，向他望了一眼，又望了望門扉內。透過疏落有緻的窗牖，他看到那裡面，正有一副胖圓的臉孔，很小器而又很倨傲的，向門外過道上的人衆窺望着。人衆在長長的過道上，夾七夾八的，不知在議絮着什麼。那些人好像很掃興的說：「下這一場大雨，把嬌美的女人都給趕跑了！」接着，四處響起嚶吟不已的騷音。一個人，用手指向街外，在街的另一頭，是一排低矮而黯敗的樓宇。幾家的門簷上，甚至吊懸着一只小型，但却光芒十足的紅燈籠。那些門扉和窗孔上，都雕刻着精緻的木紋，各式圖樣都有，看來自有一種岑寂的輝煌。那排屋宇的過道上，也是擠滿了躲雨的人。人們在三幾盞隱然似無的街燈晃照下，臉色又白又黑的，瞪着一雙

貪婪的眼睛，望着一群嬌姿婀娜的女子，正由幾個近身服侍的老婦，攙扶着而走入架起雨篷的三輪車。一路上都是雨，一路上都傳來，男人們「嘖嘖」羨嘆的好奇聲和戲謔聲，一個中國人用馬來話說：「好漂亮哦！——」接着人們紛紛議絮說：「她叫鳳姐，是這裡頂尖紅的女子！」那人比劃着手腳說，臉上溢滿淫謔的表情。有人各說各話的，在形容他們的銷魂韻事。街外燈光微弱的晃照下，雨豆如粒的撒向地面。一個凹陷的窪坑內，注滿了混濁的泥漿和清澈的雨水，一輛搖曳而過，上頭載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的三輪車，在逆着風雨而曳行時，一個不慎，旁側的車輛陷落在窪坑裡。那踏車的車夫在沉聲地咒罵着。那車上載着的女子，突然地受了驚嚇，在隱蔽着的車斗內，發出了尖厲的叫喊。在街道兩旁的男人們，紛紛發出了得意的呼叫，有人吹着長長的哨子，用惡作劇的口氣，在大聲地叫喊說：「美人出浴哦，美人出浴哦！——」在雷動的歡呼中，那狼狽的車夫，正在努力地，把半陷在窪坑裡的三輪車，拖曳上地面來。但他沒有成功。他正在揩拭着臉上涇涇的雨水。而車斗內的女子，早已渾身被雨水淋濕了。她在慌張和難為情中，極力的自車斗內掙脫出來。雨水兜頭向她淋浴着。她臉上的脂粉，早已被雨水冲刷得，只剩一副蒼白而血色褪盡的臉孔。她玲瓏剔透的身段，在雨水浸濡下，顯得特別起眼和醒目。一街上都是紛紛的碎雨，和喃喃沉沉，不住在驚嘆和歡呼的人聲。但却沒有一個人，願意出來施以援手，讓三輪車夫好把車輛拽離困境。也沒有人願意，挺身而出，為那飽受着風雨摧殘的女子解困。人們用觀看活劇的眼光，遙望着那女子，在風雨交加中，濕濡着身體，蹣跚着腳步，向街沿的一幢半黯敗的樓宇內走去。那裡自然也擠滿着躲雨的人群。一盞半幽明的紅燈泡，在黑暗中耀眼地閃爍着。人們在女子踉蹌地踏上路階時，很感興趣地，對她擠着眼，用冷漠和譏諷的口吻，在說：「真的是落湯鷄嘛！——」衆人七嘴八舌的，在說着他們的下流話。女子霜白的臉龐上，突地泛起一重紅暈。她反擊似地，用雨水灌滿着眼睛，翻了翻，然後用勁地，把頭頸向後一甩，一叢雨汁，從她的腦勺後，向左右的人群潑湧着。她這突而其來的動作，很使周遭的人詫異和吃驚。人們在一怔一忡間，像被人無形地擱了一掌。人們正感到不知所以，女子已揚了揚頭顱，用傲慢和報復的神色，對衆人鄙夷地冷笑一下，然後轉動浸滿雨水的身軀，向黯黯沉沉，而氣氛帶點浪漫和神秘的屋門內走去。她跨過門檻，而消失在幽黯中的裡間時，街外驟來的風雨，猛地潑向屋門外人群的頭上。有人像被人襲擊了，在作着低微的呻吟，有人兀地注意到，門簷上的那盞小紅燈，竟然着魔似地

，在涼凜的風寒中，不住閃灼和跳躍不定。

街對面的偉良，在人叢中，岑靜地透過雨幕，觀看着這街市上的一景。他的喉腔內，隱隱地有一種酸澀的感覺。他先前灌下的幾瓶啤酒，如今藉着街外的風寒，而汹涌在胃臟間。他的頭腦，又是周期性地，起着暈眩和迷糊的感覺。他覺得心頭的錐痛，越來越強烈的，激盪在心頭。剛才那女子的形象，她扭擰着頭顱，回頭用鄙夷和挑畔似的眼光，對周遭對她訕笑和揶揄的人衆，投以最堅決和有利的反擊。她那種落拓而仍然保持尊嚴的傲慢，在她轉身落入陰暗的屋門時，突然像一幅景象的凝結，在偉良的心板上，留下極其深刻的烙印。偉良在酒氣湧動的混亂間，突然訝然地，驚嘆着說：「呵，是她哦！——」他聲氣含混地說着，腦袋不期然晃動不已。他像要嘔吐似地，用手捂着嘴巴，用一種難聽的聲音呻吟着。在他的身畔，站着的一個人，也不期的，用一種詭異的眼光佇望着。其中一個不解地，對偉良俯着身子，問說：「你是不舒服嗎？呃！——」在這人的背後，傳出一個人的聲音說：「他好像認識那個女子！——」這人的說話聲很清楚，但他的臉龐隱埋在別人的頸脖後，只露出他一雙不住溜動的眼睛。另外站在過道外的一個人，胸膛上讓雨水濺得濕濡。他使勁地，把腿脰上的雨水，向街外甩動着，說：「他是認識那個女子，是他自己說的！——」他用手指了指偉良，又指了指兩街對面的那幢樓宇。在迷濛的兩色中，那盞小小的紅燈泡，在光火閃耀地，掛在門簷上，任着無情的冷風左右吹晃。而街外的雨聲淅瀝，行人早已絕迹。那輛先前陷在窪坑裡的三輪車，已由車夫發力地，推向路邊的溝渠畔。車夫則匿身在風雨稍斂的屋簷後。一群人瑟縮着身子，在握捏着拳，各自在呵着氣，把手上的拳團不住吹噓着。

偉良在心神稍定之後，才擲擲腦勺，不再理會周遭人衆的議論，逕自提起腳步，向風雨霏霏的街外走去。他這一刻間，在自己的心腔裡，對自己說着：「原來竟是她！——」他瞬刻間，想起家裡的樓房後，那個居於樓後二樓尾房的女人。那個和另一個女人在吵架時，被罵作「娼婦和野鷄」的女人！她窈窕的身影，那天黃昏日落之後，猶清晰地，在樓房前雜院內出現過一次。她是出賣色相的女人，是一個用廉價愛情換取麵包的人。可是，在她飽受別人奚落和侮辱的時候，出於本能的自衛和尊嚴的維護，她也會給相逼她的人，一次狠狠而有利的反撲和反噬！她那極不尋常的厲眼，使偉良很帶感慨地，懷着惆悵和無奈的心懷，離開這個紅燈處處的風月場地，在街頭巷尾的窗縫和門檻後，不時有一雙雙嬌俏而略帶憔悴的眼睛，向街央上不絕如縷的兩絲望去。也有一兩個稍為露骨的女人，乾脆推

開樓上的窗扉，把梳得一頭亮滑，脂粉敷得滿臉殷紅的頭顱，昂伸出窗外。透過絲絲碎碎的雨花，向街沿兩側的人衆們拋媚眼。人衆中有人揚着手勢，在說：「下來嘛，姐兒們，下來嘛！——」人衆中有人興奮地鼓掌，有人躁動着腳，把潮濕的過道，踐踏得水花四濺。不知是誰，在埋怨說褲管被泥漿濺得渾里過渾。

衆人噓囂聲中，雨勢已隨着風向的轉移，而稍為收斂得多了。街燈微弱地，晃照着街上的積水。藉着倒影，兩街沿上的人衆，莫不雀躍地，對着漸然收斂的雨勢，露出一種難抑的喜悅。街上升漲而起的湧水，倒印着沿街流亮的燈火，也倒影着人們的笑靨。男人們笑了，笑得滿臉色餓的。女人們笑了，笑得紅暈滿臉，甚至各屋門簷上的紅燈籠紅燈泡，也解除了禁制似的，把光芒吐得格外的觸目和耀眼。——而偉良，在背着一胸臆的愁緒，一步跬一步地，冒着如星沫的雨水，漫步向街頭，而走出人聲雜沓和脂香四撲的花街和柳巷。街遠處，在電光和悶雷交響下，夜在雨濛後，顯得更其的晶瑩和透剔。各種車輛，又涉過街上的湧水，而嘩啦不休的，在街上製造着熱鬧。各式小販，已重新次動煙火，在街前街後，熱切地招呼着熙來攘往的人客。一輛送一輛的三輪車，由車夫蹬踏着，載送着一個個的美艷女人，向人影幢幢的黑巷內走去。一個特別嬌繞的女子，由車斗裡伸出了半截臉孔，她的美色突然地引起一片嘩響。人們議論紛紛中，有一個特別響亮的聲音，呼喚着她的名字。女人在車斗內側身而出，她的眉峰微然蹙動了一下，粉白的臉脰上隱泛紅霞。她在一群男人，如豺狼似的呼嚨下，匆匆蹬着高跟鞋，扭動着水蛇似的腰，由一個半鬢白髮的老婦人，為她打着傘，然後閃匿地，消失在一盞紅燈晃照的屋門後。街外濕漉漉的地面上，一群躁急的人衆匆匆踏過，人們爭相向那紅燈光照下的，黑黯無邊的屋門內翹去。通街在雨歇之後，一種人們追逐肉慾的歡愉，在街沿的屋門內，或街後長巷的夾道間，熾烈的進行着。街上的湧水漸退，人群却匯成了另一股人潮，不住的，乘着轎車、推着腳踏車，或乾脆步行的，走向這脂香和汗臭，夾雜不休的天地裡。幾個半醉酒的白種水兵，一批人擠在兩輛狹窄的三輪車上。他們一路上，口呼着莫明其妙的口號。他們當中，有兩個醉態醜然的水兵，一前一後，夾纏着兩個中國女子。女子們在蒼白着臉，勉強推擁出笑容敷衍着。那批水兵益發得意地，手持着酒瓶，在揚空搖晃中，唱着意義不明的流行曲。兩輛車的車夫，極其吃力的蹬踏着輪軸，他們在雨夜的風寒下，仍然頻仍的揩拭着脖子內的汗。而兩個女子，被幾個水兵夾持在車斗內。她們的笑容，由最自然的美麗，最終變成僵硬而毫無美

感的慘笑。

滿街的淫蕩聲，和唏嘶的里的呻吟和叫嚷，在這夜已漸深的城市一隅，一聲送一聲的傳送着。一幕幕殘酷無恥的淫樂圖，在偉良酒精麻醉後，意識仍未全然恢復的腦膜裡盤旋着。他耳畔聽着水兵們，在三輪車滋滋的滾動聲中，地上的水花，被濺得發出極有韻律的嘶鳴。他半迷糊間，把自己略顯孱弱的身軀，偎在街偶的一堵殘牆上，垂着頭，吐着涎沫，把自己一胸膈的穢物，盡情地嘔向溝渠裡。早先在海沿上，讓荆棘和鉄藜挖破的傷口，此刻隨着血潮的暢動，而涇涇地流溢出來。他頭腦裡麻痛，頸脖上和臂膀上，傷口的痛楚如火灼。他極其難過的，踏着虛浮的腳步，走近街隅一角的，一片小小的石屋畔，站立了下來。他很想找個地方歇歇腳，但這裡四周陰黯和陰冷。一柱水珠，沿着破陋的屋簷，瀉瀉有聲地，滴向流水嘩啦的長溝裡。石屋裡黯無光色，偉良只看到，在半幽黯中，有一個不知性別的人，懶洋洋地，坐在一把矮椅裡，用充滿呆滯和失神的眼光，望向街上的人和街上的雨。偉良喉腔裡打隔。他滿鼻腔酸痛地，把一綹鼻涎潑在磚牆上。另外把自己一頸脖的鮮血，塗抹在牆上。他半暈昏中，看到自己的鮮血，揩抹在一幀政黨競選的傳單上。那個政黨黨魁，仍然在黑暗中透着笑意。他滿臉上都讓鮮血塗抹了。涼風驟然而來，捲起四外的雨梢，點點微涼地潑在偉良的臉門上。他一下子，驟然地清醒過來。四處湧來人們尋歡作樂的聲音。不知誰人，饒是惡作劇的，在街央上燃燒了一串鞭炮。一連串的爆炸聲，震破了雨夜後的寒冷。街上出現了，幾個顯然是流氓樣相的人。他們在跳着腳，舞着手勢，向幾個弱質的女子，不住的噓聲作弄着。那群女子驚惶失措的，也理會不到地面的滑濕。她們一個勁地，衝着水花四濺的路階，急急忙忙地，向各自懸掛着鮮艷紅燈內走去。街沿來往着的人衆，不期然的，對這批流氓的放肆，流露出極其怨恨和厭惡的眼色。

偉良站在街隅一角，才定下神來，注意到剛才自己聆聽到的，除了是一群白種水兵的喧嚷外，就是女子們被糾纏時，發出半微弱的呻吟聲呼喚聲。他的思緒，一時間被連串聾耳的鞭炮聲擾亂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聽清楚，女子們方才的叫嚷聲。那群被流氓嚇唬着的女子，她們的叫嚷聲，和那兩輛三輪車上，不住呻吟和嚎號的女子聲浪，是顯然不同的。那嚎號聲中的女子，其中一個竟是他熟悉的聲音。她就是那個，住在偉良同一樓房，而操皮肉生涯的女子！她在這裡營生，倒是偉良第一次目睹的。而她在—群水兵的夾持下，噓噓嚷嚷地，迎着霏霏碎雨，而沒入噁人般黑暗的遠街盡頭，却也是偉良親自耳聞的。她和另一個女子，在雨

勢將歇未歇時的淅瀝中，逐漸被夜之海吞沒。四周的尋芳客仍然撐着貪饞的嘴臉，四周的女子們，仍然脂香撲鼻地，頻頻向街上的男人們拋媚眼。情慾被推湧上高潮，一切不幸的啜泣，反而變成毫無所聞了。寒月在雨後，第一次在雲頭上浮出半截臉。整條街整條巷，看來看去都是滿臉寫着慾望的人衆。女人們在應接不暇的喘息，男人們在追求滿足之後，臉色有點迷茫，軀體有點孱弱地，輕慢的走向街外的家門處。他們走出街頭，在路旁的乞丐們，伸着顫抖的手，向他們恩請施捨。但他們一概都木然着臉，把同情和憐憫，活活的捏死地，用鼻子猛哼了幾聲，然後橫過路央，向燈火浮沉的遠街上走去。

被寒風吹襲得哆嗦着身軀的偉良，很難過和很無奈地，偎在石屋畔，冰涼的磚牆上，把滿膈的嘔吐物，全然吐在水溝裡之後，他才稍定神形的，在石屋黯沉的門檻外，用專注的眼光，凝望着那個隱埋在屋門內，却不住望向街外的隱約人影。偉良的腦膜裡，仍然震盪着那個女子，一路上被白種水兵蹂躪着，而發出迹乎求救的呻吟聲。可是，此刻他耳際，却又被另一個女人的聲音吸引住了。那女人在黑暗中，近乎驚訝的，用偉良聽不明白的話語，在沉喃不已地絮說着。她的語音，竟然有多少是偉良熟悉的。她的說話，好像包蘊着絕大的詫異和驚奇。她說話的同時，已有另外一個人，在石屋內燃亮了微弱的煤油燈。那是一座侷促而邇邇的房屋。屋內後座，隱約在燈火下，可見到用粗糙的木板，隔成幾片狹小的空間。那顯然是幾片，臨時拼綴起來的小房。那門外深垂着又厚又髒的帷簾。那裡偶然傳來人聲喁喁。好像又誰在走動，把地面踢動得的達響。——偉良站在門檻外，半俯着腰，才避免頭額碰觸在門簷上。他的眼睛雖然視物上有點模糊，但藉着煤油燈，加上剛才那女人的失聲訝叫，使他在印象中喚起某種記憶。他雖然過去不會和這個女人交談過半句，但是憑藉着人類天性的敏感和想像，他完全可以確定；這個說着他聽不明白的話語的女人，一定是他過去，曾經晤交過的熟人。那人的印象，隨着煤油燈的游動，而最終使偉良，幾乎失聲的，訝叫着說：「是妳呵，是妳呵！——」他幾乎不能言語的，猛擲着頭顱，搖着手勢，表示着內心的激動和迷惘。

石屋內蔓騰着迷濛的氳氳。煤油燈由一個老弱的婦人，手擎着而懸掛在石屋的橫樑上。這裡膨脹着一種使人鼻騷的混濁氣。在石屋向門的狹小廳堂上，細看可發覺，有十幾個皮膚褐黑，愁容滿臉的婦女。正在各據坐在木凳上，用期待和空惘的眼睛，向門檻外，渾身帶雨和沾血的偉良眺望。當中有兩個，還是嘴裡叨着煙捲的。他們像機械人似的

，木然毫無表情，只在惘然的翻轉眼珠，一綹煙息，冉冉在她們的鼻腔內流溢出來。十幾個女人，不論年嫩的或年長的，都刻意地，在兩只臉頰上，塗上紅紅旺旺的脂粉。唇線和眉線，特別誇張地，劃得深厚和高揚。有幾個很草率地塗上銀杏色的眼膏。微弱的火光下看去，宛似兩只眼睛在灼亮，使看到的人，禁不住手骨聳然地倒抽了一口冷氣。——偉良發呆似地，對這一群可憐而無助的女人，眈眈良久。然後，把眼光重新放在，剛才使他驚訝得，禁不住發出呼嘯來的女人。那女人竟是昨夜晚上，在宵禁時候，讓殖民地軍警追逐，而走落樓房內，讓偉良和麗芳，把她和她的孩子，一同藏匿在自己的家門內，渡過了一宵漫長而可怖的夜晚的難民婦女。她那驚懼和惶悸的眼睛，距今仍深印在偉良的腦膜裡。他還記得，她說着眾人聽不明白的話語，一方面比着手勢，噙着眼淚，一方面緊緊摟抱着她的孩子。她那惶然和恐怖的神色，到了此刻，已轉化成憂悒和落寞。她坐在石屋的廳堂上，正用期許和求助的眼光，望向面前的偉良，和偉良背後，細雨仍然飄飄的街外行人。她和偉良靠得很近，彼此都真切的看到對方。彼此都沒有說話，但相互間，已明瞭到對方如今的地位和處境！

偉良低沉的嘆了一口氣。他已瞭然，眼前的難民婦女，已淪入了一種出賣尊嚴和肉體的可憐生涯。她在這個大都市落難了下來，唯一賴以生存的，就是把她的原始本錢奉獻出來，而藉此求生和圖存下去！——她看着偉良，她那一臉過份修飾的脂粉，使她看起來豈此欠美。仔細的看，在燈光的搖晃下，簡直是一種震慄式的恐怖！她顯然很能測度到偉良的心理。她在偉良猶沉吟的自語說：「果然是妳」時，竟兀自的咧開唇齒，對偉良說了一句他聽不明白的話。她的眼色裡，充滿着友善的感激和愜意。偉良心頭裡忐忑不安。他無可如何又極其無奈的，說了一句馬來話，雖然她聽不懂，但她的神色，表示出她極能瞭解他的意思。偉良說：「希望妳和妳的孩子都好。」他說罷，也許他的話，讓一群女人中的一個聽懂了。一個身材碩宏的女人，把滿頭捲着蓬鬆髮式的頭顱，低俯着，對那難民婦女，傳着偉良的話意。那女人說的是她們的語言，偉良雖然聽不清楚，但女人們是聽明白的。她們一個勁兒的領首，各人絮絮囁囁地，交頭接耳的細說一番。其中一個略帶神經質的女人，在一連串「呵」叫聲中，頻頻向偉良領首，表示着她們的內心的感激。那個難民婦人，到此已滿頰漲紅。她宛似因自己的墮落，而顯得慚作和羞澀。她顯然明白，偉良已洞悉到她的處境。一個出售廉價愛情的女人，即使是出因於環境的逼迫，但她自己內心的慚愧和不安，顯然的一直盤據在她的心頭。

屋子內擠擁着一群，溢滿着廉價香水氣的女人，屋外雨絲細碎中，夾着各式車輛，和人們踢動着路面上的水花，而引起雜沓的激盪聲。一群皮膚黝黑的印度人，在路過石屋時，不知是什麼引起了他們的興味。他們一群人，渾身透着汗氣和椰油味。他們站在門檻外，靠在偉良的背脊後，用佈滿紅絲的眼睛，向沉黯不一的石屋內瞄望。一個印度人在仔細瀏覽後，用撇動的嘴唇，發出一聲輕蔑的口氣，然後揮了揮手，示意他的同伴，一齊移步向街外的黑黝處走去。他們的身影在細雨和微風的黑夜下消失，而他們七嘴八舌的說着輕薄話。語音曠地，在這充滿尷尬和難堪的石屋內，迴旋和盤旋着。女人們顏容慘淡的，在跳動的煤油燈下嘆息，另一個女的，竟然在幽黯的一角，用慈愛的手勢，輕撫着胸懷裡的孩子。另一個用脂粉的水紅色，勉強地掩飾着臉上的病容和倦容的女人，正強掙着瞇腫的眼皮，用孱弱的手勢，抱着一個年稚的嬰兒。她撩起自己上衣的半袂衣角，把一只半乾癯的乳房抽出來。嬰兒伸長着嘴巴，很甜蜜的吮吸着母乳。——石屋內充滿了吟嘆聲。屋後的小房間內，人影晃動中，走出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婦來。她跛着一雙木屐，在移步中，發出喀喀的單調聲響。她由屋後的幽黯處，走落煤油燈火光的光量內。她有一副不帶表情，却眼睛如隼的臉孔。她那稜角形的臉相，很突兀的，浮露在偉良的面前。她有點困惑和不解的，用凌厲的眼光，睜望了偉良一眼。後者有點不知所措的，用囁囁的口氣，說着他的馬來話：「我是路過這裡的。」他說時，把手勢無意識地晃動着。他的表情，看來有點難堪和羞澀。「呵！」那婦人搖晃着頭，把她那雙稜形的眼睛，誇張地瞪圓，說：「原來你是要找女人的！」她說着時，竟有趣兼肉麻的，故意把眼睛眨動着。距離在幾步遠外，偉良猶可看到她臉上縱橫的爬紋，和她那衝着人而來的狐臭。偉良皺摺着眉，不知說些什麼才好。他只是乾咳了幾聲，用這無意義的聲響，掩飾着內心的尷尬。

一群蜷集在廳堂內的女人們，大家眼看着一場誤會，由此而衍生出來。人人臉臉相覷的，不知道應說什麼才好。燈色在這時候，突地受了寒風侵襲，正在左右跳晃着。一種將熄未熄的形景，使到那稜形臉孔的老婦，連忙踱步上前，一手掌護着火苗，讓它在風揚中，仍然保持着穩定。那婦人雖然年紀老邁了，但動作倒是俐落和敏捷。她很輕易的，又把煤油燈的燈蕊抽長。又很小心的，重新把玻璃燈罩蓋好。她對着灼灼而亮的煤油燈，像是祈告似的，兩掌作虔誠的合十。她嘴裡不知在祈告什麼，只見她嘴唇不住的在嚙動。她站在煤油燈下，燈火把她的軀影，長長地印在廳堂內，部份人的身上

。那個難民婦人蹲坐在椅子上。她的身軀讓老婦的身影覆蓋着。她在幽黯無光的身影裡，禁不住悲戚的，涔涔而淚下。她在扞臉拭淚和擤鼻子中，偉良已迅捷地，趨前俯身，對她用馬來話說：「妳的孩子還好嗎？——」他說着，用手指指向隣座，那個抱着嬰兒在吮奶的女人。那難民婦人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所指。她不住的，對偉良頷首，並用顫抖似的聲音，在比着手勢說着。她說時露出快樂的微笑。那是一種母親對兒女，滿足和愉悅的笑意。她用手勢，在向偉良傳達着謝意。她在這一瞬間間，人雖然掩埋在幽黯裡，但一臉春花似的笑意中，竟一傾無遺的，把所有快樂的眼淚，向着偉良而流淌出來。她嚶嚶哭笑之間，使她的表情，看起來竟分不出，是哀是樂的又喜又憂。

偉良倏長地舒了口氣，他在燈火下的臉色，顯得極其的穩定和適意。只要知道，她和她的孩子仍好，偉良就顯得放心和滿足了。他站在門檻內，再次凝望了難民婦人一眼。又再對一群，生活在沒有光采的女人，仔細的陵視一番。然後，很迅捷的，白衣袋裡掏出一疊紙鈔，那是他自典當處得來的現款。他把部份揣在婦人的手裡。婦人臉帶訝然的表情。她連忙用搖頭的姿態，要拒絕接受偉良的餽贈。可是，偉良在她還在猶豫地，用含混不清的話語，表示着內心的感激和溢動時，已抽步離開了石屋的門檻外。一陣碎雨和厲風，吹在他的背脊骨後，他感到渾身都溢起寒顫，但他的內心是溫暖的。他總算給一個極需要幫助的人，再一次幫助了。雖然，在通屋子內，像她那樣可憐和無助的人還很多。但是，只要他能夠幫助了一個，他內心裡就充滿了快樂和舒暢。他在黑夜潮濕的街頭，喃喃地說着他的馬來話：「祝妳和妳的孩子好運，也祝福妳們大家！」在他越走越遠，偶然回頭向石屋處看去時，只見逆着如星火的煤油燈光，一群女人齊齊地偎在門沿內，或靠在窗沿上。她們都用一種艷羨和溫暖的眼光望向遠去的偉良。那難民婦女則拳握着偉良贈與的紙鈔。她顫抖的嘴唇，在發着聽來很不像話語的聲響。兩絡如潮的淚，迅速而綿連地，流溢在她的臉腮上和頸脊內。那個稜形臉孔的老婦，似乎至終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她呆若木鷄似的，站靠在煤油燈畔，喃喃自語地，好像在驚嘆，又好像在埋怨偉良沒有好好的留下來。

夜雨的街頭，已疏疏落落地，又在街燈照到或照不到的所在，出現一群渾身濕漉而顏容憔悴的流浪漢。女人們在這人生最窘迫的時候，還可以零沽自己的青春和肉體，以渡殘破的歲月，但男人們除了瑟縮而自卑地，伸出瘦癯的雙手，向沿路的人請求捨施之外，他們大部份都淪為小偷和搶匪。他們

在街角的陰暗處，正在舉起一柄生鏽的小刀，在偉良轉身走落橫巷的時候，向他猛地裡襲來。那生鏽的小刀握在一個瘦弱的男子手裡。他在向偉良兜腦捅來時，却讓後者及時的匿避了。那瘦弱的男子，滿腮種着鬍鬚。他那雙眼睛，溢滿着驚悸和畏怖。他在顫動的口腔裡，發出了模糊不清的話語。那又是一種偉良熟聽，但却是聽不明白的語音。他極力地向偉良衝來，臉容上強掙出一種唬人的恐怖。他在說完自己的家鄉話後，又擺弄着手勢，由極清晰的英語說着：「錢，錢，錢！給我錢，給我錢！——」他說着，口裡噴着星沫，在半幽冥的月色和燈色下，他的臉相又是紅霞又是霜白的變幻不定。——偉良站在十步之外，和這個如陷在癲瘋裡的男子，彼此對峙着，而讓風雨飄飄地，在二人相距的空間內，忽起忽落的幻變不休。一輛如巨獸的貨車滑過街頭，兩支如探照燈的光柱，在街頭明亮處，掃向巷梢的黑暗處。二人在亮辣辣的光照下，宛似兩只受驚嚇的弱獸，二人同時地，在心頭裡打了一個寒噤。瘦弱的男子，在燈光火網的晃照下，突然地感到心虛和畏怯。他跳動着嘴唇，顫抖着手，然後虛弱地，把持刀的手勢垂下。他喉嚨一聲，讓生鏽的小刀，掉落在漫着水漬和泥漿的路面，然後向街外射來的車燈，狠狠地盯了一眼，嘴上含糊地輕咒一句，然後拔步走向風雨飄搖的遠街。一陣風吼而過，巨獸似的貨車，已駛近了橫巷的路口上。車頭的兩盞探照燈，咄咄逼人地，發出兩叢火花四濺的光芒。那車頭蓋上，冒出一蓬蓬的煙氣，機擘聲嘎嘎地，宛似是一只巨獸在喘息。牠在車頭上的兩只燈光，無遠弗屆地，把通地濕濡的巷頭巷尾，照得明亮透明。那個瘦弱的男人，已快步地匿入無盡的黑暗間，而他遺擲在地上的小刀，雖然是通徹着鉄鏽，但在燈照下，仍折返着攝人的毫芒。

偉良在雨絮紛紛的橫巷裡，呆呆的木立着。他通身都是濕濡，滿臉上都泛着，因痛楚而溢起的痙攣，在立在橫巷內，人在貨車的車頭燈晃照下，顯得有點落魄和無助的，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向那遙盡黑暗處。那裡偶然閃過一瞥人影，宛似那攔路截劫的瘦弱男人，仍然在那裡匿藏着。他那雙畏悸和惶恐的眼睛，在黑暗中的某一處，仍然炯炯地窺探着。——偉良垂頭嘆了一口氣，他用左手撫摸了一下右臂腔，那裡涔涔地滲着血水。兩點如洒地撒下來，使稠濃的血逐漸為成清淡。偉良在貨車駛近時，才逆着車頭的光芒，望向模糊不清駕駛室。那車頭特別高聳龐大，車頭燈俯照下，使偉良感到自己很渺小。他站在光暈裡，真的感到自己，一如一個演員立在聚光燈下。他幾乎無可循形的，赤裸裸地暴露在別人的視網裡。他站在橫巷的雨幕下，真的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尷尬和狼狽。他正想喊叫，

發出點聲音來，喧洩內心的苦悶和痛楚。而那輛貨車，竟然猛地駛前幾步，把兩只灼亮的探照燈，射在偉良的臉龐上，他感到皮膚發癢，正想揮手和發聲，向駕駛室內的人喊止。但是，車頭駕駛室內，這時候兀地，左右門扉內，伸出了兩個頭顱來。他們在沉沉喃喃地說着話，聽仔細了，却原來是兩個人在說英語。他們相繼自車窗內伸出臉龐時，偉良藉着車頭燈的迴光，原來是兩個英國人。

雨勢嘩啦地，潑在街上巷內的屋宇上，發出一種寂寥而單調的聲響。雨把巨型的貨車，拍擊得浙瀝地響。街上已少見人跡。那輛貨車，在轉頭駛向街外去時，偉良在黑暗包裹的橫巷內，聽見兩個英國人中的一個說：「是一個中國人被流浪的難民裁劫了。我們不必去理會他！——」這說話的英國人，顯然是操縱着駕駛盤的。他極力把貨車，駛向傾斜的陡坡，而顛簸着車身，向街外的燈火燎旺處駛去。另一個英國人，顯然是有點同情心地說：「可是，天呵！那個中國人，看來是臂膀讓刀子剛傷了！」可是他說的話，却没有得到駕駛中的英國人迴應。對方只是「嘖」嘆了一聲，用冷漠而不相干的口氣說：「我們難道要去管這些難民，和這些中國人的瑣碎事嗎？——」英國人說罷，就饒有勁力的，把貨車駛出狹窄而崎嶇的街巷。雨花由近街外濺入巷衢裡，潑在人身上，使人感覺到的是寒涼和麻癢。偉良站在巷衢的碎石路上，趁着一明一滅的車燈和街燈，他看清楚了，那輛碩大的貨車，車梢的圍欄上，繫着一圈殖民地軍政部的徽號。那輛車上，深重地垂下圍簾，顯然那是英殖民地軍政部，用來載用物質的運輸車。車輛在行駛中，不知是否有意地，在周遭噴放着濃煙。煙氣在車輛遠失在街頭後，猶然膨脹和飛揚在虛黯的兩夜空間。一群棲息在簷屋上的雀鳥，受不住煙霧的薰蒸，正在震翅地咕叫着。幾戶人家，在樓上樓下，都推看窗扉，探頭向街上或巷內窺望究竟。有一個老者用沙啞的嗓音說：「那裡來的這種煙氣？薰得人滿腔不舒服！」另外鄰家的婦女，用咳嗽着的聲氣說：「那人是幹什麼了？走路顛三倒四的！——」她瞪凸着眼珠，很着力的望向樓外橫巷上的人影。那人影徐徐而行。他步勢艱難而踉蹌地，一直顛抖着身軀，冒着細雨，而消失在車影綽綽的街頭。——那人是偉良。他沿着濕漉的街頭慢走。他垂下的右臂膀，在雨中不住的淌血。血水自指尖上，滴向兩花四濺的路面，使到一路上，偉良在艱辛地獨行時，一條如影隨形的血路，在他的腳梢後緊隨不捨！

大城市像被雨水催眠了，正在翻吟着節奏單調的浙瀝聲，把地上的人，催入軟軟綿綿的雨夜酣夢。地上所見，四處都是滅了燈和熄了影的店鋪。車輛已逐漸稀少。只有偶爾三幾個夜行人，披着雨衣

或撐着雨傘，在匆匆忙忙地，踢動着街上的水漬，往各自的家屋奔往。一群流浪者，畏縮地，在街巷深沉處，向街外天外，張望着寥落和無神的眼光。幾個根本無家可居的三輪車夫，他們有年青力壯的，或年邁孱弱的，則偎攏在車斗內，張起勉強能夠蔽風的帆布篷，在寒夜瑟瑟中，扯起微弱不定的鼻鼾。一群脫毛的野狗，在呻吟聲中，一起畏縮在一輛輛的三輪車腹下。偶然有一兩只野狗，在百極無聊中吠叫幾句。——偉良向雨沫細細的街頭上走着。那種剛才受襲時的傷痛，和先前的酒噎和長久以來的暈眩感，使他滿胸滿胃，都充斥着難過的鬱悶。他踏着自己的影走，影子像捱不住疼痛的，在路面的倒影上，不住的發顫，和扭成古怪的形象。那一滴滴的血，再濃也讓雨沫沖和了。他像一個被戕傷的幽靈，一直輕飄浮游地，在長街上逸過。遠處電燈柱下，或店鋪的過道支柱後，不住有幾個叨着悶煙，塗着濃郁得使人鼻癢的胭脂的女人，正在圖掙扎地，努力向街上最後的行人，施以最後的挑逗和誘惑。街上的人影漸次消匿後，在電燈柱下的女人和過道裡的女人，不約而同的嘆了口氣。她們把最後的煙蒂拋擲後，人影就被雨水和夜色吞沒了。天上本來忽明忽暗的月色，這時候已全然隱匿不見了。

偉良彷彿是，這個大城市，夜的最後巡禮人。他路過街衢時，抬頭遙見自己的家屋，那幢老朽但依然屹立的樓房，完全浸沉在風雨淒迷中。他全身都披着雨濕，也懷着一腔的愁悶和傷痛。他在今天夜裡，送走了他的少年距今的友伴阮坤。也目睹了一個難民婦女，在生活的煎熬下，終於把自己推向火坑裡。在那熱火和慾火熊熊中，把自己的軀體和靈魂，接受這最殘酷和悽慘的鍛鍊。——偉良臨近家門的時候，猛抬頭間，却見樓房巷衢外的殘牆上，清晰無比地，張掛着一幅，被水勢沖刷得水色滌灑的白布條。上面很有勁道的，用各種語文，寫着幾句話：「明天投票日，就是你履行民主權利的日子了。要美滿和幸福的將來，只有把你神聖的一票，投給廉潔可靠的某某政黨！」——天上驟然間劃着電光，接着是嘈耳的悶雷。偉良在雨中，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他靠在樓房前雜院內的水渠上，忍不住喉膈的衝動，嘩啦啦嘔吐不休。一種心頭的戮痛，使他眼淚腺被猛地截斷一般，一重分不出是淚水或雨水的流液，潑潑地在他的臉頰上奔流着。

(十一)

在夢與醒的邊沿，使人的意識，在迷糊中載浮載沉着。天邊透着朦朧的亮光。四處經過一夜的淫雨後，景象遠觀近瞻，都顯得透明和剔亮。晨曦中

第一句鷄鳴，在樓房後的曠野處傳誦過來。在鷄鳴的頻仍中，偶然可聽到，在樓房後曠野後的海沿上，傳來一片雜沓的叫嚷聲，和淒苦的悲鳴聲。不知樓房內誰在說：「慘哪，慘哪！大水把整片木屋區沖塌了！——」在這呼喊聲的同時，遠近隱然可聞一片哭嚎聲，人們在議論紛紛着，說的除了中國各種方言，也摻雜着高低不一的馬來話。在各種忙亂的聲動中，有人在哭兒哭母的捶胸和跺腳。也有人倉惶地搬運着，各式的生活家具。有人用馬來話，高揚地慘呼說：「天呵，天呵！有人在水裡被活活泡死了！——」說的人，喊叫得幾乎嗓音都嘶啞了。

他在極其淒慘地呼喊後，在此處的樓房內，人們都受了感染似地，一簇人紛紛的躁動腳步，向樓房後的曠野和海沿處走去。樓板和樓梯，被忙亂的腳步，踢得巍然震動，廊道裡將醒未醒的單身漢，在強掙着惺忪的眼，和扯動着沉啞的聲音，在問說：「又發生了什麼事嘛？大清早又是叫嚷不休的！——」另外一個半睡半醒的聲音，埋怨說：「昨天早上吊死了人，今天早上又說是泡死了人，這是怎麼搞的嘛！——」在他怨聲未歇的時候，樓房後的悲號聲和哭嚎聲，已浪潮般地湧來。一種原本晨曦時寂靜，此刻已被一場悲劇式的哭鬧震碎了。在夢與醒邊沿掙扎和徘徊着的人，此刻已在轉了一個睡姿，然後渾身罩着汗雨的，作了一個夢魘似的吟嘆，然後兀地坐立床褥，用疑惑不定的眼光，望向樓房窗外，那飄浮不定的晨露和晨光。

偉良在怔忡之間，和麗芳交換了一下眼色。兩個人的心頭，瞬間溢滿着酸澀和痛苦。經過昨天早上，小碧兀然地自縊而死之後，二人心腔間的震盪和波瀾，一直久久地不能平復。偉良內心的糾結和困苦，其實比麗芳來得更逾多倍。他在睡夢中，魂去魂來之間，總是縈迴着阮坤的背影，和樓房賣笑女子，在水兵的夾纏下，發出的悲呼和沉吟。也夢到那難民的婦人，在懷抱着孩子的時候，讓一群貪婪得流出涎沫的男人，正在肆意和無忌地蹂躪着。他們在痛苦中，匯成的聲音，如焦雷似地，在偉良的耳鼓裡，驟然地鳴響着。他壓抑不住內心的恐怖和畏怯，對麗芳慘白着臉色和唇色地問：「是什麼一回事了？是不是我仍掉在夢淵裡？」他問得有點躁急，聲音聽起來有點含混不清。樓房外說話的人聲，通過半聾塞的耳膜，聽起來有點飄忽和膨脹的感覺。一下子，他竟毫無來由的，迸出聲音喚叫了一句：「阮坤！——」可是，在晨光昏暗下梳髮的麗芳，却很不解的，用詫異的眼光，對他凝睇了一眼。她半明不白的，輕聲「噢」嘆了一聲，然後岔開思緒，用篤定的口氣對他說：「你不是在做夢，偉良！是真的發生了不幸的事。樓房後海沿處の木屋區，被大水沖走了七七八八！——」她在更衣着

，曙光在窗外折返回來，雖然色彩有些黯敗和沉淡，但她的曲線形身段，仍然清晰可辨。——偉良深嘆了一口氣，翻身下床更衣着說：「妳是怎麼曉得的？又是發生了新的一場悲劇！」他彎腰褪褲時，才發現自己的腿腔，好像有一種麻癢難舒的感覺。那如蟻噬的，右臂腔上的傷口，仍然痛苦的游佈在身上。昨夜那橫路截劫的難民，到今天早上，仍然使他清晰地，牢記着他那副惶恐和失措的神情。他在焦躁和驚悚中，仍強持着，用生澀的英語，在吶喊或哀求似的說：「錢，錢，給我錢！——」然後人影像旋風似地，消失在霏霏的細雨中。偉良在一路上，衝着逆向的雨箭，向自己的家門邁走時，那流浪人顫抖的聲音，在說着「錢，錢，錢！」時，他只感到心頭的刺痛。一直相伴着他，由初夜的輾轉床榻中，而墮入遙遠無垠的睡鄉內。

——偉良和麗芳從晦暗的家屋，走向冷冷濕濕的樓房甬道時，房內的老阿媽和輝兒，仍然在睡夢裡浮沉着。整片樓房的人，已先先後後的，穿過樓房後狹窄的過道，而走落晨光微照的樓房後。那裡的曠野上，一簇簇及籐的野草，全沾滿着冷濕的露珠和水漬。一群青蛙在追逐着蚱蜢。幾只野狗在荒草的垃圾堆裡，正在埋着頭，在啃咬着一堆豬骨和牛骨。一群拾破爛的人，隱隱約約在晨霧中出入着。人們走落泥濘如漿的野路，才發現遠處煙水茫茫。在海水逐漸高漲的岸沿處，遠看過去，先前那一片雜亂的木屋區，在潮水的洶湧，和雨水的洗刷下，只剩得一簇破碎的鐵皮和木板，在水波推逐中浮沉不定。那岸沿上，靠在一棵棵的珊瑚樹下，隱見一群人，在太陽第一道光芒，自海之角浮冒出來之後，各人的臉龐上，除了雨水和海水，就是折返着兩顆晶瑩的淚珠，在眾人疲倦和黯淡的眼眶內閃耀着。一群偎在樹叢後，突地用尖吭和淒厲的聲音，在哭嚎着失去的家園。另群人則在清理着手上的細軟。他們當中，有一個偉良和麗芳熟稔的馬來婦女。她和麗芳同時在市場上，擺攤營生的婦人。她垂着眼淚，用失神無光的眼睛，望向着偉良和麗芳。她的雙眼內，完全沒淚水浸沒了，她好像認得不認得地，對偉良夫婦洶淚和哭泣着。在她的身畔，前後蹲匍着一群人，幾個印度男人和女人，在躬着身軀，在猛力地向泥架和草叢裡搔撥。他們的嘴裡，在含糊不清地叫嚷着。他們好像是掉了什麼，在草架裡尋尋覓覓的搔抓着。有人在草叢裡，先先後後撿起了，一顆顆發亮的鏤幣。另一些人，則抬起疲憊的眼珠，望向滄海迷茫中，一群粗壯的青年人，正在划着小舟，向起伏不定的海流裡，打撈着自家掉散在波濤裡的財物。天色漸然的明亮，海沿四處，已擁集了一批觀看究竟的人眾。另外，一輛警車也開抵了現場。在潮水湧動的海面上，幾艘小型

的水警船在巡弋着。有人看到，朝陽第一道霞光投向海面時，幾具浸得發脹的屍體，正由水警們撈起，而匆匆忙忙地，向晨霧籠罩的海面上駛去。岸上少說也麇集了，上千的落魄難民。他們中，有人目睹了水警把浮屍，載往到遠方去，一時掩不住內心的悲痛和愁苦，他們群聲而起的哭嚷着。有一個婦人猛力地在捶胸和跺腳，她在哭喊着親人中，最終竟刺激過度，抵受不住風寒和悲傷，竟然兀地裡暈厥了過去。人們在施行急救中，不住發出了嘆息聲和嗟怨聲。

整片木屋區，經過一夜雨淋和水淹後，終於化成一片殘缺和破落。遠遠近近，看去盡是愁眉苦命的一群。被海水和雨水沖毀的房子，只剩得一條條支架或橫樑，或者乾脆整片房屋傾圮了，遠看真是一幕劫後的瘡夷。人們在偉良和麗芳，一群左近到來探望的人衆走過時，都不期然的，伸出了一雙蒼白和發抖的手，嘴裡喃沉地，在說着請求救援的話語。可是，這一些人本身也是貧瘠的苦難者。他們望着這一群滿臉愁苦的成人，和一群張着飢餓眼睛的孩稚，也只好無可奈何的，攤攤微弱的手勢，和伸出苦澀的舌頭，舔舔乾澀的唇皮，用苦笑代替回答的，向他們作着歉疚的微笑。那些失去家園的人，互相依偎着，不分男女或成人童稚的，在齊聲地嘸嘸痛哭。海上驚濤朝天而起，太陽的光芒，在倒影的怒濤上，染成點點灼灼的金光，一艘早開的輪船，破着浪而去。一群捕魚爲生的漁船，在朝陽萬丈的光霞裡，正響着汽笛冉冉前進！

偉良靠在海岸上，腳上踏在一嶄稍爲高聳的石坡上。他用遠眺的姿態，臨空地望向那群閃耀不定的漁船。他的思緒，又像潮水在拍擊海岸後，又迅速地往回到向在深海裡。他回溯到童年少年青年時的種種，也回味到他和阮坤和阿祥的友誼。以及，這種友誼在多年來的風風雨雨中，所經受到的摧殘和考驗！阮坤已隨着漁船，冒着長夜的寒風和星光，而消失在茫茫的大海裡。而阿祥則淪爲階下囚，在獄中等待法律的裁決，而面對着無涯無垠的鐵窗生涯！——而自己呢？也許自己如今比他們活得安全一點和平穩一點。但是，誰能知道自己今後的命運又如何呢？在萬丈塵囂的現世下，往往誰人都不能夠預知自己的命運！命運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就像潮水那樣，突然地來突然地去。誰都不知道，它們來自那裡，又去向何方！命運就是命運！

站在潮起潮落海沿的偉良，最終面對着洶爛的朝陽，坐了下來。他坐在高聳的石坡上，用極大的自制力，使自己混亂的思緒，得以平復下來。他這一截日子以來，經常地感到頭腦紛亂。他已經隨着年月的日高，和生活環境的日趨艱蹇，而變成思維日漸遲鈍和呆滯了。他對周遭的事物，彷彿日漸失

去了敏銳。他到了今天，甚至不知道，自己今後將如何活下去了！人的心靈走在十字街頭，而不能自釋自解。那麼，人的彷徨和無助，即使有所謂的神靈，也不能對之——救了！——偉良在海風吹蕩下，頭腦不但未能清醒，反之一種麻木，兀地灌滿心頭。他作夜的臂傷，和日來頭腦內，充斥着的暈眩感，一下子毫無來由地，在他的心腦間盤據着。他耳畔聽到海嘯聲，也聽海禽的嘶鳴，也聽到失去家人和家園的人衆，在他的耳畔齊奏着哀歌。他在恍惚和矇矓中，聽到他的隣居們，在他的耳畔絮說着，也聽到麗芳和輝兒，在他的迷糊感覺中，說着話呵着氣和呼喚着自己的名字。他們的聲音顯得很惶惑和急躁。各種說話，在他的腦膜裡和耳鼓裡，升騰翻覆着。他依稀記得，今晨天矇矓時，麗芳對他說：「偉良，你昨夜回來時，滿嘴腔溢着酒氣！右臂腔又是沾滿血液的。你在半暈迷的狀態下，回返家門的！——」他又記得，在他半掩埋在睡鄉裡時，麗芳又在對他說：「今晚上的這場雨水，把海沿的浪潮都推高了，有人說，至少有七七八八的木板屋，要被狂湧的潮水沖塌了！——」所有的說話聲，好像相隔着一截時空的銜接。在他迷糊呻吟的時候，他又聽到，有人在他的耳鼓內吹着氣。在他的耳畔，輕輕地呼喊着：「偉良，偉良，你醒醒呵，偉良！——」另外一個童稚的聲音，在說：「爸爸，爸爸，我是輝兒哦！——」其他的人，都是同樓房的住客們。他們有秦先生阿牛叔阿貴陳其祥陳伯小柯等等。甚至阿招和那個印度住客，也摻雜在其中。女人們的聲音如蚊蚋。但聽仔細了，仍然認得出，有阮坤和阿祥的老阿媽。也有樓上幾個女住戶的聲音。那個在樓下中房，替人穿綴塑膠珠串的少女，也在發出驚懼的呻吟。在人衆絮議中，那一群單身的老年住客，正在唏噓嘆息中，那個樓上前房屋補鞋爲生的中年人，正嚷着召喚救護車，可是人叢中有人阻止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兼帶着焦躁的表情，在等待着偉良的甦醒。房屋內的空氣，越來越悶鬱。樓房外，大街上盡是湧湧的人潮。許多人都趁着上菜場的方便，順便走進鄰近的投票站去，履行市民們的義務，投下了神聖的一票。滿街都是巡邏警車的笛響，一群英籍警官，正斥喝着一群不守公衆秩序的人群，另外一批人，在樓房外的過道上，正在閒談着投票的種種。不知那個激動的人，竟在大庭廣衆之間，絮絮地詈罵着某政黨。在一陣人聲的喧攘中，偉良已被喧鬧的聲音震醒了。他兀地甦醒了過來，整個人泛着冷汗的，在自己的家屋內，躺在床。他周圍站着隣居群，人人都用撫慰的眼光，看着他逐漸轉醒過來。他睜開沉重而苦澀的眼皮，眼簾裡首先顯現出妻子麗芳的臉影，和兒子若輝的淚眼和臉龐。通樓房的人，都齊集在他狹

小和侷促的家屋裡。有人輕輕地，關切地呼喚着：「偉良，偉良呵！——」每一個人，都因為他的甦醒，而倏長地舒了一口氣。有誰夾在人堆裡，在衆人的脖子後，浮冒着一雙喜悅的眼睛，說：「他醒了哦，他醒了哦！」另外一個女的，用附和而低沉的聲氣，說：「剛才真的嚇壞人呵，他幾乎翻身，掉在海水裡！——」另外一個男的說：「他是真的暈厥過去了，瞧他近來那副孱弱的模樣！——」最後的那句話，很引起了衆人的同感。大家一致認為，偉良近來轉變得太孱弱了。他的臉色血色也不如前。一種中年人應有的氣旺和壯碩，在他的身上已完全看不到了。沒有一個人瞭解到，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只有麗芳滿臉悲苦和傷楚的，瞭解到丈夫近年來的沉痛和積悒。他自從在那種熾烈的鬥爭戰線上，退卸下來之後，他就一直沒有好好的生活過。他在一種自卑和自責的交困下，把自己緊緊地箍鎖住！他一直活在自譴自責中，讓自己的心靈，永不着際的飄蕩着。他離開從前的生活，就一直沒有讓自己的心靈，得到一刻的舒緩。他把自己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彷彿外在世界的壓力，和內在心理的壓力，使他的自卑自責，逐漸要扼殺他自己而自甘！

偉良在轉醒之後，在氳氳濃郁的家屋內，竟無由自制地，洩洩地洩出了熱淚。他的淚燙得他臉頰發痛，他的心跳驟然加據。他的暈眩感，仍然在腦膜裡麻痛不已。他一手抓着麗芳溢汗的手腕，另一手抓着輝兒的手臂。他用細弱的口氣，說：「我都讓你們嚇壞了，真是對不起大家！——」他抬動無神但神覺仍然清晰的眼睛，望向房屋裡的人。也許是他太過疲倦了，看人的神情極其疲累不堪。他這時候，才聽到麗芳在嚶嚶啜哭。輝兒把臉龐枕匍在被褥裡，他沒有哭出聲來。只是磨搓着牙齦，在不輟地輕呼着「阿爸，阿爸！」而隱身臥在閣房中的老阿媽，也在病榻上，用聽來輕細的聲音，在喃喃自語的說：「偉良兒呵，你要好好珍攝自己呵，你還有許多未完的職責呵！——」老阿媽的話語，一聲迭一聲的傳來，聽得房屋內的人衆，無不聳動着顏容，用唏噓嘆的聲音，表示着內心的惆悵和悲悵。偉良在床榻上翻身而起，他兩只手仍握搓着麗芳的手腕和輝兒的手臂。他清了清喉嚨，和平穩了一下神思，才帶着愧意的，對老阿媽妻子兒子和所有的隣里們說：「我真的暈厥了頭腦，害得大家爲我焦忙了一陣。我真的感覺到慚愧！——」他說着，移步走落床沿。他抬動起眼睛，很仔細地端詳看麗芳的臉膛。她讓淚水把整副臉，冲刷得一片光滑和流亮。她沒有說話，只是把頭垂向胸脅下。她用一只蒼白而顫抖的手，輕輕地拂摸着輝兒的頭髮，後者把整副臉偎在母親的腿膛上。一房屋裡，盡是大

人小孩的擤鼻聲。隣居們，終於舒長着氣，用堪慰的語氣說：「總算是皇天有眼，偉良沒曾掉在綠水深波裡！」說話的人，不住用嘴「噴」出聲來。他搖晃着頭，低聲地吟說中，大家才看清，那是戴着厚邊眼的秦先生。小柯站在一旁，伸出有力的手，在偉良的肩膀上，撫拍了一下，說：「偉良哥，你的精神和氣色，都不太好，你還是多休憩休憩吧！——」其他的人，像阿牛叔阿貴陳其祥等，都說類似的話，對他撫慰着。房屋裡的人，有人在門外說：「剛才也真的是危險，他幾乎整個人掉在深海裡！——」說着，幾個人絮叨地交換着意見。大家都爲剛才，幾乎發生的悲劇捏了一把汗。人們先後離去時，腳步在狹長的廊道裡，踢得咚咚地響。那幾個佝僂着腰，在緩慢地踱着腳步，向樓房外走去時，不知是誰，在提醒大家似地說：「投票呵，今天是投票日呵！大家不要忘記呵！——」這屋外的聲音傳到了房屋裡來。偉良在略爲定神之後，說：「我們也該要去投票了！」他的話猶未說完，小柯已握着手拳擊拍着左掌心，說：「這一班烏煙瘴氣的政黨，真是他媽的！——」他罵說着，人已急遽地扭轉了身，闊步地向樓房外走去。上午的陽光，已紅旺旺地在雜院內泛濺起來。野狗和蒼蠅，不住在街頭巷尾奔竄着和飛揚着，人們在紛紛向投票站步去時，滿街上却站滿了荷鎗實彈的軍警們，在沿街的電燈柱上、垃圾桶上和郵政筒上，到處都可見到，用油漆書寫着的，反對投票抵制投票的宣傳單。有一行大字用黑墨寫着「吊死殖民地主義者的走狗政客！」斗大的字寫在磚牆上，幾個英籍警官，正懊惱地，指示着幾個印度工人，在把字蹟清滌。而偉良和秦先生阿牛叔，一道走出樓房前的雜院時，陽光媚漫處，却見滿地都是反投票抵制投票的宣傳單。也許貼傳單的人，在倉促間來不及走避軍警的追緝，沿着街衢左近，都拋滿亂七八糟的傳單和漿桶。幾個印度人馬來人，正被一個英籍警官指示着，把所有狼籍滿地的雜物，統統堆疊在垃圾車上。一群行人路過時，掩不住好奇心的佇足張望。那個正在震怒的英籍警軍，兀地作勢地，向佇足而望的人衆斥罵着。人衆在惶恐和怖慄的心情下，正急速着腳步，向遠街的投票站上走去。

離開家屋的偉良，站立在白花花的陽光下，他感到今天早上的所有意外，都彷彿是一場夢魘似的，使他捉摸不定。在他腳步有點浮蹉地，離開樓房的過道時，在黑黯的晦光下，他看到阮坤的老阿媽，在她淒涼地，轉身走向更黑黯的裡間時，他瞬間，宛似看到她老人家，橫摺着皮紋的臉膛上，掛着兩行苦楚和酸澀的老淚。她不知是痛惜偉良的不幸，抑或是傷感於自己的景況，竟然在一路上，移步

而行時，在發抖的兩肩上，把她欲喊欲哭出來的聲音，強行地掩抑住。她在無言的哭聲裡，已把她內心的創痛，無遺地表露了出來。她的背影冉冉地，消失在無垠的黑黯空間時，偉良的眼眶發熱。眼窩裡蓄着淚水。他一下子想起阮坤。他的背影，也是冉冉地，消失在黑黯的空間的。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潮水和虫籟的嘶鳴聲中，他終於也消匿在無垠的夜海裡。在偉良再定睛望向樓房的過道裡時，阮坤老阿媽的背影，已被太陽下的另一面黑黯吞沒了。樓房外灼熱的陽光，使偉良步出雜院外時，他和秦先生阿牛叔，三個人都宛似，被陽光兜頭地捶了一擊。三個人的眼眶內，充滿着灼痛，秦先生和阿牛叔，交相地用手掌，護着被陽光蒸晒着的頭顱。他們對偉良，幾乎同聲地說：「你要珍重自己哦，偉良！你的身體近來很不夠健康！——」他們關切地說了一句，然後用模糊的語音，說他們就將要投票去了。街衢外揚起一重煙霧和塵末，一輛閃着警燈的鎮暴車，如吼地在街上馳過。人們透過那如網的車窗內，可見到一群手持着標語和傳單的青年人，被嚴緊地扣押在車廂內。他們中有人，發狂地用腳踢着車廂的鐵門。另外幾個青年人，則在唯一的網窗內，扯大着喉嚨，在高喊着：「我們堅決抵制殖民地主義者的虛偽大選，我們要揭破殖民主義者的政治騙局！——」在喊聲不絕中，鎮暴車已全速地向街遠處奔去。一路上不少市民，都停住了腳步，用驚疑不定的眼光，望向那輛，在煙飛和塵飛相掩着的鎮暴車，在街盡處如魅影般消失了。街上各族人等，不免交俯着嘴巴和耳朵，在細絮地議論着。街頭被陽光，晒得瀝青路上發燙，一絡絡輕煙，在路央上升騰着。一群人衆走在路面上，一時大家都抵受不了腳板下的灼熱，人人都急轉着腳步，向店鋪前的過道上走去。那裡陰蔽的所在地，遠看盡是一群，被太陽熱灼得不住喘氣的人群。

偉良站在雜院前，稍爲在太陽的俯照下，凸露出來的陰影裡。他在這裡，目送着秦先生阿牛叔和樓房大部份的住客，都撐着紙傘，或乾脆用一幀報紙，掩蔽着頭顱，而向街外陽光和塵影交雜的遠處走去。每一個人經過偉良的面前，都對他投以關切的一瞥。有些還輕聲的要他「保重」。街上充滿着使人難耐的熱浪。而偉良的內心，却感到無比的滿足和甜蜜。他好像第一次品嚐到人情的溫暖。在他的內心，如潮洶潮地，無處不充斥着人間的溫情。那些隣里們，雖然淡淡的問候，和淡淡的眼光一瞥，都給他帶來極大的撫慰。他正在情緒激盪之間，眼前一花，却看到麗芳一手撐着油傘，一手拖着輝兒，在他的面前站着。街外人聲車聲喧鬧不休，滿街的人，都在議論着投票。幾個滿臉油脂的人，正在屋宇的簷影下，秘密地進行着賭博。他們手裡

擎着一疊發皺的報紙，衣袋裡充斥着紙幣。他們在接受着賭注，並且略有爭執地，彼此盡管壓抑着聲氣，但爭吵得臉紅脖子粗的，在咬着牙齦，並揮揚着手勢。——偉良陪伴着麗芳和輝兒，三個人緩慢地，踢動着腳步，向人群蟄集的投票站走去。這時才是晌午時候，街外直晃晃地投下陽光。那投票站設在一臨時，搭綴起來的屋寮內。外沿圍着鉄蒺藜，幾個英警官，正率領着一群印度軍警，在隣近監視着。三幾輛警車和鎮暴車，在橫巷的樹蔭下停佇着。幾個印度籍和馬來籍的軍警，則牽着幾只警犬，在遠遠守衛着。太陽燥熱的火浪，蒸騰得軍警們不住在拭汗，警犬則吐長舌頭在喘氣。

一路上，麗芳對偉良，關切和殷勤地垂問着。她走在街路上，突地停下了腳步來，對偉良深切地說：「你的體質越來越孱弱，偉良！我真的對你有點擔心！——」她說完，又撐着油傘，攙着輝兒，一直向街遠處走着。偉良垂着頭，望着自己的軀影，在燙熱的瀝青路上，像幽魂似的浮游着。他沉重地吐了口氣，用漸歛和茫然的口吻說：「是我不好，給妳和大家，添了這許多的麻煩！——」他有點對自己懊惱似的，說着把兩拳緊捏着。他捏得指節簌簌地響，宛如如此，可以捏碎內心的躁惱似的。麗芳的半截臉埋在油傘的邊沿上，她沒有讓偉良看到她的一雙眼睛，却讓偉良看到她抽搐的鼻準。她在努力地，把自己的傷感和悲痛，在強有力地抑制着。輝兒的一只手握在她的手裡。一種特異的情感，通過溫熱的母體，而流注在兒子的心坎內。她宛似受了感染似的，一路上走着，一路上沉默不語，而他不時把頭枕靠在母親的腿脛上。——偉良一路上，除了內心激蕩般的難過外，他的眼光，同時瞭望到沿街都是飄揚不歇的政黨布條或標語。它們正書寫着，各式最美麗和誠懇的諾言，向市民們誘惑着和鼓吹着。它們正在努力的，爭取最後一分鐘的游說，希望在這緊要而最後的唯一一刻，向猶豫和徘徊不定的市民們，爭取到最後決定性，而帶有同情心的一票！

偉良在走落氣氛肅穆和枯燥的投票站時，突然內心升起一種極其懊惱的感覺。他抬眼看見，四周鉄蒺藜外，三三兩兩地，站立着幾許皮膚白皙的英籍警官，和一群臉無表情的中國籍軍警。一面豎起的牌扁上，用四種語文書寫着「投票需知」等事項。一群老邁得臉容皺摺的老人，正由幾個穿著制服的事務員，指示着向黑漆封條的箱籠內投票。幾個年青的小伙子，揹抬着兩個殘廢的婦人，顫抖着手勢，往箱籠裡投下了一票。在旁邊的人，很有耐性地，向幾個不明手續的人指示着。一群馬來人在集體投票後，由另一個出口，往街外走去。另一群印度人，不知是否手續弄不清楚，正在那裡磨菇着。

有一個印度人不耐煩地說：「不投票算了，不投票算了！——」其他的人，也跟隨着起鬨。那幾個負責監督投票工作的事務員，正忙得手忙腳亂的，在頻頻解釋着並敦勸着。人群趨集在低矮侷促的投票站內。那是倉猝間完工的木搭屋寮，四處完全沒有通風設備。寮屋的頂脊，又是用鐵片綴成的，所以在火熱天候下，傾注下來的熱浪，端的把屋寮內的人，如被火烤似的灼熱難當。不知是誰，在偉良的耳畔，用痛苦呻吟似的聲音說：「真的要熱壞了。這種天氣，這種地方！——」偉良本來就有了一種悶鬱欲吐的衝動。加上連日來的暈眩感，此刻蠢蠢然而動的，爬搔在心頭。他幾乎忍不住的，要狂噓一聲，把內心的煩躁，一吐而盡。可是，那說話人的聲音，太使他熟悉了。他回頭望向那說話說得有點痛苦的人。藉着寮屋內晦淡的光芒，偉良看到，那說話的人，是他的隣里，也是阿祥的老阿爸陳伯和他的老伴陳伯母。後者已熱倦得奄奄一息地，把半截頭顱偎在陳伯的肩膀上。他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腳下有點不穩地，在酷熱漫騰的投票站內，不住淌汗和拭淚。他們幾乎捱不住了，要傾身倒向地上。旁邊的人衆，竟出現了幾個好心腸的人。他們用極大的臂腕力，把陳伯老夫婦撐持着。另外有幾個，同樣和陳伯老夫婦年邁的人，則靠在屋寮唯一的小窗畔。他們在熱浪的浸濡下，一個印度老婦人，蠕動着沾滿檳榔汁的嘴巴，在說：「昨天晚上才淋了一通宵的雨，今天上午時候，却又是酷熱難當！——」這印度婦人，身上披着沾滿汗水的衣袍，她方才的話是用中國方言說的。在場的人，一個個按着秩序，由一個事務員指導着，逕向一片小小的密室內，劃下一片特定的紙屑，然後又越過一條黯沉的過道，向擺置着投票箱的所在走去。全部程序本來極簡單的，可是因於工作人員，缺乏效率和經驗，至使投票的進行，出現了混亂和困難。幾個政黨候選人，在屋寮內外視察時，雖然對有關的情況很不滿意，但投票的現場，遍尋都無法看到選舉官，故此候選人等，只是噴射着涎沫，向在場的記者人衆，發發牢騷，和提提抗議之外，就不得不要領的，快快地離開了投票現場！

偉良好不容易，才完成了投票手續，離開了悶熱的寮屋，而走落艷陽如火的街頭，而讓自己幾乎熱得爆炸的頭腦，得以喘息片刻舒緩片刻。他站在街央上，和麗芳輝兒，一起望向人群如鯽的投票站。人們都帶着焦躁和不安的表情，等待着和排着隊，一個連送一個的，往沉黯而悶熱的屋寮內走去。人群中有人危言聳聽地說：「誰都得投票哦，誰不投票是要犯法的！——」像類似使人恐慌的話，在熱浪四溢的街頭上傳誦着。人們不分男女種族，像

被謠言震盪了似的，大家幾乎發生了騷亂。他們的身軀推擁着對方，腳板踐踏着對方，而致全場發了驚訝的呼叫。一群遠遠站崗守衛着的印度軍警，正瞪弄着警惕的眼睛，向人群監視着。而在現場不遠的偉良和麗芳母子，却被一個留着八字鬚的印度軍警，極其粗暴的，戟揚着手勢，說：「你們投過票囉？嘎！——」他雖然站立在幾步以外，但腥臭的口氣，仍然清晰可聞。他那猙獰的臉相，很使偉良反感的，對他凌厲地瞪望了一眼。印度軍警宛似受到抗擊似的，用懊惱而傲慢的口氣，重複地對偉良和麗芳說：「我是問你們呵，你們是聾了或啞了不成，呃？——」他說的是馬來話，其咄咄逼人的聲勢和架式，很讓麗芳驚怯地，用一手抱着輝兒的頭顱，另一手仍然擎着油傘。她母子顫抖的身影，在陽光俯照下，顯得有點浮晃不定。四周的人，一時間被這景象吸引住了，人們屏着氣，圍觀着那趾高氣揚的軍警，正在向偉良訓斥說：「你們投票完畢了，就不該留在這裡的現場。你們這是擾亂了投票的進行，破壞了投票的秩序！——」他不管有理無理的，一個勁兒的，在自說自話的嚷說着。偉良站在灼痛的陽光下，感到滿腦膜的麻痺和滿胸臆的憤怒。他緊扣着唇皮，兩只手掌握成拳型。他正歇力地，制止自己吶喊出來和憤怒起來。他瞪望着印度軍警的雙眼內，燃燒着熊熊的怒火。他在半暈眩中，聽到自己對自己說：「偉良呵，不要惹事，偉良呵！——」在他恍惚之間，又聽到印度軍警，嘿嘿地味笑着，說：「你還不攜帶着這女人和小孩，離開這裡，嘎？——」印度軍警說着，揚着手勢，一副充滿得意和驕恣的表情，在陽光普照下，顯得更其的觸目和可憎。在街沿四周的人群，爭相地觀瞻着這充滿欺凌和侮辱的一幕。人人都只是伸出舌頭，舔舔乾癆的嘴唇。在全場沒有一個人叨議或說話。也沒有一個人上前規勸偉良。大家都只是無奈和無助地，望着偉良顫抖的身軀，屹立在陽光下喘息。在油傘陰影下的麗芳母子，則蒼白着臉，在喃沉地不知在說着什麼。

偉良在如夢的邊沿裡轉醒過來。他重重地，嚥了一口涎沫，然後像說着什麼，又沒有說的，只對麗芳和孩子輝兒，略一頷首，並用遊絲似的聲氣，對她母子說：「我們走吧，麗芳輝兒！——」說着，就用沁滿着涼汗的手，在麗芳的肩胛上撫拍一下。也用手在輝兒的頭際上，用充滿慈愛的柔情，輕輕撥弄着，對他說：「隨媽媽走，輝兒！——」他說完，抬眼望了印度軍警一次。那軍警仍然踞立在陽光燦爛的路央。在他背脊後的遠處，一批人走進了投票站，一批人又自另一出口處走了出來。整片小小的屋寮，看起來真的是，充滿着繁忙和緊張。一群中國人，把一個暈厥了的馬來人，揹扶在路邊

的山楂樹下。那馬來人大概是熱暈了頭，正佝坐在樹幹畔，不住的嘔吐白沫。另外幾個馬來人，自寮屋裡走出街面時，也許被酷熱蒸騰得失去一半知覺。他們腳步浮晃，宛似醉酒了似的，在搖擺着身軀，向車水馬龍的街上走去。

全街上都是熙攘不絕的人群。在人流裡的偉良，正在沉緬在傷痛的感覺裡。一下子，他感到自己，前此沒有的懦弱和無能。他在印度軍警的頤指氣使下，竟然毫無抗爭和抗議的，默默無聲地，帶着妻子和兒子，沉痛和哀傷地，離開了投票站的現場。四周的人，情感上不引起一絲的波瀾和激盪的，人人都在活劇告終時，而掉轉頭顱，逕向各自的既定向走去。陽光晒得人頭腦發麻。人人都聽到，幾個皮膚黝黑的印度軍警，在相互嘉許地，揚聲呵呵作笑。笑聲一直越過燥熱的空間，而傳到偉良的耳鼓裡。他感到渾身都宛似爬滿虫蛆的難過。他的心跳加劇，滿喉腔都是酸澀的苦水，使他不得不停下腳步，靠在街沿的溝渠畔，作勢欲要嘔吐的模樣。他的舉措，很使麗芳担心的，對他投以關懷的眼光。連孩子若輝，也饒能解事的，對他抬起清嫩的小臉，在半含半糊的，低聲呼喚着：「阿爸，阿爸哦！——」街上馳過一輛巨型的貨車。上面飄飄晃晃地，飛揚着五彩繽紛的政黨旗幟。那個年青黨魁的肖像，在風送中和太陽光照下，仍然露出那副意味深長的微笑，在他肖像的周圍，各式標語飛揚着。其中有幾幀，重複地書寫着：「謝謝各界的支持，謝謝各位的支持！」遠街的一隅，正響動着該黨的黨歌。

靠在一片老舊倉庫門前的偉良，在良久地喘息過氣來，就對麗芳說：「妳帶輝兒先回家去吧，麗芳。我還要在外面走走，順便去探望阿祥去！——」他說話的語調很微弱。街外馳過隆隆的車聲，把他的話語掩抑過半。但麗芳却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說什麼。她說：「探望阿祥去，呵！——」她幾乎不相信，自己會失聲的叫喊出聲來。她撐着的油傘，這時候讓熱風，吹見得團團轉。那種油傘的神秘感，在烈日當空的街頭上，竟也產生一種使人遐思的悠然神往。全街上都是雜沓的市聲。人人的內心，都是讓喧攘的思緒，沖擊得沒有一刻寧安。在遠遠近近，都有人轉動收音機，在聆聽有關大選的新聞廣播。播音內容提到，有一小撮反國家反政府的不良份子，正在全市展開機密的破壞行動。政府當局已逮捕了一批，涉嫌在大選日，分發謾罵性傳單的地下份子。他們的被拘捕，已鉄一般地証明，潛伏在本市的反國家邪惡勢力，正興緻勃勃，蠢蠢欲動的，向現政府的合法政權，提出挑戰和進行污蔑！廣播內容，一再聲言，政府將採取積極措施，防禦反國家反社會份子的破壞。另外有關當局，將展

開對日來，在本市造成騷亂和不安的幕後份子，進行追緝歸案的工作。有關幕後人士的種種資料，已在當局的掌握中云云。——播音的聲浪，透過悶熱的空氣，傳遍了大城市裡的大街和小巷。空氣雖然使人有窒息的感覺，但人們仍然熾烈地，進行着幾乎是公開式的非法賭博。一大疊一大疊的紙幣，在人們的手心裡傳來轉去。賭徒們滿額沁着熱汗的，在計算着賭券。另外一些不熱衷於政治，也不熱衷於賭博的人眾，除了雙手環抱在胸前，在用一雙冷漠的眼睛，向周圍如火如荼的聚賭人群，投以全然的壁上觀外。在大街和橫巷內，只要在陰蔽的所在，在太陽照射不到的地方，看去盡是一群無聊的生靈，在把他們寶貴的血汗錢和寶貴光陰，在毫無吝惜地揮霍和浪擲。

沿着小巷而走過一道小河，就是偉良居處前的一畝荒漠空地。這裡沿河停駐了不少的駁運船，和三幾艘執行巡哨的水警船。河岸上的低矮棕櫚樹下，偶然可見幾個癯瘦而孱弱的揆夫，在互相無聊而寂寞地吸吮水煙筒。一個中國揆夫竟然和一個馬來揆夫，蹲坐在草地上，下着中國棋來了。在遠處，一個挑着担子在兜售奶茶的印度人，也在開動着晶體的收音機，在仔細聆聽着中國話的播音劇。不管他是否真的聽懂了。只見他隨着播音劇的滑稽內容，而咧着嘴，在呵呵地吭笑起來。幾個不同種族的揆夫，偶然被他的笑聲吸引住了。他們像是向他打趣什麼的，各自用含混不清的話語向他調笑和打趣着，寂穆而寥落的小河畔，倒是另有一番情緻。在遠遠街外，人們在熱衷於賭博，和政黨勝負的爭議時。在這裡，沿着荒蕪的曠地，蜿蜒地流泓着一徑小河，就出現了大城市中，轟鬧不堪的市聲外，另外一處極其難得的靜謐處所。不知是那一個揆夫，在浮搖不定的貨船內，讓一月用竹葉綴成的涼篷，掛揚在狹小的貨船上。那涼篷下的陰翳處，鷹集了幾個人，在搓麻將。牌板的敲擊聲，不住的由河上傳上岸。有幾個人，在船篷下喁喁的細語。聽仔細了，竟然有一個是婦人的聲音。他們的聚談聲，一時間使寂寥的河岸上下，充斥着一種人世的粗俗氣。

偉良和麗芳輝兒，三個人在河渠畔的一片小攤上，進食了當天的午餐。這裡是一棵龍栢樹下。枝枝葉葉的覆影，如搗碎的玻璃片，鋪滿在半片泥架和草架，伴成一團的曠地上。出人意外的，在河沿的土階上下，竟然開放着一簇艷麗的茉莉花。陽光流照之下，花色錠露得紅旺旺一片，使人看着看着，宛似眼睛受了傷一般，在不知不覺間，淌下酸澀的眼淚。而流水之下，一群寂寞的游魚，在衝向水面，噴吐着晶瑩的水珠。一個難民似的男子，藉着河邊雜草的隱蔽，而掩匿在河沿的礁石上大解。一群混身邇邇的鵝只，沿着濁黃的水波，而列隊地游

曳而過。鵝群的咯叫聲，伴雜着貨船上劈拍的槳麻將聲，使這悶熱無風的小河，益發充斥着近乎爆炸的悶翳感。——在河沿畔進過午餐的偉良和麗芳母子，三人拽着緩慢的腳步，一直踢着枯草和爛泥，沿着偶有荊棘的土徑，而走落河沿的另一端，在一堆破爛的羊寮前，佇下腳來。他們三個人，一同靠坐在一張條凳上。這裡種植了幾棵如傘的七重天。樹影下，可見幾個趕羊的印度小童，正在樹蔭裡作憩。他們把闊邊的草帽罩在臉上，兩腳交叉翹起，正在作着黃粱美夢。一群不曾受到管束的羊只，正在低首嚼着枯草。另幾只則在破爛的羊寮裡，互相用頭上的尖角刺戳對方。這引起了一陣小小的家畜間的騷動。幾個趕羊的印度小童，在樹影下只是稍為轉動了一下身軀，隨後又迅速地重墜在無邊的夢淵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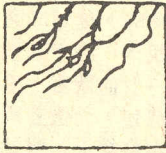
偉良銜着煙捲，坐向着渾身滔滔的蜿蜒河流。他良久才彈了彈煙灰，垂下頭，深深地嘆了一口苦氣。他自今天早上的暈厥起，到現在仍感到頭腦麻痛。胸臆內那種難舒的悶翳感，到此刻仍然隱隱未退。他的確感到了體質的衰弱，和思想上的半癱瘓。他好像有許多事，都快想不起來了。他想起，在迷糊間，在投票站的屋寮內。在熱氣四處膨脹中，在戾氣充斥中，在英籍警官和印度軍警的臉扉上，他聽到了陳伯老夫婦，在頻頻喘氣聲中，陳伯用顫抖不定的語氣，對他說：「偉良呵，我家的阿祥，說是要看到你一次！只是這一次呵！我已經得到監獄當局的允準，可以讓你去看他一次！——」這說話的聲音，似真似幻的，在偉良的耳窩裡，高低不定的迴響着。他不能肯定他聽清楚了沒有。他在半麻痺的感覺間，好像還聽到陳伯說：「你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時間，去看望阿祥一次，僅只是一次呵，偉良！」接着，在人群匯聚起來的一片汗氣和體氣下，他像逃避瘟疫似的，匆匆地拔步，走向半黯沉的投票間。他根本沒有書寫任何鑄記，就匆匆把票券投進了箱籠，然後飛步逸出火燙的寮屋，走向早在投票站外，在陽光下撐着油傘，相候着他的妻子和兒子。在街沿左近的人衆，對他那副蒼白失血的臉孔，禁不住好奇的連迭張望幾眼。在投票站外守望的那幾個印度軍警，則對他有點疑惑和不解地，頻仍地轉動着監視式的眼光。

所有這些，在此刻稍為平靜和舒緩的心情下，得以逐漸的廓清和明朗化。偉良在吮盡第一枝煙捲後，才慢吞吞的，清了清嗓音，說：「我真的要看阿祥去，麗芳！——」他說時，望向河對岸的浮屋人家。白雲悠悠，在天邊上浮漾着。一排浮屋裡，看不到一個人影，宛似這個世界已停止了似的，連大地的脈動也聽聞不到。麗芳把輝兒的頭顱，枕靠在自己的胸脯裡。他半晌沒有說話，只是用剛才一

般奇異的眼光，向偉良耽望着。破爛的羊寮裡，不住傳來羊群，在互相咬噬時的爭鬥聲。那幾個趕羊的印度小童，仍然在帽掩上扯着鼻鼾。——偉良站立起來，走近河沿的土階畔。他望向蒼藍的遠天，也望向浮悠的河水，他說：「剛才陳伯在投票站上，告訴過我了，他們——」他說着，搖搖腦勺，表示他對自己的說話不夠清楚，而帶着歉意似的。麗芳仍然偎抱着孩子，坐在條凳上，對站在河沿的偉良張望着。她看不到他的表情，只看到他碩長而略帶聳瘦的背影。她憑着多年夫妻的瞭解和體認，她知道他一定又浸沫在極其痛苦的情感困擾中。她知道，他已失去了一個摯友阮坤，而如今，他的另一個少年時代的友伴，又羈留在牢獄中，等待着法律的裁判！一切都是那麼悲苦和不盡人意呵！人生真的，果是處處困局和苦境嗎？一些好好的至親好友，隨着一陣狂飈似的逆浪，就把他們，吹散和沖散在，每一個不能再親煦的角落裡！一個好好的朋友，一跨足就天涯去遠。而另一個。只是越過罪與善的一步，就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生命真的是如此無助，和難以把握呵！——麗芳細弱地吟嘆一聲。她一直坐在條凳上，她一直沒有說話。而偉良却毫無意識的，舉起腳踢動着河沿上的沙礫。他沉默了半晌，才說：「想必妳已知道了，麗芳。阮坤昨天夜裡，已經乘船離開了這個地方。」他的語音越說越沉弱起來，顯然他想起了另一個問題：阮坤留下了他孤零零的母親！一個社會改革者，好像一定要犧牲，某種至愛的親情不可！就好像不硬生生地，割棄某種親情上的牽繫，就不能成其為社會改革家一樣！——偉良想到這裡，突然內心湧起一種突梯和無奈的感覺。他覺得過去自己的荒謬，如今又重新顯現在阮坤的身上。阮坤背馱着偉良過去的影子，而蹣跚地，踏上一條漫長、枯寂，而又充滿風沙和血淚的道路！

偉良想着想着，人已逐步地，蹭落了河床上的土階。他站在距水踰步的所在，看着默默的流水，把歲月把滄桑把人世的種種虛幻，在岑寂無聲的波流裡，流逝和流盡而去。藉着水流的細碎倒影，他宛似看到，自己越來越渺小了。他的人和他的軀體仍然高大，然而他的靈魂，宛似縮成一具侏儒，在流水裡漸次翻沉，而終致被滔滔的河水，捲沒了而淹沒了！——偉良呆呆地，蹲立在闌寂無聲的河沿上。

(待續)



風訊

□前幾期有愛詩的讀者建議我們加設詩之頁，令我們十分感慨系之。我們一直樂意刊登詩，尤其是有創意的作品（《蕉風》出版過二個詩專號，及不少詩專題），現在我們登很少的詩，原因只有一個；好詩太少了。是不是我們寫詩的朋友應省思，詩只能那麼寫，只能寫那類東西嗎？這兩期的《蕉風》還是登少得可憐的詩，希望以後能登更多的詩，希望更多的人把最好的詩寄來。

□□《蕉風》目前正處於低潮時期，票房不怎麼靈光，風評也好不到那裏去。眼前還有許多客觀與不客觀因素造成的問題等待我們去解決。我們出版了三十年，可是一份刊物的成就並不應以年壽來衡量，重要的是日新又新的精神。在未來幾個月裏，我們會盡力克服難題，應付難關。也希望讀者有耐心跟我們一同努力，為《蕉風》注入新血，而在不久的將來，《蕉風》也將改頭換面。

□□□許多讀者來信說買不到《蕉風》。行銷誤差一直是我們的致命傷，也是我們下一步要致力改善的地方。三十年來我們一直任《蕉風》自生自滅，因此在我們能排出最鼎盛的編輯陣容（姚拓、白堊、牧羚奴、李蒼……）時，也無法把《蕉風》傳遞到喜歡文學的人手中。今天如果我們還任其衰老，而難免走上絕路。一份刊物如果不能推售出去，編輯下的功夫再多也是徒然。在這樣的一個消費時代，刊物的成長與衰退是很現實的問題。如果大家愛護《蕉風》，希望大家從今天起就成為我們的訂戶（半年或一年皆可），只有更多人樂於參與，我們才能成長為一顆樹，希望不久以後《蕉風》是一株美麗的再生樹。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總總總

稿約

總總總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月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 | |
|---------|--------|
| 姓名（中英文） | |
| 地址（英文） | |
| 訂閱期數 | 期起至 期止 |
| 訂費 | \$ |
| 註備 | |

開始走向創作道路的龔明金

鍾錫金



△ 畫家龔明金

(一) 前言

在米都，如果不是由於「米都美術畫院」的成立，我就無緣認識龔明金，這位美術工作者。他是這間畫院的創辦人之一。由於他的藝術活動，使我有機會較為了解我國華裔畫家的概況。

龔君是1965年南洋美專的畢業生，同時在畢業前三幾年已從事多次美術作品參展活動。可貴的是，他的藝術鍛鍊二十多年來從不間斷，而且不斷表現出高度的熱忱，在近廿年來都堅守藝術崗位，以一個全職美術工作者的姿態屹立在我國藝壇上。

前個星期，與龔明金前往檳島拜訪一位畫友陳君，親眼看到陳君正在努力為本身的藝術前途作艱苦的奮鬥，我們都為陳君高興，在內心里萌起崇敬的心情。

在路途中，我和明金作了深入的交談，也在這次的交談中，我取得了一些寫作的題材，也令我在回程之後，寫了這篇文章。

(二) 六十年代重視油畫學習

龔明金在六三年開始呈現美術才華，參加星加坡藝術協會畫展活動，同年參與在吉隆坡舉行的全馬畫展，1964年參與檳城五月沙龍展。六五年畢業南洋美專，並榮獲全馬畫家油

畫比賽A組第三獎。之後，一直到六八年期間，他全神投入油畫的創作鍛鍊。在學習油畫的過程中，早期他深受鍾泗濱的影響。後來尋求新風格，於六八年後轉入峇迪畫的創作鍛鍊。一直到七八年，才又從峇迪畫轉入水彩的繪畫鍛鍊，一直到進入八十年代的今天，還是沒有放棄這方面的鍛鍊。

在六十年代到今天的八十年代，龔明金都花了很大的功夫掌握各領域的創作技巧與磨練，這其間也間插學習彩墨畫及蛋彩畫。在七〇年，他的峇迪畫受到星加坡美術界的重視，榮獲紐約美術公開賽銀像獎並展出於哥倫布大廈。



△ 歸途（蠟染）



△ 村景 (水彩)

不論他從事何種形式的美術創作，都脫離不了他的風格：(一)注重人物畫；(二)線條美；(三)作風大胆開放。在題材的選擇上也多樣化，凡是可作為繪畫題材的，他都盡量攝取並給予充份發揮。但有一點，他從不畫自己不熟悉的題材，他尤其愛將圍繞在他周圍的題材加以發揮，只要是適用的，他都不會輕易放過。這種作風和文學里的寫實主義很接近。尤其是他的畫格里充滿感情，有文學上的浪漫主義傾向。尤其是他的水彩畫，兼通濕畫法和乾畫法，畫作里非常重視構圖，強調藝術性的表現。

當時我詢問他的創作風格是否寫實主義路綫，他却加以否認，並且懇切表明他會走後期印象派的路綫。

後期印象派是十九世紀末葉歐洲畫壇的產物。這一畫派是從印象派轉變而成。這一畫派的出現，曾受到當時社會人士的強烈攻擊和嘲罵，但經過一段時期，終於被世人認識而一躍成為現代畫壇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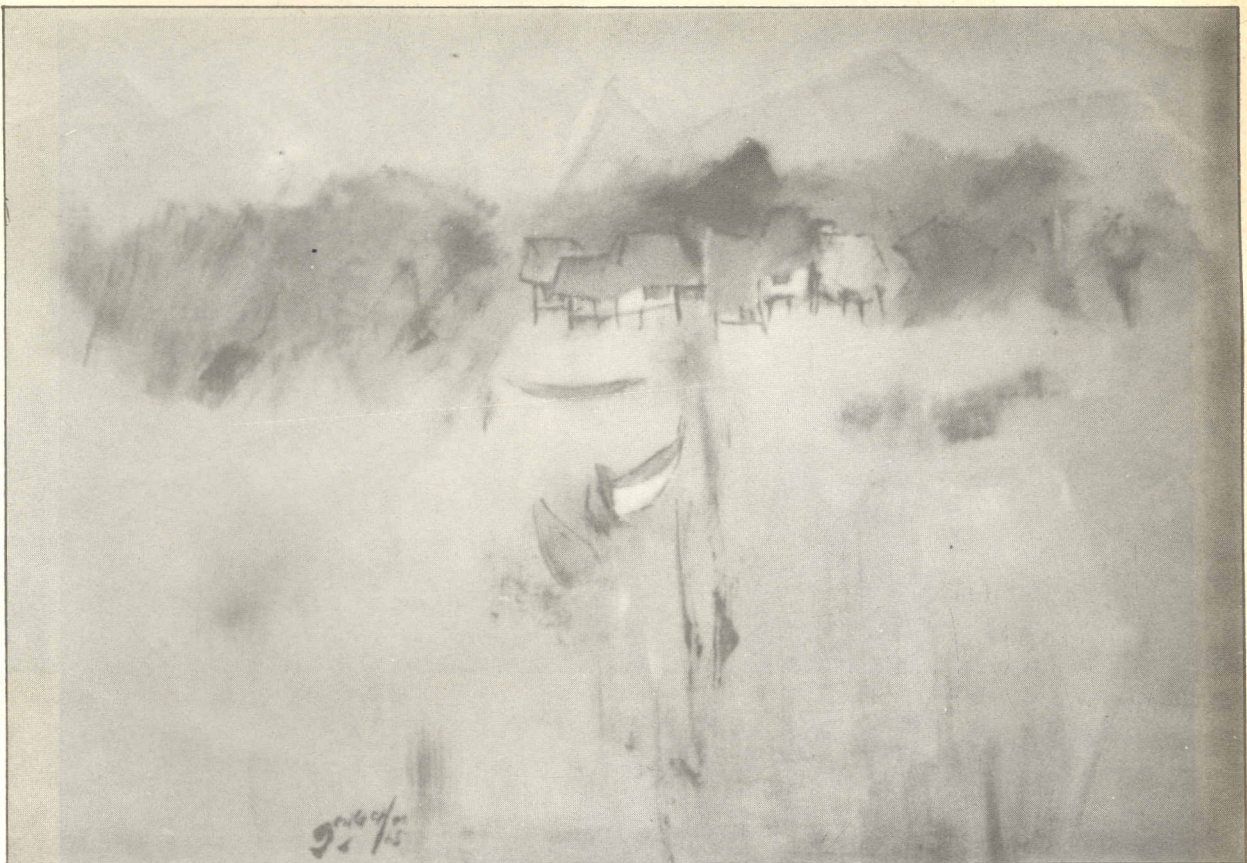
(三) 開始走向創作的道路

龔明金一再表示，雖然他在近廿多年里從事美術活動，但這些仍不能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所有過去各種階段的苦練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都只是一個基礎，一個艱苦的學習過程。集各畫法的精華來給自己的藝術生命取得個人的風格，並盡最大的努力去塑造和尋求，但能不能達致理想的效果，還是個未知數。

他堅信，經過廿多年的努力，使他有條件走上藝術創造的路途，在吸取各種各派表現手法的精華之後，創造較為令自己滿意的作品。他吐露如果沒有從事美術創作，他的一生將會完全失去意義和光彩。我不是畫家，也不是美術評論家，無從協助他完成這個心願，我只能從心里深深祝賀他的理想早日實現，為我國藝壇大放異彩。



△ 牧童 (油畫)



△水郷（油畫）

▽牛（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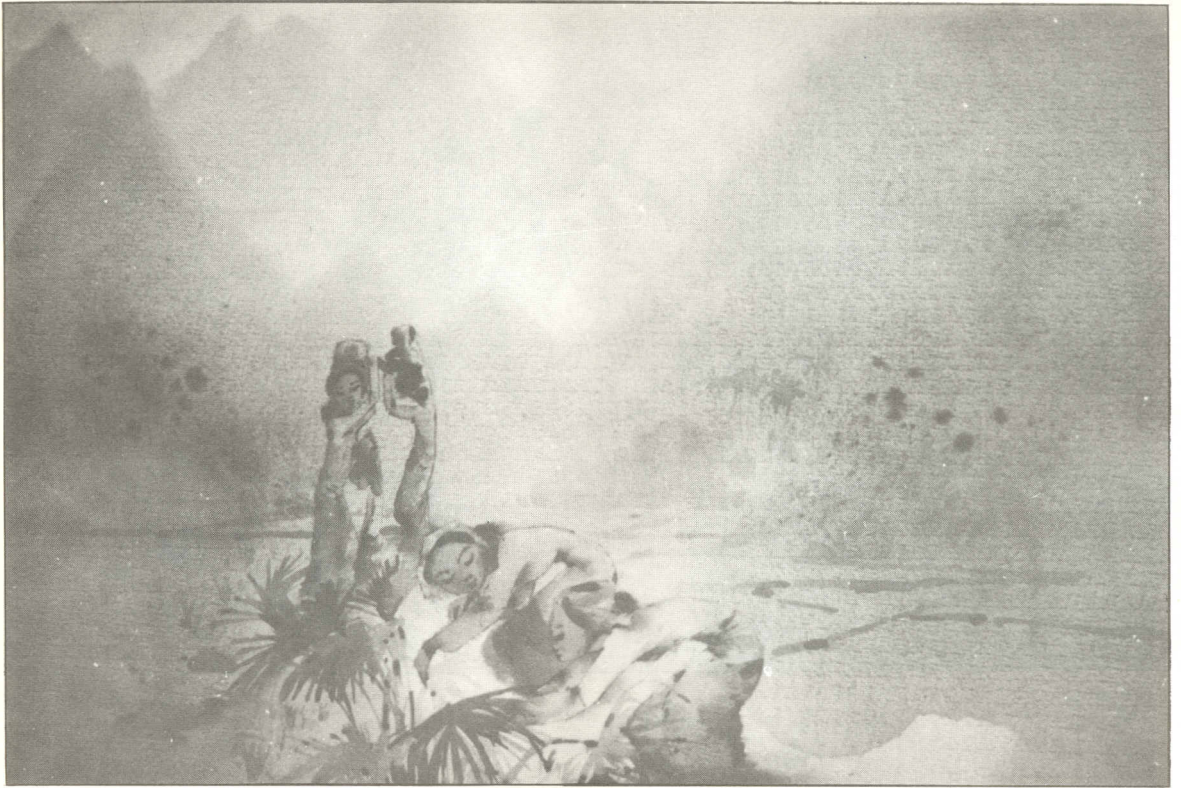
△春米（油畫）



△小販 (蠟染初稿)



△生活的情趣 (蠟染初稿)



△農婦（水彩）

▽海邊（水彩）





△ 悠哉 (水彩)

▽ 農婦 (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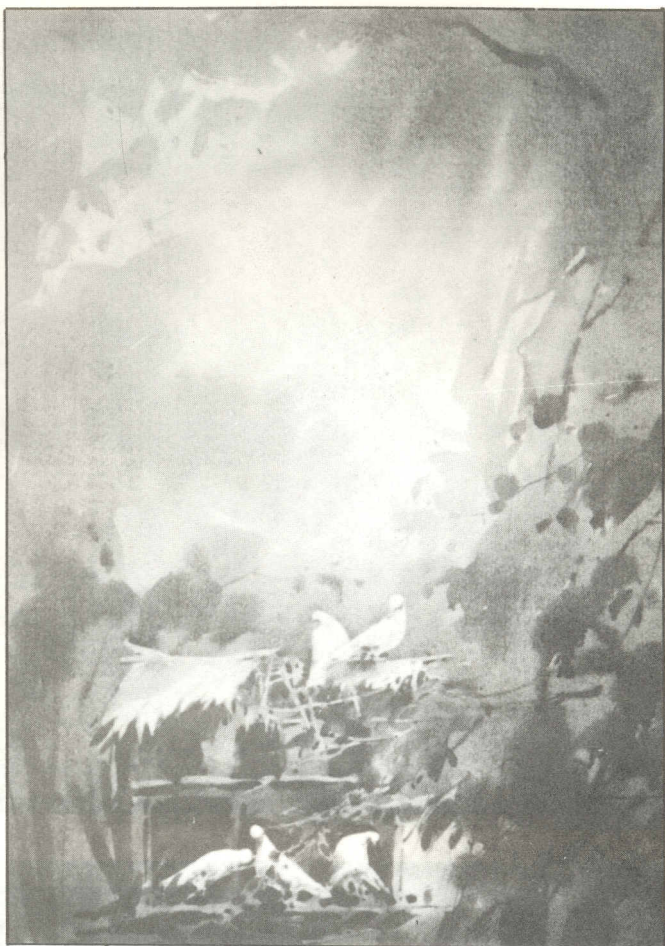




◁ 鸽 (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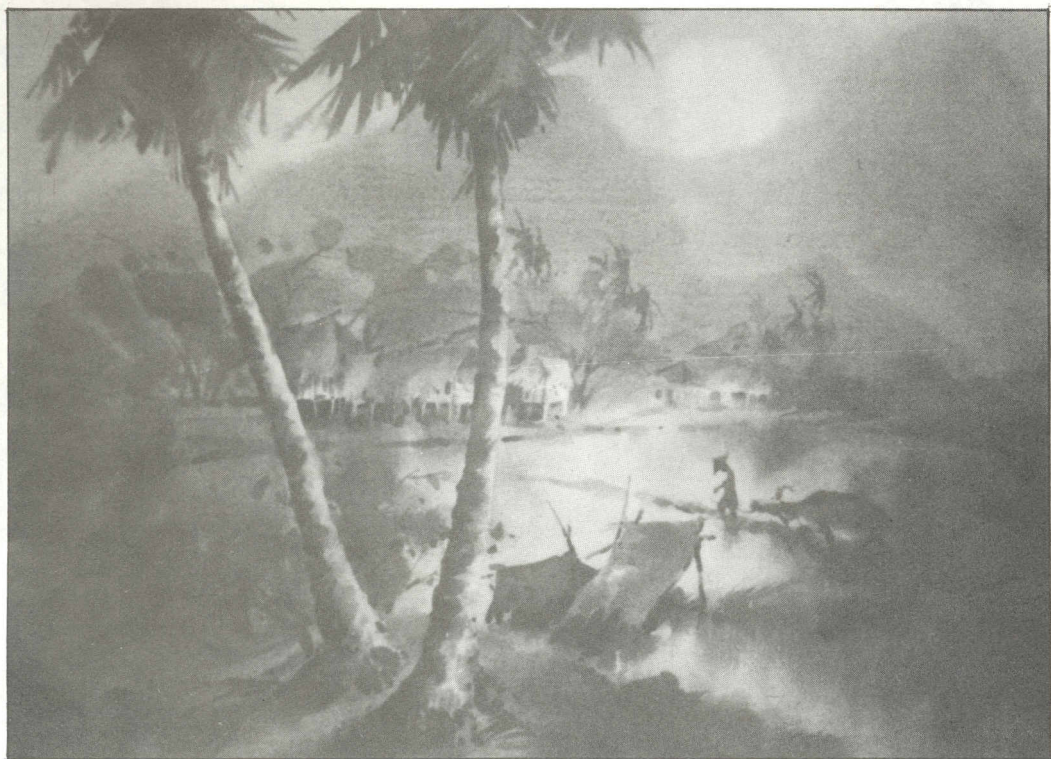
▽ 郊野 (水彩)





鴿 (水彩) ▷

歸 (水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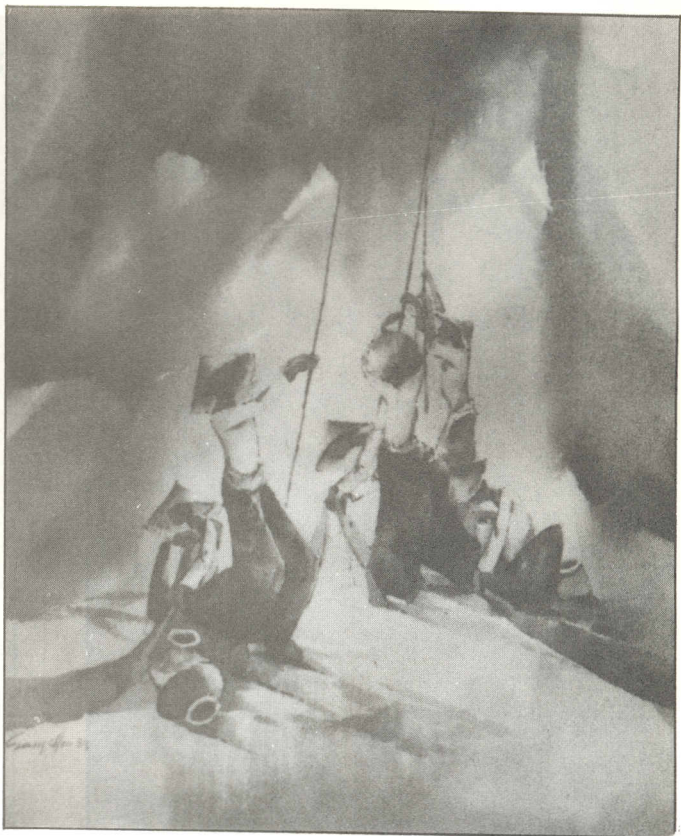




△ 息歇 (水彩)

▽ 屋下 (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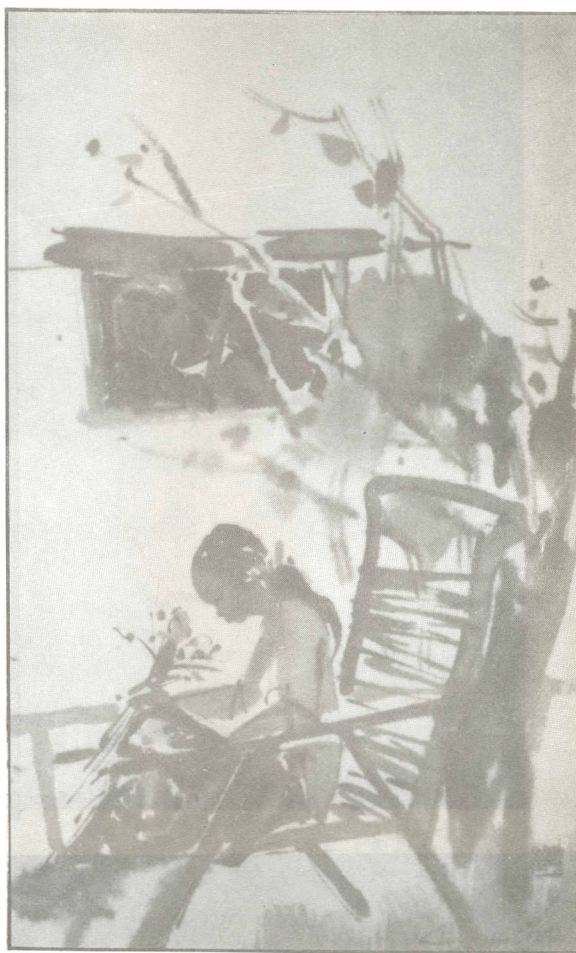
網 (水彩)▷

牆角下的小孩 (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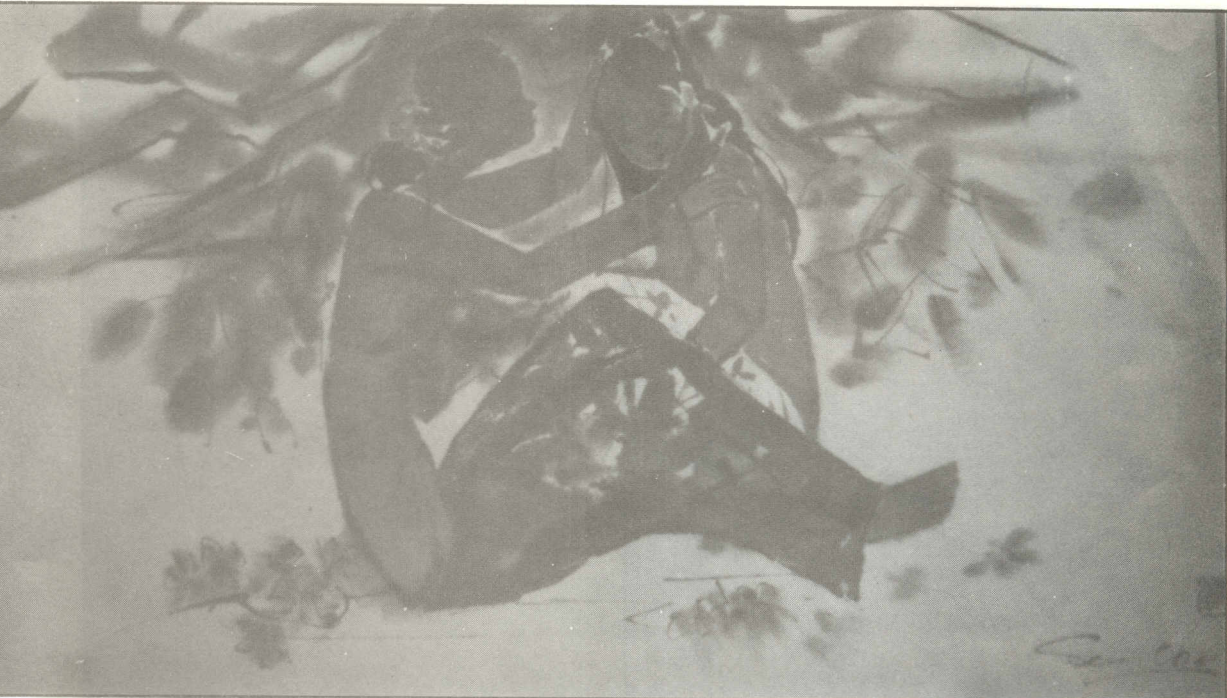
△花 (水彩)



△少女 (水彩)



△閒聊 (水彩)



△ 情趣 (水彩)



△ 清間 (水彩)



△ 村婦 (水彩)



◁ 漁村 (水彩)



歸 (水彩)▷



△牧羊 (蛋彩)

▽窗外 (蛋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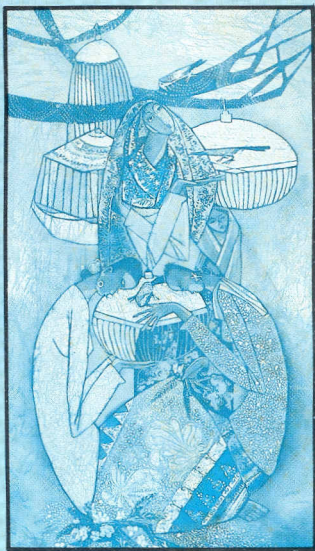




△ 婦女 (彩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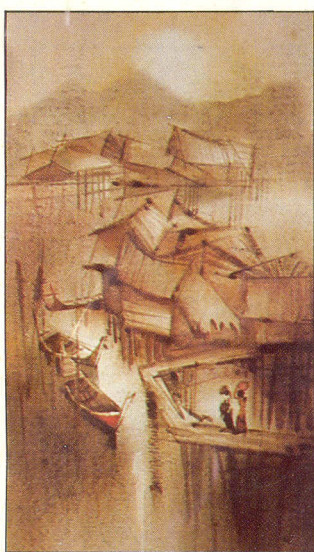
◁ 婦女 (彩墨)





| | |
|----|----|
| 1. | 2. |
| 3. | 4. |
| 5. | 6. |

1. 村婦
2. 閒情
3. 白鴿
4. 甘榜
5. 椰林
6. 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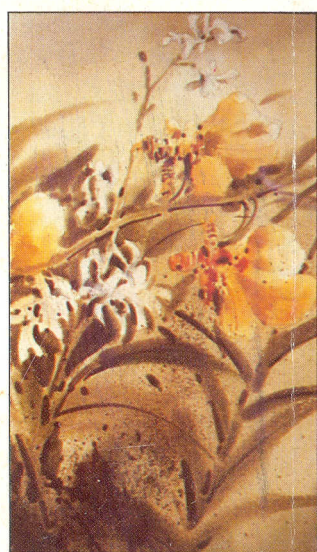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7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6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封面說明：牆角上（水彩） 龔明金